

欽定四庫全書

裁蘆葦竹板屋三間比一間五百間以上取音先是有音失火焚
燒數多取音依軍法刑字以為無所執手乃比附立法焉其後御
史臺又乞估計價錢量輕重取音刑部請延燒直萬曆者比三百
間直五千曆者比五百間從也後音在大
已卯閩門祇使知連水軍丁課令再任 閩門宣贊舍人添差建
康府兵馬鈐轄王才權發遣洪州兵馬鈐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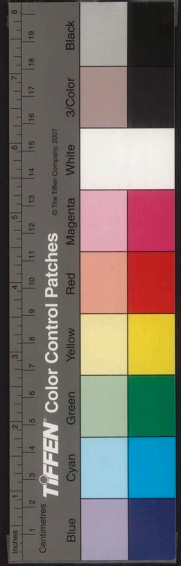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
使玠因除宣副遂移鎮加恩上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
朕恨阻遠不得拊卿之背也玠素不為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
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
客萬一或有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玠
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
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間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玠
所以屢出者防有此耳幕客乃服 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川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裁蘆葦竹板屋三間比一間五百間以上取音先是有音失火焚
燒數多取音依軍法刑字以為無所執手乃比附立法焉其後御
史臺又乞估計價錢量輕重取音刑部請延燒直萬曆者比三百
間直五千曆者比五百間從也後音在大
月戊子
已卯閩門祇使知連水軍丁課令再任 閩門宣贊舍人添差建
康府兵馬鈐轄王才權發遣洪州兵馬鈐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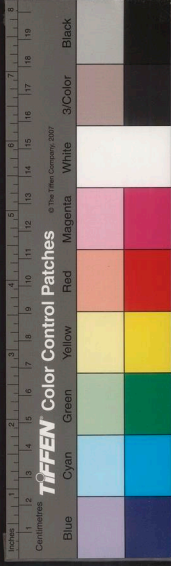
紹興四年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
使玠因除宣副遂移鎮加恩上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
朕恨阻遠不得拊卿之背也玠素不為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
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
客萬一或有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玠
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
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間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玠
所以屢出者防有此耳幕客乃服 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川陝



國立中央圖書館

奉馬公事無宣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統領四川財賦趙開
令再任用王似等奏也初張浚既召歸開亦亟白王似慮法原求
罪其自辨疏曰聞既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統領四
川財賦切謂應副運期費用不貲若加歛于民卽民愈不堪尋措
置改修茶鹽酒已壞之法不惟廣收息錢兼歲入有常不誤措準
自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終茶鹽酒息增額錢并賣抵擬絕戶田
產錢等共收一千五百三十五萬餘貫兼隨軍秦州應副通陝西
茶馱及於陝西創行印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八百三十四萬餘貫
此外未嘗親五名目科抑民間榷茶鹽酒並條祖宗舊法置合同
場買引及置官監務亦係朝廷已常行者其犯人斬罪刑名未嘗

輒有刑定但增添吉補賞錢意欲犯法者少惟是營私官吏惡其
不便於已懷異忌疾者共興謗讟謂改修樂法為生事擾民口舌
沸騰必相陷害况開年垂七十心力凋耗若切冒無耻重致煩言
豈惟有辱士風決然上誤國事似等察開雅非辭難畏謗讟者而
軍事方急果不可無開乃奏言川陝七駐大軍費用浩濶漕司所
入止充常賦諸司錢物見在不多累年經費委是趙開竭力措置
茶鹽酒息之類通計約二十萬貫資助調度搜葺宿弊增廣課息
於民無科率擾擾今未若令本官罷任緣日卽正當邊事之際財
用急關全藉趙開措畫應辦深恐別差官主管不知首尾措置乖
方有誤贍養大軍利害至重故有是言 賜川陝宣撫司及官吏



軍民詔曰朕念慮陸覽觀形勢奉蜀壤地寔据要衝自時多虞則
有戎事憫然西顧曹靡違寧昨者特遣樞臣張浚往宣慰任國
夏竦蓋五年于彼朕有聞焉肆頒名命俾還行闕而師言未已葦
交軍考其出仗失職之辜在于當刑當從遠竄朕以其所用吳玠
羊祜崇大敵累立戰功許國一心可膺委任因是貸浚止從薄責
庶使玠等知朕厚於勸功而寬于記罪之意感悅奮勵益建良圖
應累年以來川陝諸路共寧有勲勞而未達於賞濫被刑罰而莫
當其罪才能偏廢而不用謀猷見抑而不伸叙興橫斂而致於無
涯煩擾斯民而使之失業赦令所頒之澤不盡推行朝廷所差之
官不獲赴上九害民嗚衆之事違吾德意者仰宣撫司講求密訪

疾速施置以稱朕惻怛軫憂之誠庶幾惠和匪臻嘉靖播告有衆
咸使聞知 樞密院計議官李芑充湖南北路幹辦公事依第二
等奉使例芑始引奉知政事孟吏親嫌求去俄有是命

辛巳高書金部郎中陳楠為起居舍人 翰林學士兼侍讀蔡卞

禮兼史館修撰 詔兵部申嚴奏功不是之法時右司員外郎袁

正功言自軍興以來陛下不吝推賞以旌戰多而所屬上功類不

覈寔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寇逼境上而曰保守無虞如

惠州及東管縣皆經殘破而守令以禦寇推賞不知可所據而奏

乎州縣且然况於軍伍似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望特降睿旨令

後官司奏功不是若因朝廷檢察及臣寮按劾因事冒置其元奏



官司重加黜責仍將冒賞人特行追改以懲姦罔之弊故有是命
中興聖政臣皆正守曰昔魏高守密雲中坐上功差六級下之吏
刑其爵李廣出右北平遇生賢王戰以功當亡賞功之全覆矣
戰而勝足以法當其賞戰而不勝足以法繩其罪過死以累其功
而功不足以贖其過是以當其第一出塞人人爭先死戰者知戰
則必誅也奪爵上功毋或差一級者知言不相應則相不行也終
漢之世征伐四夷無不知其賞典明而將士用平爾世則不
然平時竭民力聽戰士以待一旦緩急之用卒然遽都有警使之
環甲必先賞而後遣之其及既戰奏功來上苟司不敢問其士馬
物政幾何但問其新虜者殺若干爾大將偏裨苟已定封即曲行
伍紛紛論賞動以萬計其間親戚子弟日不識旌旗耳不聞鉦鼓
往往革功常出戰士之右德亦已盡矣夫有功而不賞固無以得
人勸未聞賞千萬人而不足以勸一人也國家法
令其載有司舉而行之正在今日臣是脩論之

癸未宗正少卿蘓携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朝散大夫
呂聽問為宗正少卿後二日御史中丞辛炳言二人皆名臣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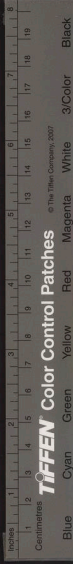
携老成頗知典故然檢正之任非精力有餘不能聽問正曾任通
判差遣祖宗以來未有不歷內任直除卿監者詔携依舊職聽問
行吏部員外郎

聽問除卿在
此月辛卯

聽問希純子自蜀中召還而有是命

右朝請郎宇文師環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齊文閣直學士宣

撫處置使司奉議官劉子羽青樓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賢文
閣學士宣撫處置使奉議官程唐茂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
任初張浚既敗左諫議大夫唐輝言浚所引奉贄軍事者皆妄庸
小人而專橫之甚眾所切齒者唯劉子羽未見施行臣不得不論
子羽天資僉侷有以媚浚故見信任凡浚過惠皆子羽助成之秦
蜀之民恨不食其肉頃者蜀平之舉諸路帥守多以為可子羽弗



思敵人說詐不測輕聽問探斷然自以不疑卒至覆軍使五路生
灵肝腦塗地全秦之失子羽之謀也富平既敗浚獨罪趙哲為不
用命洎已斬哲浚知其失即出榜盡釋其餘將佐之罪子羽至鳳
翔不以為然後款斬幕遁及其次軍故鎮諸將而下人人恐懼
相率敗亡子羽所致也五路既失浚退歸閬州令王庶知興元府措
置稍就緒子羽欲得之因而譖毀卒奪其任陝西叛將聞子羽至
欲必殺之而後已乃誘金人併力以攻遂破興元朝廷差王似虛
法原為宣撫副使子羽力請于浚求為宣撫判官陰奪二副使之
權事無大小子羽專之浚有已放行者子羽輒塗抹改易官吏畏
其氣焰不敢不稟受浚亦為其脅持不復敢誰何以士大夫所言

子羽之罪擢髮不足數未有可與同科者自降指揮發未赴行在
乃領銳卒以歸建州之崇安縣蓋其鄉里及聞浚到即出迎於信
州今乃稱疾不至為人臣僮養不恭侮慢朝廷有如是者乎不正
明刑曷慰公議伏望睿斷特賜竄殛少快秦蜀將帥軍民怨憤之
氣疏奏詔子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給事中胡文修論子羽專
主軍議贊富平之大舉既斬趙哲復害曲瑞濫刑以逞其他將士
心不自安率眾叛去被旨召歸任歸里第獨至上饒迎迓張浚全
無人臣之禮望流竄邊荒以為天下臣子之戒殿中侍御史常同
言子羽凶暴殘刻在浚幕中最高橫恣川陝之人切齒怨恨皆欲
甘心焉子羽既知敗事必得罪于朝廷乃先遣其婿種載順流而



下及被召命又填高賞與姬妾先婦傲慢不恭如此唐本成都富
人方其欲事重賈大雪中乞憐于晉之門媪因得見與殿下賈與
枚子坐于其側飲以卮酒若餽奴僕然唐不耻也因獻渾金佛像
一堂得為成都府路茶馬唐既出賈門下遂遣二使臣創第於賈
之宅前畫畫珍奇玩好之物伺賈意旨即以獻納賈嘗築一室生
日落成唐為製錦繡帛幕地衣一做堂之大小高下曲折因為壽
而獻馬凡所費悉出官帑茶馬司侵盜之弊寔自唐始又其狂妄
之性與浚契合故浚喜之用為謀議之官同患相濟遂致誤國若
止落職放罪恐不足為小人之戒欲望特賜貶竄施行以子羽比
唐其罪尤重陛下不欲誅夷亦乞流竄海島以示國威時唐以浚

便宜之命知瀘州前三日詔唐赴行在今宣撫司遣官權管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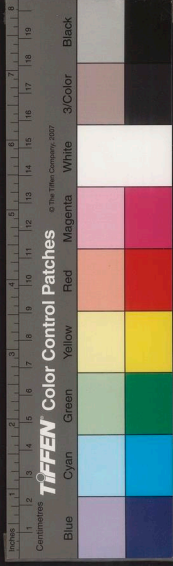
至是皆貶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鄧洙充瀘南沿邊安

撫使知瀘州

甲申武德大夫康州刺史潘堯卿等五人各進官一等以吳國長
公王入見推恩也 尚書都官員外郎魏良臣請副尉之在籍者

並不許改名以防詭冒從之

乙酉江西制置使岳飛奏川陝戰捷事飛奏中頗有輕敵之意上
謂朱勝非曰用兵當持重宜深戒飛先是勝非居母喪既祥引疾
在告上賜親劄略曰今乃何時而卿謁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盖
非特岳鄧襄鄧之間緩急不測机務隨即應辦豈容留滯是宜未



早扶疾之朝魚朕別有所欲道者非可托於臺榭也勝非惶恐入
見御劄據勝非行述附入按勝非母少祥在四月二日而日歷四月一日至五日並無聖臨及勝非所奏事至此日始有之故且附奉

左諫議大夫唐焯言明堂大禮恐有司尚循承平故事名物失于太縴伏望務崇簡儉輔臣進呈上曰當此多事固非制禮

作樂之時然祭天之禮不可有缺乃命禮官條具裁省焉日歷正

工言按六月丙寅唐焯奏禮運子事云臣非嘗具奏而奉聖訓謂當崇簡儉云云則此奏即焯所云也右修職郎

高競鎮撫司幹辦公事李邦孚特改右承事即右又林即號州錄

事奉車党尚友特階二資皆用鎮撫使董先奏也先嘗以便宜假

邦孚直秘閣又奏尚友因執行在冊妻子女悉陷偽齊乞改合入官故有是命

丙戌詔闔門四方籍客者並依祖宗舊制不隸臺祭先是御史常同有請至是闔門言故事隸中書省乃改命焉大理少卿張約

請自今朝廷降指揮應持首處死情法而不相當許本寺奏審從

之去冬都督府獲姦緇董費以聞下寺嚴治無他情狀約用禁問

徒三年詔從軍法約欲奏誠而以法寺未有執奏條例弗敢言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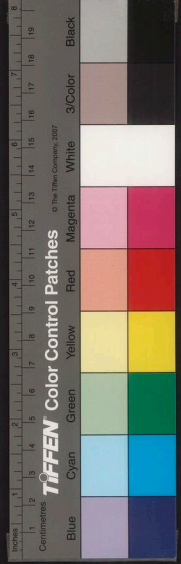
是乃上此奏是日吳玠與敵戰敗之遂復鳳秦隴州

丁亥詔衢州布衣江棗台赴都堂審察素少登貢藉元祐中嘗游

太學樂道自守不干州縣方臘僥從慶之亂棗結集社甲土人率

服一御賴之守臣謝克家言其才行于朝故召既而引對遂命為

右迪功郎襄六月庚寅補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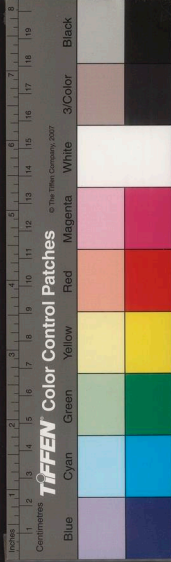


戊子補武左副軍統制李橫以襄陽失守於國門待罪詔致罪橫
與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牛宰商號陝州鎮撫使董先自南昌隨
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屬神武右軍都統制張浚尋以
錢萬五千緡絹萬疋賜之上念橫等遠歸各賜白金千兩寧見上
因陳偽齊必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命宰復往江州聽岳飛節
制李橫等賜銀在五月甲
宣賜絹在五月乙丑

已丑詔免澧州經制上供等錢至來年終以本州言累經傷殘未
有賦入援揚州例有請也
唐寅左奉議即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周綱太常博士姜師中
並為監察御史綱宣和間嘗為言事御史至是復用之綱言臣在

宣和間著脩葺屬為察官者二年擢言官者七月是時可祭可言
之事不為少矣而臣無毫髮補于朝廷直至三年之久方乞補外
今若復叨冒豈無愧于心願兼臣昨來改官係出特旨尚慮在討
論之列豈宜居糾正之司乞改差一官觀以安愚分疏再上不許
乃就職 秘書丞環中兼史館檢討 置孳生牧馬監于臨安府
以翊衛大夫成州防禦使神武右軍統領志勇軍馬提點製造御
前軍器所楊忠愍兼提官 日歷忠愍無前街又于五月十九日再
書楊忠愍差充提點孳生牧馬監按日
歷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忠愍乞製造
等色敕已繫新街疑重疊差誤當考

辛卯大理寺丞韓仲通言近泗州申請獲偽齋蓋細依化外姦細
推賞今西北士民流寓者衆恐遠方主悍之徒貪求厚賞姦良



善為善涵大乞應知有姦細並告官收捕若擅行收捕致殺傷者
為首人坐以故殺傷之罪庶免前日殺害無辜之弊詔刑部勘當
申省中通契縣人也

癸巳起居舍人陳楠與太常少卿王居正兩易以補言自與宰相
朱勝非同壻鄧氏雖遠屬不能無嫌也

甲午罷廣西茶鹽其職事令轉運司主管內增添錢令提刑司
拘收起赴行在其後復以廣東提舉官兼之徽猷閣直學士知揚
州瑞東野落職提舉台州崇道觀坐在職日久治狀無聞不能撫
綏一方受弊故也持服人朱孝先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秘知揚州
乙未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江西轉運副使曾紆賤秩一尋初命

紆以錢未六萬貫石餉江西制置使岳飛軍為三月之費至是飛
言別粟音蜀綱運未到深恐有誤事械故責之左朝請即万俟

高為湖北轉運判官直秘閣王圭知秦州

丙申詔陝西路科舉手詔念川陝宣撫司給付初吏部遣使臣持
詔往陝西路而所遣者憚行迤付大理獄吏遣地使其母訟于御
史臺言者以為陝西隔絕不通士人逃生不暇豈復更有士子應
舉乃命傳送焉

丁酉尚書工部員外郎謝俊為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提舉
太廟景靈宮奉迎所起復左朝奉郎范同行秘書丞左諫議
大夫唐輝言今中原未復邊鄙未寧遠賊未戢財用窘匱陛下夏



勤焦勞未知攸濟所以責任二三大臣固亦可知然臣竊聞都堂窮日之力頗困於簿牒之煩反不得專意于恢復之大計可謂弊精神于寒淺失緩急失後之序雖勞何補蓋緣循襲既久有司不肯任責必申三省三省復才予決有甚瑣細者亦必澆聖聽以此文書牘多行遣不辦事又終不免留滯伏望特降指揮做唐故事唯大事應奏者乃闕僕射天下庶務分撥六部冬令長貳專決其不可專決者許申朝廷其非大事亦只令參知政事予決行下先是左司員外郎兼權起居郎虞澤嘗言國家承平日久法令詳密過於文勝今朝廷之上雖至纖至微之事無不取決望明詔輔臣罷無益之虛文省不急之細務庶幾朝廷清簡得一意于恢復中

興之大畧乃詔三省樞院詳究減省細務至是輝復以為言遂命三省措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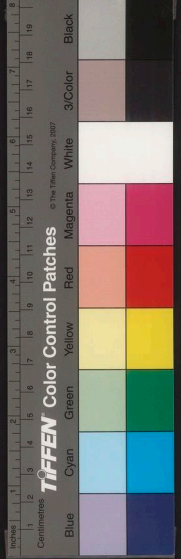
入內東頭供奉官直學士殿前鄧殿斌二寺卿自閬州從張浚歸過常山其從者擊傷嵩師為縣令汪禹錫所縛鄧往請之辱縣令言于御文臺詔守臣謝克家充寔而有是命

詔前宰相舉選人元京官狀聽理為職司以權吏部侍郎劉岑言送人有任祠廟差遣之人別無監司薦舉故也未幾奉部勘當不行

五年十月初趙鼎之為江西制置大使也制置使岳飛行移用申狀至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為制置使飛書于朝尚書首言

世將無許節制指揮乃詔用公牒

戊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權高書刑部侍郎疾速



赴行在既而言者論衣事懷躁進前為侍即出入刑名命遂寢命
在四月持服前左朝敵即充秘閣修撰程千秋延復知岳州時湖
賊未平朝廷求可守岳陽者會千秋方持母喪乃有是命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官巡邊初襄陽既為偽齊將李成
所據川陝路絕湖湘之民亦不莫居一日辛執奏事朱勝非言襄
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退則可以保境今臨
于寇所當先取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泰知政事趙鼎曰
知上說利害無如飛者簽書樞密院事徐俯獨以為不然上不聽
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為疑兵令光世選
精兵出陳蔡展幾岳勢相接勝非乞遣中使持劄子付光世庶恭

粟無留滯上曰內特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欲遣止欲急置可

也魯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離本軍非便俯欲許
之鼎力爭以為不可言者以鼎為是俯乃求去上許之 右奉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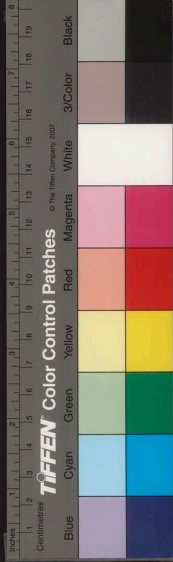
即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方庭實光御史臺檢法官庭寔莆田人
中丞辛炳所辟也 右承務郎陳正同添差通判婺州正同初自

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樞密院議官既而召見命
為尚書郎諫官唐焯言其資淺乃有是命 尚書刑部員外郎錢

折主管台州崇道觀從請也 圻與陳正同皆以徐俯荐為即
其機論及求去恐與俯相聞 左

中大夫王安中卒詔特復左大中大夫推致仕遺表恩

辛丑左諫議大夫唐輝言安中進不以道蕪山之役居廟堂則贊



其謀命宣撫則請以行守燕山則為之帥 情已變人皆寒心而

安中曾無一言方以嘉禾為瑞養成禍階至今未已生不就戮沒

猶冒寵何以慰天下公議安中命遂格 左朝奉大夫廣東轉運

判官章傑代還繕寫本路所藏祖宗以來條令及續降指揮為一

千十八卷未上詔勅令所看詳申尚書省後令事千六曹者分送

逐節後音在五 傑又請師臣子弟任書寫機宜文字除事干機密

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仍令帥臣監守司二隨行子弟

親屬毋得接見所部官屬從之立法在五 遂以傑行尚書

工部員外郎傑除即在是月甲辰 洋靜州夷人彭儒武等授詣辰州請獻

方物詔免赴闕令本州受其貢仍優答之 利州觀察使河南汝

鄭州鎮撫使翟琮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宣州駐劄琮自南昌興

所部百餘人入朝上聞其貧賚以銀帛百疋兩後四日乃有是命

壬寅左中大夫蔡懋卒于德慶府詔特推遣表恩言者論懋誣謗

宣仁聖烈皇后罪在不赦豈容其子尚叨賞典上為寢其命懋特

表恩澤在六月甲申是月辛丑詔比降皆更不能行今併書之 進士李穀補正廸功郎鼓在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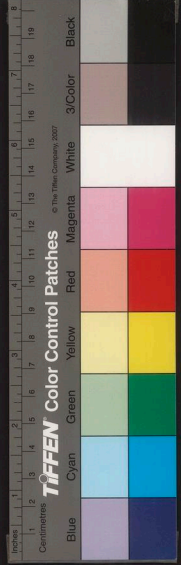
陽鎮撫使李橫軍中書寫機宜文字踰年以橫有請也

癸卯吏部員外郎趙霈言肇敷之下彈壓是先惟昔天府法令特

嚴若強盜不得財而配千里竊盜滿一貫而徒一年之類是也此

來行朝盜賊尚多乞行下三省奉酌開封府舊法遇有盜犯之人

乞不以常法斷罪庶幾盜賊畏戢人獲安堵時已詔城內外強盜



依開封府法斬罪事下刑部勘當如所請

刑部勘當在五月
壬申今併書之

左

諫議大夫唐輝言伏見川陝宣撫司提奏再至謂敵寇驅逐盡去
臣竊思金人之未摧衆十餘萬是欲必得四川然則方遣使議和
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
裏今不得志于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化荆南或窺淮甸臣料賊
必不肯一戰遂已今聞聖旨劉興松江諸帥臣恐諸帥意其敗北
不能復振因易其事伏望申勅諸帥整軍旅遠斥堠備禦加嚴則
為盡善廟堂於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
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劉興松江諸帥嚴加備禦
甲辰右承議郎直秘閣知楚州主管沿淮安撫司公事楊接賧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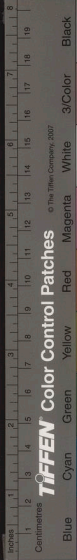
二等撥遣承信郎范武之東京訶事既還未及奏而武先至行在
漏言於人故貶

丙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免謝辭俯既登省恭頗驕傲自滿朱勝非趙鼎同在二府俯遂
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鼎論兵視鼎曰公
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耶俯曰不
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 修武即閤門祇候泗州徐宗誠
添差婺州吳馬鈐轄先是偽齊宿遷令張澤師其邑民二千餘人
自拔來歸宗誠納之宣撫使韓世忠奏至徐俯欲斬首送劉豫趙
鼎力爭遂令世忠婉辭約回澤等仍城宗誠赴行在鼎復奏若恐



坊和議乞令宰執以書諭世忠感受之却報偽境謂北界人來以
朝廷約束不敢受遠恃衆作過已遣兵逐散是亦兵家一術也殿
中侍御史常同言敵雖議和而兩界人文歸未嘗有禁偽齊明置
婦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既遣李成侵襲鄆鄂州又遣重兵歸川
口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况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
而自養之為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會備去
位乃釋宗誠罪久之命澤以官且給閑田處其衆於淮南澤命在
壬尚書祠部員外郎呂本中依舊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以
本中引疾有請也本中選職在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臣聞
殺人者死百王不易之法先王非不知死者已不可復生矣而殺

人者又必死蓋以謂殺人而不死則人殆無遺類矣此先王之深
仁厚澤萬世而不墮者也臣伏見主敵佃客致死在嘉祐法奏聽
勅裁取赦原情初無減等之例至元豐始減一等配鄰州而殺人
者不復死矣及紹興又減一等止配本城并同居被毆至死亦
用此法僥倖之塗既開鬻獄之弊深甚由此人命寢輕富人敢於
專殺死者有知況免何所赴愬伏望陛下深軫至懷監古成憲斷
自淵表俾從舊制用廣祖宗好生之德成陛下全活之恩詔刑部
看詳申尚書省後不行 召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直秘閣知
德安府韓之美赴行在命淮西提點刑獄公事李健權廬州仍
令西制置使岳飛遣官推德安府規引疾不置乃以規提舉江州



太平觀便居

現得祠在
七月乙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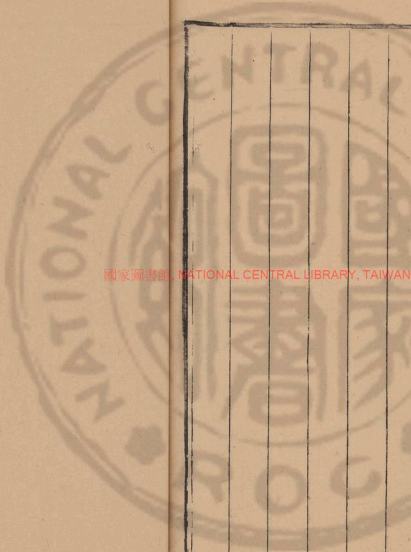
丁未以忠銳第一將隸神武將軍功崔增從荆南制置使王夔討
楊么遇賊死夔因請其軍自隸許之進士潘濤特補右迪功郎
溥南昌人高祖煥修為翰林侍讀學士祖興嗣自五歲得官高蹈
不廷韓琦趙抃張瓌唐介交薦于朝用為筠州軍事推官辭不就
年八十餘乃卒曾鞏張商英言其賢錄濤為星子尉蔡京用
事以濤與陳瓘親厚又奪之濤既死趙鼎率江西還所奪一官以
為濤退自守之勸故有是命

戊申罷婺州市御爐炭令吏部詳究更有似此之類並行禁止時
而浙轉運司檄婺州市炭頭胡桃文鷄鷓鴣色會守臣王居正入為
起居舍人面奏臣頃承漕司牒開讀至此群吏目目俄頃之間道
路籍籍有司逼舉上累盛德下擾百姓臣以便不施行而聞之傍
即蓋有不勝其擾者乞明詔州縣如有似此之類許之執奏上曰
朕平居衣服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陰冬附火只取溫暖豈問
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上感然曰當難之時豈宜以此擾人
可令速罷故有是旨詔吏部四選廣南棠闕出榜一季無人願
就者中朝廷破格差注又一月無人願就並送本路轉運司時言
者論昨吏部闕少權借廣南差遣今未注之闕二百六十餘而流
寓及廣南土人欲赴漕司則無闕可得理宜措置故也
是月閩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羅興毅朝散郎通判府事侍其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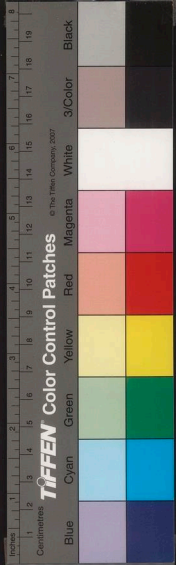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叛降偽齊淮西安撫使陳規即遣使臣孫暉廬州錄事參軍王彥
融往攝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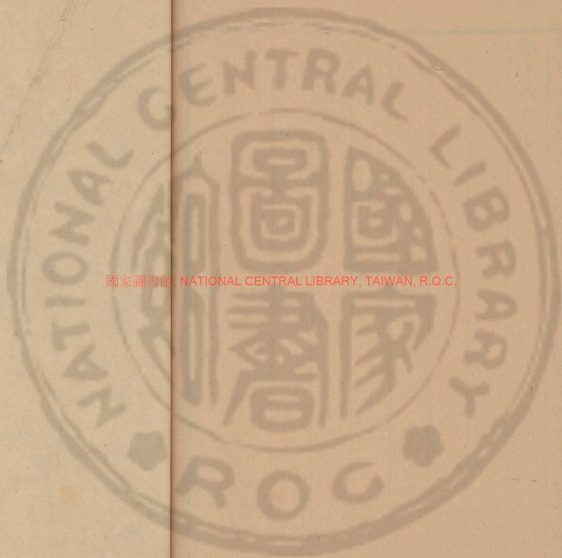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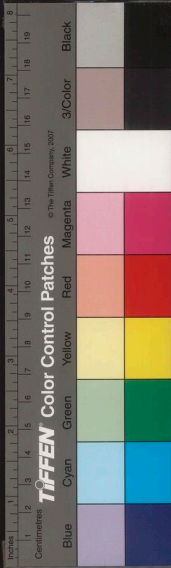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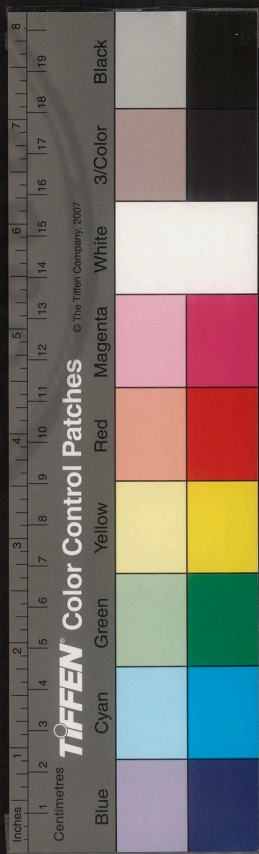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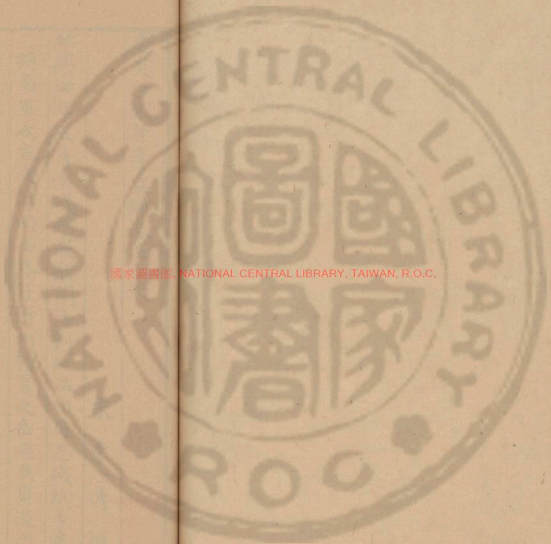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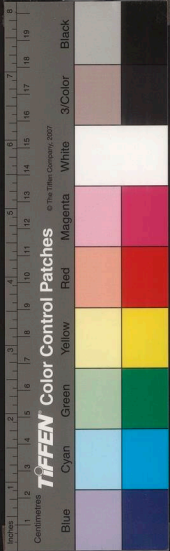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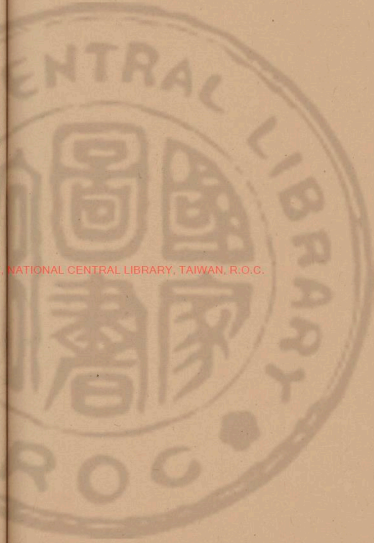
3392676 v.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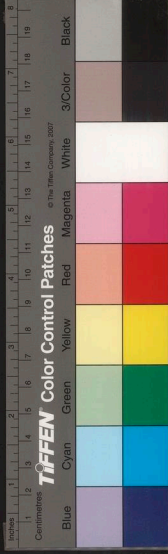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五月庚戌朔徽猷閣待制知温州趙思誠試中書舍人
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蘄州判置使岳飛兼黃復州漢陽
軍總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集英殿修撰仇愈知廬州 江東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言閩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申備職邊吏
欲遣老母將妻子詣江外安頓宏願以身効死疆場詔宏宣力日
久今來所陳備見忠義朕推赤心待人並無疑問宜安職守勿復
有請宏起于諸盜會羅興叛去宏懼為朝廷所疑故有是請焉
辛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乞存舊行宮以為便殿許之建炎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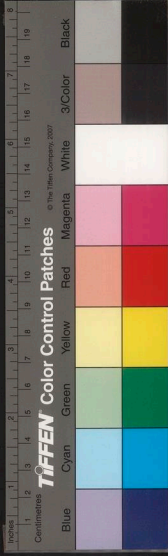


末上幸建康即以府治為行宮至是有旨撤其材以營新府社奏
今行宮在子城之西偏側不正朝廷若欲別造行宮謂宜當子城
之中營建正殿令與宮門相直其見存屋宇昨來營造費用朝廷
錢物不少一旦拆除前功盡廢殊為可惜故有是旨

御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宰相執政負數稍多每有所施設
必都堂聚議叅訂可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有西夏元昊之
叛而晏然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輩同心協濟也臣得諸縉紳
之間咸謂頃者駐蹕會稽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自呂頤
再相專權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閣子押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
之屬亦有不同相閱決者顧同列間情猶不通况君臣之際乎陛

下連時多艱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機盡以付之二三大臣間有
橫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之政欲廟堂之上同魚協恭可否相
濟以贊中興之業也願詔大臣上體宵旰之意每一疏令之出一
政事之施人材之進退賞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
訂審得其當然後言於陛下而行畫復昔時會議故事以踵前古
都俞之風愈論既諧宜無乖謬則鄭國之鮮有政事何足尚多茲
事體大惟陛下留意壬子詔劉與三省樞院川陝宣撫司奏敵
自鳳翔退走詔劉與汾江諸帥神武諸軍仍出榜曉諭

癸丑左朝奉大夫范仲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前一日執政進呈
上諭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是非所以傳信後



世當重別刊定看唐繼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有召命可促來令
兼史事勝非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目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
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刪修足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
幸甚先是參知政事趙鼎贊上尤力故以命冲鼎奏冲乃臣姻家
雖冲台命在臣未到行在以前及今來除授並出聖意竊慮士大
夫不能詳知謂臣援引親黨之辭冲除命上不許會新除宗正卿
竊摸巧免乃復以携直龍圖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昇奏在是月
卯據得詞
在丁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
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于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
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間

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迹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於盧舍積
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
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
愚無知蹈禍至死竊意陛下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
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或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
村姓氏名字相與誼盟為魔之黨凡事魔者不食肉而一家有事
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蓋不食肉則省費故易足同黨則相
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謂此先王慕其民使相親相友相
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
是為政乃為魔頭者竊取以鼓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於是從而



附益之以邗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
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為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
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臣愚伏望陛下念迷之日久下哀矜之
詔書使人曉然知以謂不肉食則骨者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
故相帥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于邗僻害教如不
奈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却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
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言御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
至誠用心率眾歸善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幾舊染之俗聞風丕
變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寔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
置毋得接擾生事 是日即武軍卒蕭吉等謀縱火作亂為其徒

黃高所告同巡檢保義郎管適直捕斬之後以高為保義即遺直

遣一官

萬十二月
丙申補官

甲寅詔淮南帥臣兼營田使知通縣令銜內兼帶營田二字州判

官縣簿尉勿並置省路分都監巡檢押監當等員時言者謂方今
國家大勢以東南為重自江以北皆吾屏蔽不可謂殘破之地遂
忽之今淮南官吏設員太冗供給之項必取于民侵漁接擾為害
不細兼所在皆有戍兵別無捍禦自可令為屯田既未起稅百姓
未歸正當勸督耕墾在守令加意而已於是大省冗官且令監司
守臣條畫屯田利便限一月聞奏焉 詔都進奏院依祖宗法隸
給事中初大觀間有旨進奏官供報稽遲失錯並具情犯申牒提



轄官相度輕重施行八月建炎末又申明之四年十月其後吏部

請誤報巢閣等從本部徑送所屬紹興三年後省以為言乃復

舊制九月十至是權吏部侍郎劉岑復請徑送所屬後省執奏不

行故有是命是日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鄂州初飛既出師詔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寺自鄂

者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詐飛違事建節且命戶部員外郎沈昭

遠任總軍餉泰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

庶幾必濟飛將發命軍士毋得殘民禾稼皆秋毫不敢犯至鄂州

論偏守荆楚令降起不從有偽知長壽縣劉某者登城發言不順

飛怒令軍士曰城即破必生致之城陷起投崖而死獲劉某磔之

引兵攻襄陽軍殺大振蘇克小庶徐夢莘北盟會編稱命司農少卿沈昭遠總其餉皆承誤也昭遠此時

司農太府二少卿克寺不詳考耳

乙卯詔荆浙江湖通接邊報州軍並置檢舖每二十里為一舖增

連卒五人日增給食錢月一更替文書稽違如傳送金字牌法抵

罪提舉官常切點檢翔衛大夫忠州觀察使神武左副軍統制

李橫為神武右軍選鋒統領用都統制張俊請也

丙辰起復左朝奉印秘書丞范同為尚書祠部員外郎起復左

中奉大夫直秘閣知揚州宋孝先左朝散大夫直秘閣知靜江府

劉彥適各殿秩二等先是上命檢正官具宣諭五使檢察諸路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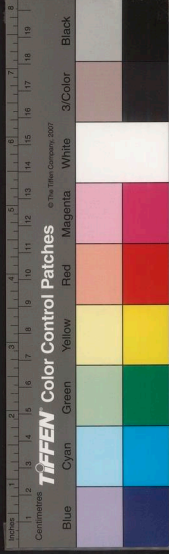
件最多去處屢濫時以刑部員外郎權檢正言明臺在廣西前三



十六事檢察稽違詔令一百四十事平反刑獄二十五事孝先提
點本路刑獄考適高轉運副使坐失按所吏故責及馬日原此
房原降官今以十月二十一日刑部檢舉狀增入 詔偽造三省樞密院印者雖奏裁並
依本法處斬更不原貸今所在榜諭

丁巳翰林學士黃文館修撰蔡宏禮言檢會知湖州汪藻得旨編
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事迹本所見已聞局自建炎元
年五月一日以後纂修日歷竊恐更不須在外別行編類乞下藻
將搜訪到建炎以後文字正本所照使從之自天聖以後史官遷
徙不常中經渡江朝廷文書悉行委棄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修
纂至是密禮取而專之俄密禮罷去後十餘歲日歷始充成書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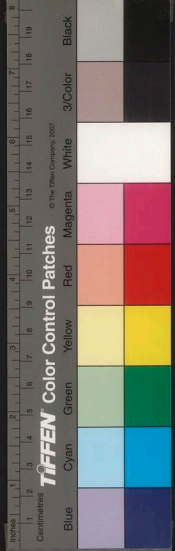
尾不全前後舛錯不可勝數矣 川陝宣撫司王似等言川陝監
司帥臣闕官或去皆不遠乞從本司一面遞差至管職事訖奏應
轉運司知通策闕及簽判知縣亦乞權許本司遞官奏差庶幾事
宜之際得人倚辦詔如差待闕帥臣監司前期每闕具三兩名聽
旨除授即非次見闕不可特報許一面擬差訖奏其餘堂除及安
撫茶馬等司辟闕依已得旨一面遞差元係逐路運司策闕即令
轉運司依舊法施行自張浚台歸朝廷以墓土久不得祿故條約
之 中衛大夫濟州防禦使孟洎知泗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
樊序知楚州主管沿淮安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岷州團練使許大
同知連水軍先是知泗州徐宗誠既罷去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



言楚泗建水軍招信縣洪澤鎮五處皆係沿淮邊面與齊地接壤水陸四衝要害去處自未官屬皆未得人所以前後斥堠不明探報誣罔大夫倚賴乃台直秘閣知楚州楊揆閣門祇候知建水軍丁撰還朝而命消等馬翔日遂以中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東宣撫司前軍統領張順充淮東兵馬都監洪澤鎮把隘左武大夫溫州團練使宣撫司達鋒第三副將兼水軍統領祁立充楚州兵馬鈐轄招信縣把隘皆用世忠奏也日歷書此事但云樞密院會勘並將依所乞則是宣撫司奏也今修閣附入既而金偏入寇消等率望風逃遁卒不能保其境焉 尚書考功員外郎孔端朝言建立政事既有其寔感悟人心必假於言今陛下留神治道刻意恢復聽覽至勤奉養至

約宮行不逾牧守之居射殿止用茅茨之制艷色無所親幸訐直每加優容臣叨侑朝列耳目所接乃幸知此數端則既有此美寔矣而播告之言或未有以發之四方萬里之遠何自而知哉臣愚無識謂宜用陸贄所言凡制告號令因事見辭以謙抑為先必自引咎收拾人心且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耻圖復故疆之意而侈大夸矜之詞無所雜於其間人非木石誰不知感誠如是雖夷狄之疆猶將憚而屏迹彼盜賊叛逆本皆吾民其有不歸命者乎疏奏詔下示內外制詞臣

戊午翰林學士基密禮試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陳興義中書舍人張綱皆上疏待罪詔令供職靖康初端朝為太學正寇至



而適生得官密禮力為薦延台對改秩遂除省卽至是首以詞臣

失職為言蓋指密禮也議者薄之此以紹興七年十二月 詔監

司郡守常切幾察胥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如失覺察取旨

重行特禮部員外郎兼秘書省著作佐郎郭孝友言今東南州縣

無水旱之災夷狄之禍而居無尺椽燬無盛煙者胥吏害之盜賊

擾之耳郡縣有胥吏乃煩朝廷遣使以黜陟之是擾察之官不稱

也卿邑有盜賊乃煩朝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

願陛下申命有司禁倉墨子未發之前消姦宄于未形之際監司

郡守不覺察當免巡尉將校不斬捕以重論如此則胥吏革心盜

賊破膽民安而物阜矣故有是旨

庚申詔曰歷所速行條具重修哲宗寔錄事件聞奏時已命官吏

修兩朝史而言者以為祖宗以來法度具備海內乂安自熙寧中

王安石為相盡取而變更之當時有識之士如韓琦富弼曾公亮

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范鎮等皆爭議於朝相繼黜逐及哲宗卽

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嘗諭大臣曰先帝所立之法民間不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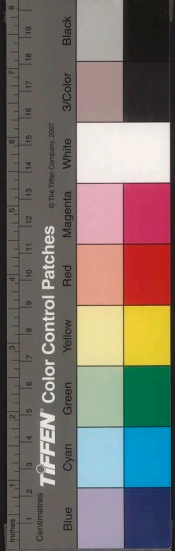
便者徇至公改之又曰餘可守者不宜輕易廢改又曰先帝追悔

往事至于逆下皇帝直知之然則元祐之政乃是順人情合公道

復祖宗之舊成神宗之志也其後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怨造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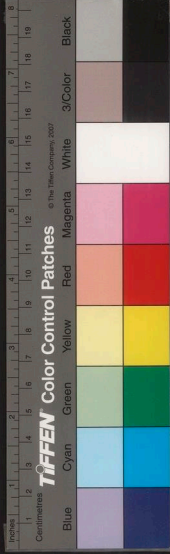
痛加誣詆指為黑變是為非邪正善惡顛倒交錯馴致危亂在

紹聖時則取王安石日錄用私書改修神宗寔錄在崇寧後焚



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寘錄其間所奏事端志出一時
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也然神宗寘錄其間猶有朱墨元本他日
尚可考訂是非至於哲宗朝事迹載在時政記日歷者皆為蔡京
取旨焚毀滅跡紹興元年有進士黃縱者嘗繳進其父籍沒京家
所藏之餘又皆殘闕不全若非及此之時尚有故家善類父祖傳
習之書師友聞見之論使之刊正則雖今之縉紳習觀誣謗之史
猶有信以為然者况可使無惑于後世乎恭惟宣仁聖烈皇后以
三朝母儀之尊抱孫臨朝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恭確貪天之功
以為己力厚誣聖后收息私門羣邪恊謀公私謗毀忠臣義士疾
首痛心莫之能救姦人敗露公道乃明靖康中追貶恭確其後胤逐

恭摠蓋為此也陛下即位之初首下詔曰宣仁聖烈皇后有安社
稷大功姦臣懷私誣毀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
寘刊修播告天下屬以車駕南幸圖藉散亡史官廢闕未暇舉行
近雖再降指揮令史官看詳重修尚恐論者以為朝廷方修武備
指此為不急之務又復悠悠則一代信史無期可成數年之後故
家凋零耆舊老死傳聞訛謬載記失真益難取信矣欲望虜虜特
降詔旨明示聖意選擇史官責以歲月先令刊修哲宗寘錄倭成
書然後取神宗寘錄朱墨本考正是非修定施行從之 詔故簽
書樞密院事王淵歿于王事吏持官其家二人淵之死也已用使
相例官子孫八人又以其子幼錄其女之夫修武即焦潔為閹門



祇候至是其家有請不已上特予之潔陝西人父安節嘗為隴右

都護潔除閭職在四月甲辰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統兵官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乞陞差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惠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臣蒙陛下厚恩不使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紀綱上以章示二人它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陵拒之世忠見上因及其事上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該有不和罷其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

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

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上以其語諭輔臣然二人卒不

解於是光弼更領夔州路兵馬都監黃知縣州仍舊從軍蘇克小

之差劉光弼元本軍統兵官蓋依日歷所書日歷五月十四日癸

亥據察院劄子已降軍命改差下項人充逐路兵馬副都監依舊

稱也忠下世喚候事寧日中取樞密院符牌前去之任數內劉光

弼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諸王宗道成資滿關與王勝呼延

通等並命則是光弼元在世忠軍中也恐時政記檢校少保光

徽有差誤今畧州潤令不批括更須詳考也
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儂自吉州率宗室遷居紹興至是入對士儂言昨自陛下立極之初首論大臣誤國蒙恩寬貸差知南外宗正事臣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役後來波音召還又自度洪度嶺首尾五年衰病日增乞罷帝政司職事除一在外宮



觀詔不許士儂言靖康未蒙太后慈旨遣臣管押張邦昌齎圭寶詣南京其一行官吏並已推恩獨臣未蒙恩霽乃詣其子秉義即不議換文秩忠弼即不抽換環衛官

壬戌詔李橫軍中文臣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等十三員並發歸吏部內借官人依條施行

癸亥日歷所之閣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是內東門司取首不許供報至是史館修撰蔡忠禮復以為請乃許之上因言禁中有事皆遵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輕議改更亦厭紛紛多事也熊克小歷在甲辰中侍御文常同守起居即新除起居即胡寅別與差遣時趙思誠新除中書舍人會律府去位朱

勝非薦吏部尚書胡松年為執政同言松年乃王黼客宣和間劉

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嘗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為執政可乎思誠挺之子挺之首陳繼述定致國禍且與京黼同時執政今

公道既開豈可使其子尚當路勝非不悅同坐是徙官思誠亦拜

不至朱勝非行述云勝非為宰相每薦士而言路輒不容朝士問勝非曰胡不辨之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為贊則用之言者論

其否則退之胡無容心也且言路久墨得人主聽言乃或德事勝非若于榻前辯是非言未必直然不知我者以為壘壘蓋宰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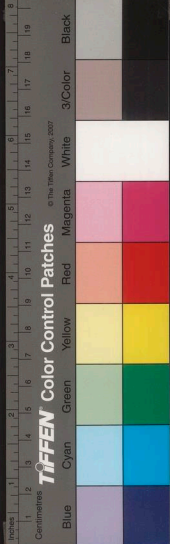
或問者殊然按此而云典常同從官既而復以寅為直龍圖閣知

事差不同今併附此更須詳之也

永州寅除命在八月甲子高書右司員外郎表正功直秘閣知饒州以正

功引疾有請也武功大夫董珪為內侍者押班左朝散大夫直

秘閣朱萬年特遷一官以往來闈師古軍前計議有勞也



甲子春知政事孟庾兼樞樞密院事時蕊院全閣官用故事而有是命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復資政殿大學士知温州閩門宣贊舍人添差浙東兵馬都監劉綱充淮東兵馬鈐轄泗州駐劄徽州進士汪仲卿言有二子汝賢汝嘉習童子舉乞考試詔賜錢五十千罷之

乙丑襄陽府免解進士謝製補正迪功郎製在李橫軍中累經借補至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有請也

丙寅尚書左司員外郎虞漢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晏敦復試左司員外郎

丁卯利州觀察使新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琮知壽春府琮

以母老力辭不赴

蘇克小虛載珠除壽春府於今年三月區謀

戊辰罷諸縣武尉見任人並不登務聽成資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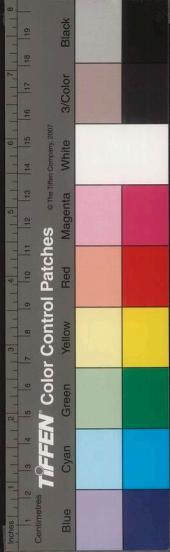
辛未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韓公喬幹辦皇城司

壬申三省條上裁省細務一百一十一事歸之六曹應合呈知文字令革執廳輪日請筆民詞令都司簽貼始用虞漢請也上諭朱勝非曰朝廷所以多事者以六曹不任責每事取決耳自今宜專責

長貳毋得循習苟且卿等當進退人材修明法度助朕圖恢復之計繁文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勝非頃首謝

中興聖政百留正

者所以看唐制之辭宰相不親小事者所以議蜀臣之失職蓋執乃斧運斤掘左右趨走者深工之所服從而梓人則不過司規墨正大綱餘無兩事焉且天官雖均列六卿而以治典居六卿之冠明六卿公任庶務以遠夫天官耳不然百官庶府條目如蠅雜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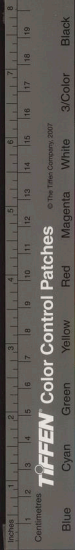


叢書 萃庭殆有不勝應者何以優游講究國家之大事耶太上皇
帝高見遠覽清中書之務屬分職之官責六曹長貳無得苟簡而
專以板後大計屬宰臣可謂得人矣
傳曰揭來者快讀綱舉而目張其斯之謂歟

癸酉詔修國史日歷所復以史館為名用修恭靈禮寺請也密
禮寺又言神宗皇帝寢錄自有舊本朱墨本係元祐年所修已是
成書其本係紹聖年因蔡卞起請重修將舊書所載多所增損
務要階會一時紹述議論深詎元祐史官之非其間言語不無過
當失寔然亦有別行檢會引用照據以證墨本未盡去處并將二
本參照修定盡是詳倫欲乞從本官先提朱墨本看詳重修如或
尚有合行取會照對文字逐旋申明取索施行哲宗皇帝寢錄係
崇寧以後蔡京提舉編修取事之外多是增飾語言變移是非殆

非寢錄之存成書之後其當時時政記寺應干文字又皆焚棄殆
恐所載不無更改隱漏失寔即難以便舉舊錄重修定欲之從
本所逐旋申明於諸路州軍及舊臣之家更行取索求訪當時文
字事跡按據參照看詳重修庶無抵牾從之 起居舍人王居正
兼權中書舍人以張綱獨員故也

甲戌監祭御史規正守殿中侍御史 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
禮未正者十二事其二先薦牛後羊豕其三尊靈之數其四升祠
祭法酒於內法酒之上其六禮官冕服舊自七疏已下凡三等今
增為四等其七皇帝未後詣齋室非三日齋之義請改用質明其
八行事官致祭勿給酒其九以侍中中書令等侍立侍閣門官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十設席升煙奠冊勿以散吏其十一樂曲先製譜後撰詞非是請
倚詞製譜其十二皇帝選位當歌大臣以易黃鍾皆從之其一請
以玉爵易陶匏其五言三禮圖祭器制度不合古請用政和新禮
改造皆未克行也按宋史紹興四年太常寺看詳國子監丞王晉位版及升煙奠冊不當委之散吏其十一等樂論此本其九一條文義脫誤題當併入其十條內又其一其五兩條皆未克行亦與異
詔神武右軍選精銳軍馬三千人戍虔州專一措置度吾
一帶盜賊摧聽江西帥司前制先是岳飛出師已破賊首鍾十四
等十餘寨至是其徒周十隆等出沒未已遂命將官趙祥李昇以
兩部往討之 左從事即樞密院編修官田如藹特改京官以斬
南安賊劉洞天之勞也事見元年二月

乙亥推尚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充集英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初
都督府既罷舜明引疾乞奉祠遂不赴行在詔舜明江上宣勞日
久特除徽猷閣待制宮觀言者論舜明諂事權臣至同僕隸去年
韓世忠移屯鎮江舜明盡劄江東一路財物以行上下怨恨利薄
苛優無勞可錄又權侍郎未及二年未應元降指揮望賜追寢以
重名器舜明於是改命改送刑房作責降人令過大禮不非之得奏薦此言者論張綱章疏云耳中書舍人張綱當制改送刑房行詞論者
丙子命館職編集建隆至元符七朝制詔錄用秘書少監劉大中
請也其後不克成此據會要

丁丑詔秉義郎子彥特轉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左中大夫



集英殿修撰新和泉州令應特轉行左中大夫初令應奉詔選宗

室子至是復得子彥之子伯玖年五歲上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

人育之駉明可愛日歷所書上語云爾紹興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權太常少卿樓始對子吳才人位主官文字馮才中奉位

和州防禦使慶年八歲前二日上諭輔臣且言向日賜名環者亦

于慮求來可量與恩教未勝非曰今慮見之磨勩有司以假法方

欲奏稟上曰九宗室恩教當從優例况今慮又有此功耶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言於私第建閣以藏所賜宸翰乞賜閣名詔名懋

功已而翰林學士蔡虛禮言祖宗以來人臣之家不聞有以所藏

御書賜閣名者始於蔡京崇觀間賜第城西遂起君臣慶會閣錫

名揭榜以侈大之由是大臣貴倖之家更相援比以邀上賜無間

內外兵火以來所存無幾今陛下乃于世忠復有此賜殆恐聖志

蓋以飛光世忠勉其立功之志以歆斃諸將非若前日誇說之風

未有過舉然方京都淪陷官省汙穢龍圖天章寶文類謨徽猷所

藏七朝典訓一時委棄而陛下乃自以所賜將臣御書聽其建閣

且為製名顯示天下臣恐有識之士得以竊議而未以為當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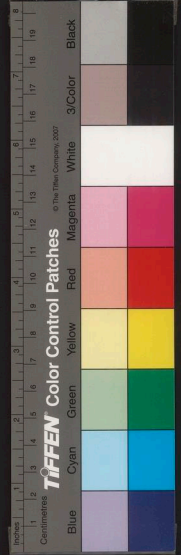
世忠之分則被遇聖主感激眷知親獲宸翰焜耀私室寶藏崇奉

唯恐不至寔臣子之義願陛下勿與焉斯可矣欲望指揮特賜追

覆今後臣寮不許有請仍着於令以明陛下謙恭抑畏之德從之

宋書禮所奏在六月庚寅今併附此照克山虛有世忠乞賜閣名見

朱勝非開居錄按日歷有世忠虛禮奏狀全文會要亦備載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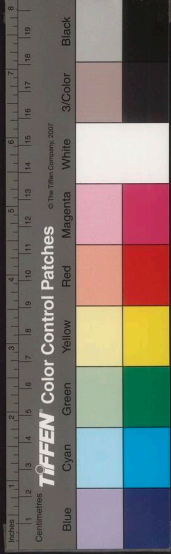
戊寅持服人前直秘閣范富敷卒

是月江南西路舒蘄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偽齊將李成聞邗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七

宋 李心傳撰

紹興四年六月己卯朔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撫使韓世忠援舊例乞行移所部帥臣監司用劉子許之左諫議大夫唐暉言自來行移惟三省樞密院用劉子它司皆不敢用所以尊朝廷也軍興以來領宣撫使者皆見任二府故用劉子向因主兵官輒用此例已得旨縱兵官行移輒用劉子者徒二年伏見昨未孟度為福建路宣撫使世忠為副使是時以度忝知政事故行移皆用劉子今世忠非帶三省樞密院職事思難用度例乞付有司參照條例改正從之未幾復詔世忠於



戊寅持服人前直秘閣范富敷卒

是月江南西路舒蘄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偽齊將李成聞邗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七

宋 李心傳撰

紹興四年六月己卯朔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撫使韓世忠援舊例乞行移所部帥臣監司用劄子許之左諫議大夫唐暉言自來行移惟三省樞密院用劄子它司皆不敢用所以尊朝廷也軍興以來領宣撫使者皆見任二府故用劄子向因主兵官輒用此例已得旨縱兵官行移輒用劄子者徒二年伏見昨未孟度為福建路宣撫使世忠為副使是時以度忝知政事故行移皆用劄子今世忠非帶三省樞密院職事思難用度例乞付有司參照條例改正從之未幾復詔世忠於

所部州縣聽用劉子

唐輝之改正在此月未許世忠行移州縣用劉子在七月丁丑今朕書之

癸未詔第英殿修撰新知泉州趙令憲轉左太大夫指揮勿行上既遭令憲而中書舍人張綱言太中大夫非侍從不得轉行今令憲以庶官起轉侍從於法有碍且自崇觀以來士風不競叨切官寵往往不循資任遂致紀綱大壞陛下慨然念治將欲大變其俗故前日冒濫之人大者追奪小者審量中外有識之士方竊欣幸以為自是復守祖宗之法今乃緣令憲之故復為舊章起遺官秩臣所未喻兼令憲在宗室中廉毅不聞望賜復罷疏入詔以次官命詞行下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庶官之不可轉行太中大夫乃祖宗之法萬世不可改易豈俟臣等反復論說而後知其不可若以一太中大夫為不足惜則宗室之為承宣使者不致踵求為節度使陛下是時何以却之上以為然乃復其命拱衛大夫同知觀察使胡械大閭楊戩妻姪也積康中已致仕至是有將有薦其筋力未衰者起起舊官左諫議大夫唐輝言械用戩恩澤捕授數年之間共轉一十九官任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及至管御前事務盜取恩賞人所切齒今一擊名軍中使為掌兵官月俸不下數百千械可再任即童貫梁師成禪讓之徒其親屬亦即當任用矣豈所宜哉命遂格

日歷無械落致仕之日止因輝奏書疏之疏言黨緣請托

以為筋力未衰或是韓世忠所荐而未可知當考

甲申統州進士金覺言賚列稅要天文太一適甲兵書等未敢授



文獻通考卷之五百

建望付三省呼召容臣賁所有國書謀策次第條陳詔赴都堂審

察

乙丑詔洪州御貢進士黃雲翼令引對雲翼豐城人初名時起嘗
舉進士不第後以入贊授官至是更名上書故得召未幾殿中侍

御史魏矻言其本富家子嘗殺人亡命乃罷之雲翼猶上書不已

矻力論其素行凶惡弄朝廷詔押歸本賁雲翼上幾指揮更不施行在六月甲辰押

歸本賁在八月辛卯

丙戌詔今後樞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令三省官通書檢時議者以
為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固亦無所不可言矧廟堂二三大
臣為人主股肱耳目類以圖回天下之治豈容於事有不預聞者

乎今日國家之急莫過于邊事大臣任責亦莫先於邊事正須衆

智協謀今宰臣既已兼知右府矣欲望檢會康定故事應密院邊

事之大事詔參知政事同議仍令書檢庶幾商確允允動無遺策

舊例三省奏事畢樞密院別班再上自渡江後三省密院皆同班

進呈文字其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並機速房掌行如事體稍大三

省密院官同議進呈退同並首奉行密院官押草檢并劄子至是

宰相朱勝非參知政字孟度並兼樞密院言者嘗謂當國者不知

兵又乞密院令參知政事通知蓋以屬道異也由是勝非忌鼎益

甚言者論當國者不知兵提議事竟云兩詳見九月丙辰川快都督注按日歷此月乙酉唐輝對丙戌魏矻對此事疑矻建請亦未可知當考魏矻小歷載此事于五年六月庚戌蓋差一年是時孟度沈與求二參並已樞密矣是甚誤今從日歷

文獻通考卷之五百

卷七十七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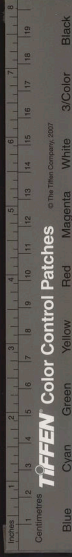


丁亥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楊仲先為成都府路提點刑
獄公事用宣撫司奏也

己丑詔大理寺捕雄州人王友直治罪友直權場大儻也嘗上劉
豫書乞招李成誅附有云陛下若得李成如漢得闕羽唐得尉遲
敬德又云劉光世非中興之將呂頤浩非中興之相又乞令李成
作江淮兩路制置使只在淮南駐劄陛下津置報遣就兵取江浙
其言多所指斥莫州商人王孝謹嘗見其書至是友直在平江為
孝謹所告捕得刑之日歷今年八月十三日庚寅大理寺劉子根
勅得王友直招于劉豫上策及有指斥言語
乞據所招結案奉旨
依不知如何行遣也

壬辰詔川陝合赴省試舉令宣撫司於置司州置試院選差有

有出身清彊見任轉運使副或提點刑獄官充監試於逐路見任
京朝官內選有出身曾任館學或有文學官充考試官務在依公
精加考校杜絕請託不公之弊先是詔省試並就行在至是禮部
侍郎兼侍講陳與義奏川陝道遠恐舉人不能如期故復令類試
馬日歷十二日庚寅陳與義已見進對十四日
壬辰禮部狀勅會云云以此知為與義請也入內東頭供奉
官鄭弼西頭供奉官盧祖道各追二官東頭供奉官徐奕高品徐
申各追一官先是弼等與入內黃門李廙並赴淮東宣撫使韓世
忠私第會飲廙即座上又傷弓兵事聞詔以廙屬吏弼等坐違制
與主兵官交通抵罪而奕仲與世忠連姻故未減之俄又轉弼為
郭武郎出監宣州商稅弼差監稅在八月癸卯
李廙七月戊午行遣詔自今特添差



官並作不整務其俸給兼從並減半

慶隨隨
敕中明

甲午詔明堂大禮所用搖道子權位製造其祭器什物令禮官講究其可減者先是御葦院乞造道蓮子工部言約用金九十餘兩詔以銀塗金代之修內司又請雅飾朝殿及周迴宮牆至使門左諫議大夫唐輝言禮有隆殺在於因時陛下自南渡以來服用之物未嘗增飾况親祠不出行宮門而內外皆當此于欽祠何所補哉今張敵蓄謀未已叛送竊據中原日夜窺我邊陲而朝廷百司緣明堂大禮講求儀物大興土木之役廣求雕鏤文繡此皆有司之過適未霑雨不止艱食可虞若縱為無益耗蠹金帛他時但治陛下之憂望令有司照紹興元年體例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

之務存其寔庶為盡善時已罷雅飾朝殿宮牆故有是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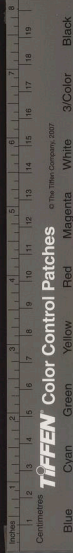
乙未給事中胡交修試尚書刑部侍郎中書舍人張綱試給事中殿中侍御史魏矜言竊惟陛下以霪雨未解夙夜憂思凡可以消弭災沴者無所不用其至而百姓愁嘆或傷和氣臣訪聞諸州縣催督夏稅并和買紬絹急于星火至有限五月數足百姓間閔輸送乃倍所賦矧方遭此水患妻子號泣散布四野忍以追科迫之哉二月內戶部申明諸路上供令七月終以前起發數足雖因臣僚論列已奉聖旨展一月今漕司州縣望風故促期限政苛刑酷遂使元元重罹其毒臣竊詳戶部元申明之意本為大禮資給然今府庫中豈無見存紬絹倘一切留為冬衣大禮之費俟過二



事方得別支似無違碍昨來戶部初不曾分今年冬衣大禮及明年春衣所支各若干又不曾量度諸道里遠近一概限七月終起發盡足而監司守令各非其人吏緣為姦寢成大弊夫農天下之本也軍旅資糧官吏俸入悉出于此奈何坐視不卹使就用若哉欲望特委大臣會計冬衣大禮所用奉酌諸路遠近量寬其限事責屬臣覺州縣播擾并受納官吏之弊按劾以聞擇其尤者重坐之敢有隱庇致臣僚論列並連坐庶使斯民仰懷陛下撫存之意變愁歎為謳歌寔弭災之一也詔專委諸路提刑司檢察按劾以聞常議重典與憲時戶部尚書黃叔教理財峻急故砭以為言諫官唐煇亦論政事失于下則天變動于上望陛下勿以堯湯

永旱為運數之不能免勿以緇黃祈禳為足以消弭更詔大臣講求政事之是無見于空言斯為盡善又前日之雨浙右民田所損已多軍食所須正宜預議此殆非細事詔與三省樞密院 詔楊華時補修武郎閤門祇候添差臨安府兵馬都監樞密院奏華已受知鼎州程昌為按安故有是命 五年六月十三日高輔之改 刺彭筠權本路兵馬鈐轄進兵攻討 正狀程昌寓用本州添屋統 黃誠寺是致楊華畏怯出降當考 右朝奉郎直秘閣新通判 長率軍李邦猷職名合川陝宣撫司審量追改胡文修之在後省援建炎詩論指揮有請故奪之 是日金星晝見經天

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祥免恩命朱勝非奏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當元祐中任諫官後坐章



甄議論責死嶺表而神宗是錄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
京下之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刪改倘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解厭
服上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勝非曰皆非公論上曰然則刪之
何害紛紛浮議不足卹也勝非曰冲不得以此為辭今聖斷不移
冲亦安敢有議上復慨然謂勝非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
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宣仁聖烈
皇后誣謗雖嘗下詔辯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愴
然于懷朝夕歎詔一降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
本意也勝非進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昭慈遺旨詳具建炎四年十二月已卯起
居郭常同兼權中書舍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澤為權

給事中詔增置秘書郎著作郎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宣和
間有詔秘書省自監外少以十八員為額建炎間罷去近歲緣復
六員禮部侍郎陳與義言陛下留神治道急于人才收召未已而
遠方之事方且虞至誠恐未足以待之今郡縣添差之官莫知其
數一通判鈐轄之俸不啻養三四館職一監當掾尉之俸足以養
一館職而有餘也若更以一州添差之費待天下之英才誠未為
過乞詔執事議益增館職之員故有是旨

丁酉左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席益復瑞明殿學士知潭州龍圖
閣直學士知潭州折彥質知靜江府嚴猷閣待制新知靜江府程
昌禹復知鼎州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郴州楊可輔充湖南兵



卷之七十七

馬鈐韓潭州駐劄荆南判置使王瓌自鄂回陽奏已招到賊眾

萬餘然賊累殺瓌所遣持黃榜使臣裴彥龜過等且乞割州縣如

溪峒故事而行在未知也王瓌奏格安萬餘人狀以彥質與瓌舊

不叶請易鎮不許趙鼎嘗謂彥質辟客至是改命之左從政即

充勅令所刪定官謝祖信左從事即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

王鈇並改合入官時二人以荐得召對而祖信奏疏論名寔之辨

以為今國家之不統在于士大夫無激昂奮勵之志而以循謹自

持為賢無捐軀致命之節而以全身遠害為智知無不為則見謂

生事服勤州縣則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賦經用寢以

不理要鮮事之目而舊章故寔多所廢格若此之類其名甚寔其

寔無補伏望宮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于國者進之蔡

其虛名無寔欺眾要譽者退之則好惡彰風俗變而真賢寔能出

矣蘇元城人也祖信已見紹興元年左丞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林李仲

行秘書即李仲為趙陽所荐召對而有是命

戊戌詔神武軍神武副軍統制統領官並諫樞密院熊克小歷於此日始書改

車名蓋誤已亥左承事即李公懋守秘書省正字用劉大中薦也詔今後

除授館職寺監丞博士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在外監司帥司並命

詞給告承務即已上差遣給勅命惟選人止用劉子先是建炎初

有旨非侍從除拜並出勅元年十月丙午降旨其後稍及貶職遂即二年六月



欽定四庫全書

又及文武官六品四月辛丑至是職事官自監察御史已上出告除

上除劉子議者以為卑陋削弱殊失國體至知館職天下之清遠

也而用幅紙除授反不若黃冠祝髮之流以綾紙為度牒恐非可

以獎士類專朝廷事下吏部知所請而計議編修官如舊法止出

勅焉進士石公儒特補右迪功郎公儒以薦對而有是命已而

言者論祖宗朝白衣授官如燕洵輩數十年間未有一人屬者以

進士召對錫官殆無虛月使果識才行悉如燕洵則可萬一有如

胡蒙蔭李杞補官之命方下而所屬捕獲私醜乃不敢治豈不傳

笑四方哉眾口籍籍咸為佞倖之門一啟復與異時入行之舉無

異矣欲望特降指揮若進士隱逸寔有文武經世之才方許論荐

其已收召則願朝廷更加審察取其上焉者官使之次則錫以處

士之名下焉者量歸束帛庶使人安義命而入仕之門不至佞倖

寔今日治適所當先也從之日歷臣僚上言在此辛丑今併書之公儒初見紹興三年七月

故承信郎田承寬王氏特封宜人承寬奉歸明寓居廣右王氏常

遣家丁自備糧餉助官軍討賊破之提刑司上其事于朝故得封

庚子吏部員外郎呂聰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着神道碑且

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索當時語今日歷時政記以為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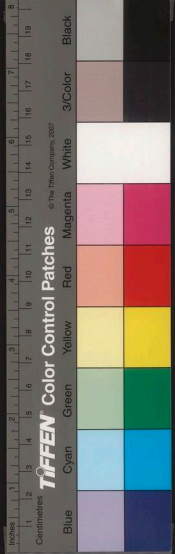
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先皇與子之志蓋已定于一年之前豈容

中間更有異議其所以召臣祖輔嗣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于神

宗皇帝之本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專奉初詔即

卷七十七

九



非輒詆先帝輕受鷹章當時若使更俟年歲神宗皇帝當自吏之
豈待元祐臣竊聞聖詔欲改修二史所繫之大者無出於此或恐
有補遺闕謹以投進之俟御覽畢宣付三省史館錄白以為案底
從之

辛丑詔祖宗正史是錄竊謂會要令史館各抄二本一進入一付
秘閣高奇佛廬一旦守護不謹則累朝盛典又復散落故也責

授黃州團練副使益撥再賣別州別駕本州安置檢坐販私盜議
罪至是始貶事功在去年八月戊申起復尚書右僕射同中書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言奉制書起復竊見明堂大禮
宰執例差五使臣身有衣制深慮不合陪侍親祠望令有司討論

典禮付臣遵守詔禮部太常寺同討論聞奏

壬寅作明堂行禮殿于教場調紹興府湖州卒二百為增築之役
詔秉義郎王評前差秀州澈浦巡檢指揮勿行先是評以內降

得差遣左諫議大夫唐焯上疏引康定元年詔及嘉祐中鎮海軍
留後李璋內降指揮官為諫官陳升之劾奏尋銅以為祖宗之
功如是今一巡檢不足道恐此風流長自此攀援不已當不止于
求乞巡檢矣望賜追寢仍詔三省密院繼自今應于請內降指揮
許執奏不行庶為後來之戒上乃罷之 初置史館校勘員以右

迪功郎鄧名世為勅令所刪定官充校勘 惠州牢城人呂嗣詩
自便願為南劔州同巡檢坐錢苗傳之徒張政抵罪至是始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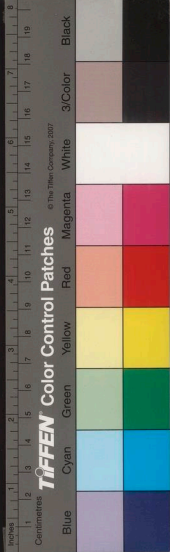
事初見建炎四年三月

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入內侍省押班李叔與

在外宮觀以疾自請也

甲辰戶部尚書提舉權貨務都茶場黃叔教元徽猷閣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殿中侍御史魏石論其闖茸老課職業不修也石言叔易盜鈔蔡京之亂敗也自叔教在戶部則用累不經意一有不足又變鈔法朝夕改失信尤其甚遂使富商大賈陰伺國用將乏則不復入納惟幸變法以規厚利朝廷舉措及為所制而費本無餘之人至有待次累年者怨嗟盈路所不忍聞此其罪一也鬻爵為官戶童貫之弊法叔教去年倡為博羅自承信迪功卽依價以售遷理官戶蔭及二代應兼併之家遂與公卿無異悉免科

徭而貧民下戶乃苦差役破家敗產在在有之罪也叔教性與小人合回司事務取決于胥魁毛漸吏緣為姦莫敢誰何出歷交綱之屬非後賂不行三也夏稅物帛非皆給大禮之用也叔教今春申明行下諸路令七月終卷至行在計江西道里兩月程方至若此者是五月當納足耳州縣望風急于星火民間買絹一疋至錢八千多至十千此在朝廷無毛髮之益而于百姓有卹山之害罪四也權貨務利源所在頃者監官張純納賂狼藉叔教公然容庇又縱其姪擇佳物而市之純既敗露朝廷委辟士大有才者使為監官叔教之不恤也豈士大夫中悉無幹才以充是選哉罪五也廷尉者朝廷之獄天下之平也頃叔教姻黨張覲以賍污不法送



必以元...

寺根治俄干政府出之三尺安在哉罪六也伏望早賜黜責以警

失職之吏後二日降敕赦為徽猷閣待制奉祠 右宣義郎直秘

閣張元亨乞知蘄州元亨幼見建炎三年二月制曰爾潛偽之族久冒寵榮

乃敢請于朝為郡嶺外吾忍以遠方赤子解汝哉中秘清塗非爾

所居其歸銓曹尚異爾謀住圖自效毋重悔尤可落職送吏部元

免喪近三年至此方之差違當是因與朱勝非有連故敢陳之也 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

軍統制楊沂中將逐軍近日強刺人數並給據令自便自今違犯

統制已下重行停降使臣行軍法立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先是行

在諸軍多強刺平人為兵人有斬手指以自免者左諫議大夫唐

燁言輦轂之下人心必搖乃命軍劾權住招收仍令樞密院給黃

榜曉諭

乙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西兵馬鈐轄杜湛改荆湖北路

兵馬鈐轄依舊統制軍馬鼎州駐劄聽守臣程昌萬節制 太常

奏謚改資政殿學士王存曰莊定

丙午執政奏事上顧謂曰岳飛已後棄節尼瑪哈聞之必怒況今

正是六月下旬使可講究防秋倘敵人尚敢南來朕當親率諸軍

迎敵使之無遺類即中原可復也若復遠避為泛海計何以立國

耶 權尚書吏部侍郎劉岑改戶部侍郎岑乞依舊帶權子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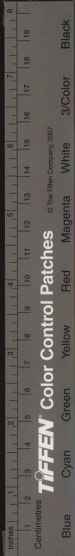
左儒林郎建州觀察判官黃或乞守本官致仕以所得陞朝恩

贈其父意一官吏即言事干風教望特依乞從之 右儒林郎



新紹興府觀察判官楊真卿除名潮州編管真卿建安人政和間
以恭肅遺梁師成得官累為本路漕屬至是談討論乃妄稱因進
伯祖德言靈州事宜補官都省以為不合審量遂得調言者論之
下大理鞠寔而有是命是月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隋州初飛令
前軍統制張憲引兵攻之月餘不能下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制
買司中軍統制牛革請行乃畏三日糧往衆皆嗟之糧未盡而城
拔生執偽知州王嵩送襄陽府磔于市飛之沒襄鄂也選鋒軍統
制董先頗有功先率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為將初直龍圖閣知
建康府呂祉入辟上召對于內殿祉奏今日之事當先定規模使
松江上下表裏之勢相接祉至官遂與左承奉郎通判府事吳若

右迪功郎安撫司準條差遣陳堯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至
是上之其說以為欲守東南則淮南荊州皆不可失朝廷宜亟圖
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隨其計今士氣未振難以
議戰但當謹守封疆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
甸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寺處合屯軍馬西與四川形勢聯
接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以抗禦雖未萌去凶逆南北之
勢成矣今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皆屯江左相去遠矣以
臣觀之必于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擊南北離散
之心慰四海未蕪之望彼作士氣以待天命其為說甚備克晉陵
人有能斯聲社尤信用之呂祉所上疏不得其日被建康知府題



卷之七十七

車襄陽及使遣待報之語當是襄陽已復之後章詔未歸之前故奉酌且附此月末

是月熒惑犯南斗

隨文

是夏偽齊劉豫以偽成忠帥許清臣主營殿前司公事使清臣

景靈東西宮等偽齊侍五年夏毀折景靈東西宮云云偽景昌五年即今年也金左副元帥宗維

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

左監軍昌自祁州之麻田大嶺避暑宗維希尹尋入見金主右都

監宗弼自鳳翔還燕山府率宗輔往會之遷西京樞密院于歸

化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秋七月戊申朔曲赦虔州降其州雜犯死罪囚釋徒已

下以招盜之未平者 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充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

卿兼權知臨安府

已酉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沈與求復為吏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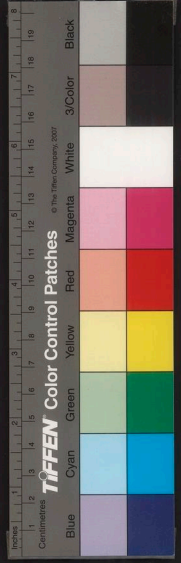
庚戌尚書刑部侍郎胡文修兼侍讀左諫議大夫唐煇試給事中

兼侍讀

端明殿學士新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席益充荆湖南路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七



及少...
及少...
及少...

車襄陽及使遣待報之語當是襄陽已復
之後章詔未歸之前故奉酌且附此月末

是月熒惑犯南斗據

隨文

是夏偽齊劉豫以偽成忠帥許清臣主營殿前司公事使清臣

景靈東西宮等 偽齊侍五年夏毀折景靈東西
宮云云偽景昌五年即今年也 金左副元帥宗維

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

左監軍昌自神州之麻田大嶺避暑宗維希尹尋入見金主右都

監宗弼自鳳翔還燕山府率宗輔往會之 遷西京樞密院于歸

化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秋七月戊申朔曲赦虔州降其州雜犯死罪因釋徒已

下以招盜之未平者 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充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

卿兼權知臨安府

已酉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沈與求復為吏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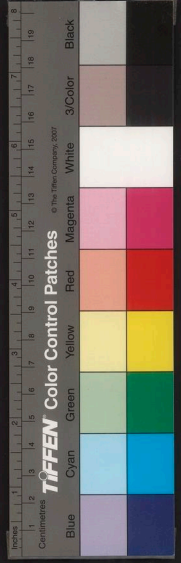
庚戌尚書刑部侍郎胡文修兼侍讀左諫議大夫唐煇試給事中

兼侍讀

端明殿學士新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席益充荆湖南路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七



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樞密院言本路見討捕楊么王瓌已元制
置使故有是命仍促令之鎮 詔戶部侍郎兩員通治左右曹職
事以侍郎劉岑有請也元豐舊制尚書一員侍郎二員分曹治事
艱難以未止除長貳各一員通管本部事至是並除兩侍郎故申
審焉 是日建昌軍亂殺知軍事左朝請即劉滂建昌兵素驕逆
取無藝滂以法裁之及是市肆聚博羣卒掠取不從遂毀撤其肆
毆傷其人滂杖而責償之衆憤兵馬監押沈敦智以俸婚代償且
以言激衆軍士修連饒育等相與作亂殺滂及其家通判軍事張
穡判官趙不停皆死賊遂竊寓居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王
羲叔權軍事盡刺強壯為兵欲縱掠傍郡羲叔諭止之乃嬰城自

守潯東陽人嘗為太常博士用近臣唐義汪藻李公秀荐守建昌
軍及是遇害 鵝克山歷載建昌亂在此月戊申朔蓋因汪藻撰劉
敦智事云七月一日敦智向兵士充先通知通捉得他去定是斬
了何自各人且逃避走聞至初三日修連饒育等知通又十月
一曰西子張澄奏王羲叔事亦云七月三日晚詣軍安劉殺死前
任知通初三日庚戌也故附于此日八月二十二日已交樞密院
言建昌軍賊饒育等殺官知通與慈而云修連竊異
今尚存之張致遠奏建昌城中被戮者萬五千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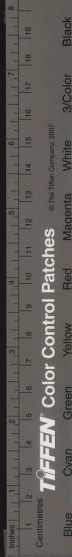
右朝議大夫知撫州孔傳聞變用樞密院計議官李萇旗榜招之
且乞兵於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以討賊傳道輔孫也

辛亥徽猷閣侍制提舉台州崇道觀沈晦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
安撫使晦過行在面奏藩帥之兵可用謂唐中年平安使用朔方
太原兩軍末年平安兼用忠武大同兩軍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



江建康太平池鄆每處各有兵一二萬用本郡財賦回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陸軍守隘彼難自渡設慶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而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犯則五郡尾襲而邀擊敵安敢遠去頃雖敵敢越中山何間正以兵少若太原則不敢南進一步此制稍定三年後移軍江北糧餉器械志皆自隨所至便成全盛晦又言大將與帥臣各有所職若全倚大將恐不能辦近年杜充總大兵在建康而帥臣陳邦光不為措置及元悅敵而邦光被繫以至周望去而濡東野逃郭仲荀去而李鄴降皆坐此也望揜虞兵二千付臣并令臣募敢戰之士三千泰用昭義步兵之法暮年後京口便成強藩况東晉嘗謂京口兵可用故北府號為最精唐亦用宣潤督手平淮甸時方以韓世忠屯兵在府故其言不行詔以湖南上供錢三萬緡為安撫司諸軍大禮賞給之費長沙舊無屯兵自李綱為宣撫使始將兵校二萬一千餘人戍其地轉運司言無菓名應副故以上供錢助之

壬子殿中侍御史魏玘乞詔大臣採司馬光之儀置總許使以大臣領之詔三省措置後不得賜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錢十萬緡為陰戎器之用仍以金錢度牒中半給之先是俊請造長甲三千短甲五千馬甲五百弓五千矢五十萬詔即軍中打造通費四千餘萬緡至是未畢也



欽定四庫全書

癸丑戶部侍郎劉岑等建陳臨委稅錢事輔臣言收稅恐增物價

更當令斟酌的確利害上曰第令條具若斂不及民一切聽之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樞密副都承旨楊應誠提舉江州太平觀

從兩請也 集英殿修撰李友聞提舉台州崇道觀友聞偽齊李濟父故

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贈右監教郎錄圍城中蠟書之勞也 是日

水賊楊欽攻鼎州杜木寨破之時折彥質自湖南報制置使王瑛

以為賊不可招瘞乃遣兵戡其未稼賊乘大水攻寨破之忠訓即

鼎州通判許筌為所殺官軍死者不可勝數賊愈增氣許筌明

甲寅詔博羅投校尉人粵免本身丁役許用蔭承節節承信迪功郎

理為官戶有田五頃者與免差科一次若五頃以上令用家人充

役先是殿中侍御史魏仁履言徭役不均貧民重困故有是旨

左奉議郎湯鵬舉通判詔興府鵬舉為宣諭官而荐召對不果用

俄改知廣德軍鵬舉改命在此月丙子 高書駕部員外郎宇文師瑗主官

台州崇道觀從兩請也師瑗嘗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言者論

其年少資淺罷之上急虛中翌日詔賜虛中及章誼孫近家錢各

千緡

乙卯祠部員外郎范同言師亮在和太抵剛秉豪健之士以氣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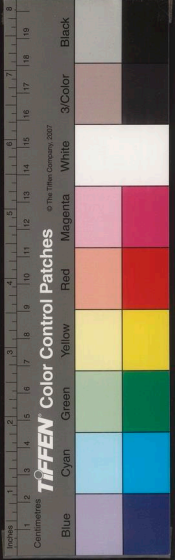
高始由小嫌寢成大釁然古之賢將急公家棄私讐拾怨忘憤終

成念名者蓋不乏人陛下拔用才傑禮遇勳賢倍極榮寵固將惡

惡

惡

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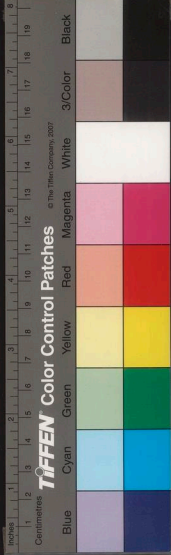
藉忠力掃除腥穢一清寰宇恢復祖宗之業而道達竊議以為將
帥忌韓睦之義託織今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軼已或恃勲勞而
排抑新進蕃如是他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及其細
微易於改圖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為戒追漢唐名將而踵其跡豈
惟社稷是賴而勲名罷位不享始終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劉與
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不叶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為世
忠與張俊所忌故同及之

丙辰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為檢校少師
奉寧保靜軍節度使錄事人闕之功也于是本司統制官芑州防
禦使知秦州吳玠陞定國軍承宣使自楊政以下宣撫司皆用使

直指揮以次第賞翰林學士蔡璉禮部制有曰陸海神準既失秦
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御史中丞辛炳奏玠方擁重兵
樞要害以屏翰四川乃云既失秦川之利又云敢言蜀道之難不
識何謂併乞改正毋使遠方大將重以為忌詔學士院貽改遂改
秦川為秦中既而璉禮引咎乞黜責詔赦罪

丁巳詔自今年為始令左右司歲考即官功過治狀優劣上省取
音賞罰復舊制也

戊午入內侍黃門李廌除名杖脊刺配瓊州牢城廌飲於韓世忠
家即坐上手及傷弓匠闕寶事下大理寺殿中侍御史魏矰言內
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其於防微杜漸豈得不



過為之慮建炎三年嘗禁內侍不得闕通主兵官及據朝政如違
以軍法處之乞中嚴其制以謹履霜之戒故有是命 資政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王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屢遷言新除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係親妹夫
乞一開慢差違制勅庫言職事別無相干不合回避詔劉與彥照
會 資政殿學士知衛州謝克家薨詔例外賜帛五百匹官給葬
事

唐申詔自今課院全闕官其印記權令門下後省官寄收前是掌
於胥吏言者恐其漏泄也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言近於逐處
置到產業除納送稅賦外其餘應干科配和預買之數州縣並不
理為官戶與百姓一等均科伏望並賜蠲免詔俊係主兵大將特
依奏中書舍人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粒米寸帛悉出民力
陛下哀憐元元膏血罄盡於是以權宜之法俾士大夫及勲臣戚
里之家一切不問其存亡及官品之高下遇有科敷與編戶一等
蓋歛寬民力均有無今俊逐處產業必須浩瀚使其獨免科敷則
當均在餘戶是使為俊代輸也不惟民力已竭而又加重焉且人
心謂何哉兼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萬一皆援此例以求於陛下
將何以應之乎臣以謂令之二三大將當極貴足使其能體國愛
君克自祇畏則可以長保富貴傳之子孫世世不絕何必歛百姓
之怨恨致在廷之煩言而求分外之恩快一時之欲蓋亦不思之



欽定四庫全書

甚也望命有司檢會見行官戶科數及和預買等條法劉與俊詔
令以次官書行舍人又言從俊之請則是陛下之德雖加於將帥
而害及於編戶夫民譬則肌肉也將帥譬之肘臂也愛一身者四
體均愛其養若曰惜肘臂而剝肌肉以養之其可哉代望斷以不
疑收還所降指揮是乃所以安俊也乃詔前降者勿行仍劉俊照
會按此時後省乃張綱常同王居正三
人未知此二章何人所上也當考統領忠義軍陸全特轉兩
官全本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初趙部曲後從統領官武功
即范賢戎吉州甯馭下嚴全俱誅與其眾叛去至是在韶州湖南
安撫司統制吳錫遣使招之全聽命其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論
竇討賊罔功乃降竇為致武即付本路帥司責令自效
范賢降官
在八月戊

軍

詔故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曲端故親衛大夫明州觀察

使趙哲並遣復舊官日歷不云後何官魯雲云哲遣
復武功大夫建州刺史忠愍後悉還端所

得恩謚曰莊愍制畧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甲還舊職

加責美名哲之制曰屬權臣之用事敢專殺以肆威其還橫列之

名仍假廉車之重先是言者數論張俊殺端哲為非是故哲復之

已而哲子承節即洪訟于朝乃錫哲同州觀察使告身也趙哲族
給告身

在八月
戊戌

辛酉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建炎中興詔旨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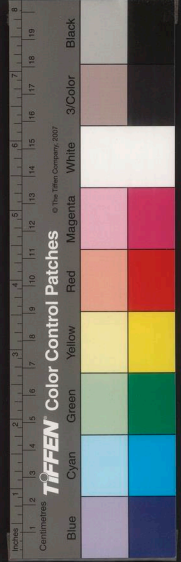
冊詔送史館

壬戌翰林學士兼侍讀史館修撰蔡密禮充賢文閣學士知紹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七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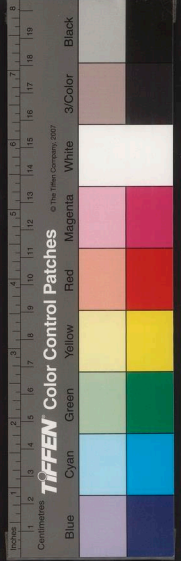
府密禮屢為御史中丞平炳所攻乃引疾而有是命直秘閣新
知秦州王圭為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專切制置虔汀漳州賊
盜左朝奉大夫林杞知池州杞初坐殺張政故遠竄至是復用
右奉直大夫致仕即伯温卒於捷為時年七十八伯温有聞見錄
辨誣等書皆行於世

甲子保義郎蓋球為閩門祇候以在海州手殺金將王金中之勞
特錄之也江西安復等州制置使岳飛復鄂州時李成既遁去
與金偽合兵屯鄧州之西北飛遣統制官王貴出光化張憲出橫
林前二日王域下賊兵來戰統制官董先出奇擊大敗之賊將
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府是日資

殿政大學士宇文虛中自雲中始之金國時宣撫處置司所遣使
臣楊奐初見建炎四年再至雲中府虛中遺以誓書經文并跋語大
畧言石頰雙林所未出世氣象已咄咄逼人又言當堅忍其心有
進無退眾虜將降吾適自勝又言若見尊宿併可告此蓋言達錫
林牙勢浸盛欲張浚以其言白上也後數月安始至閩州宣撫處
劉子使司昨于建炎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差使臣楊安貴文字字新
去陽地河東雲中府以東尋字又相公按下令據本人回司供祈
稱當年十一月初三日到雲中府尋見吳先生名鼎係西京人元
字文相公門下幹當安遂具說話來因依本人指引前去南驛見
相公將所費文字下了不敢說話回至涪州為無文到放投下張盤盤
金三兩亦不敢說話使回至涪州為無文到放投下張盤盤
羊年得脫後來蒙嵐州給到公據至今年六月內到雲中府再
見相公具說因依安費今秋頭回去又蒙相公分付經一卷詩一
首又說國相要我入國恐去你已次時千萬將所費文字先呈宣
撫司乞令人將往本宅傳語相公已次并大机宜小机宜且照管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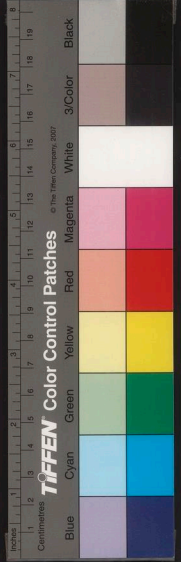
交久以... 李... 以... 鈔

宅震去年七月十七日離雲中府親見相公入國去安地還回
司今月十四日到蘭州赴使司出頭使司令將使臣楊安書到若
書二張經一奉詩一首封作一匣專人費掌前去請照會親自開
拆辨認前件文字是與不是奉使樞密相公親書如委是指是即
具保明文狀供申守待投進施行仍即將前件文字如法封角如
匣分付差去人費掌前來右劉運至潼州府兼使司奉議字文徽
歇依此疾速施行仍不下司紹興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印押印押
按張直節安稱色呼美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才昇高立名曰
思謀疑楊安所稱吳
昇印是此人者考

丙寅詔江東安撫使許詒水軍千五百人仍賜錢三萬緡為造船
之費先是言者慮賊兵侵北江淮詔沿江諸帥嚴加備禦故帥臣
呂祉有請焉 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內侍者押班陳永錫兼
主管往來國信所 是日神武右軍統領官趙詳等引兵入建昌
軍執叛兵誅之先是朝廷命詳自虔州進兵而江西制置使胡世

將亦遣左朝請大夫奉司參議官侯慈中軍統領官印贊與之會
前一日慈等至城下推軍事左中大夫王義叔遣叛兵劉淨等就
招盟日軍士脅從者六百餘人解甲出城其首謀猶不出慈等縱
兵入城賊敗走追殺五百餘人時降者尚懷反側慈盡誅之既而
義叔待罪於朝士民言其有撫定之功乃詔放罪慈又劾兵馬監
押從義帥沈敷智之罪遂罷之仍賜世將詔書獎諭於是叛兵所
掠金帛子女多為慈所取而去慈懸免也

戊辰詔御史中丞平炳稱疾既久亦屢抗章顧柏臺非養病之地
可遠其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先是樞府全闕官炳欲還乃
教論胡松年恭密禮之失摺據細故毫髮必聞未幾炳疾逾月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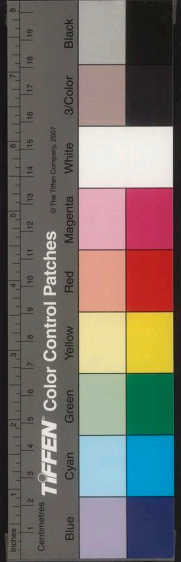


及父以死事者及金

年執政而密禮補外會炳疾小愈未能進朝乞不妨本職先赴本
基治事許之議者紛然謂從官治事而不赴朝參為不恭中司如
此何以掌朝議語聞故有是命此以朱勝非開元錄參修炳乞先赴本基管幹執事在十七日甲子
四日也益未罷前初江西制置使岳飛之入覲也以秦州軍事判官朱夢
說偕行夢說直和間以布衣上書切直故飛辟之夢說嘗遺炳書
言時尚倉色之荒多無用之物二聖播遷未還中原陷沒未復上
無賢相朝乏賢臣因責其不諫炳携書以奏飛乃厚贖夢說而謝
遣之北墟中興姓氏錄附入夢說已見建炎元年二月姓氏錄又除和漳州掛飛入朝在今春去此已久又炳亦久病恐非錄此求去也日歷今年八月二十七日甲辰錄世忠狀秦州軍事判官朱夢說體完列知永州劉唐不法則夢說還任吏部尚書沈與求
必在春夏之間今且附此更求他書參考

燕侍讀

已已執政進呈內降公事上諭曰近民間又造飛語多及內侍此
書何足惜恐因而生更不可不止絕之朱勝非曰恐軍中亦有幸
變者更乞諭張俊楊沂中使之机察然內侍輩亦望約束令省事
上曰何嘗假借此書兼已戒俊與沂中但令臨安府略加振治可
也趙鼎進曰民言可畏亦不可不採願聽陛下所以致此言之由
上嘉納之 詔戶部措置錢物二百萬緡增數和糴舊例朝廷歲
降本錢三百六十萬緡約糴米九十萬石至是中書請增糴馬
右朝請大夫新知筠州白黃中追三官放罷黃中時中從弟也以
時中任入官嘗為陳州士曹都水監丞至是乞量而論者論其



始者專用濫賞循九資而九年之內又轉十官僥倖太甚豈可當
民社之寄故有是命

庚午命寄執按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帶到軍馬光世時自池
州入朝見上言今軍中錢糧既已不足器甲又漸足脩臣官職起
踰衆人所願竭力報國它日文官紀中興名將帥書臣功功第一
上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光世懷然而去 降授和州
團練使辛企宗乞討建昌軍賊上諭大臣曰聞企宗在建昌僅以
身免乃使人乘京經營差甚討賊頃嘗遣往福建平范汝為怯懦
無謀養成寇止如王瓌在湖南玩寇日久卒無成功而企宗又
瓌之下惟務交結本無寸長可用也朱勝非曰陛下洞察諸將才

否不勝幸甚

辛未殿中侍御史魏矸守侍御史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霏行右司
諫監察御史張致遠為殿中侍御史時致遠在適未至也於是矸
首論自治之策且言諸軍比日以來或造言惑衆強行捉募或劫
掠財物或殺傷農民朝廷雖付之有司而未克究治自古善用將
者必宰輔因其事機而御之有術臺諫因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
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今宜訓飭諸將謹身率下使士皆心悅誠
服安請不擾仍委宰輔以馭將之方責臺諫以敢言之義庶幾上
下交儆紀綱克振矣 大理寺丞韓仲通請武臣之有戰功者陞
朝之後帶勳階以示旌別吏部立法神通龔彝人也 明平二月
丁酉立法



卷之八

高嚴羅州島人先金與其徒十餘人泛海詣泉州風折其槓泊泰
楚州境上詔付沿海制置使郭仲荀養贖伺便舟還之據金光所
三日自毛羅島起舟當日遇風至二是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
十八日吹到淮南地分今附降首日

承旨童誼給事中孫近使金國還入見初誼等至雲中與左副元
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論事不少屈熊克小屈云誼至金廷與其左
屈按此時國新方為右副元帥金人諭令亟還誼等曰萬里啣

命兼迎兩宮必須得請乃金吾衛上將軍蕭慶受書初誼等之
行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書疆一事未定而宗維

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王繪紹興甲寅通和錄據件李
江南檀自呂城魏良臣等云前此丞相惠書止云淮
南不得屯駐兵馬繪所云丞相即尼瑪哈今擬取附見蓋欲畫疆

以蓋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上嘉勞久之
壬申中侍大夫華州觀察使荆南鎮撫使解潛特遷協忠大夫以

川陝宣撫司言其討賊之勞也既而潛奏統領官胡勉績效復進
勉二官事祖在今年二月已
西勉九月丁巳轉官

癸酉初命大理寺丞許判定見行新例時議者乞明詔有司應小
大之獄既得其情一斷以法無使一時之例復預其間如有斷刑

舊例法家所援有不可去者乞條具申上付之所司立為永法布
示中外使知所遵守庶幾刑罰平久人無冤濫刑部勘當自國朝

以來斷例渡江以來皆已失散今所引用多是自建炎以來近例
若建炎以前皆出官吏省記聞亦引用至於進擬案用例或罪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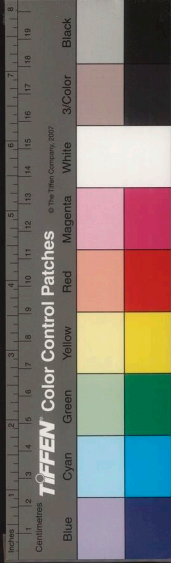
建炎以前皆出官吏省記聞亦引用至於進擬案用例或罪輕



而引用重例或罪重而引用輕例或有例而不引無利而強引即無監察斷臯指揮欲乞將本部并大理寺見行斷例並臣僚建議元符斷例稟集為一行下大理寺委自丞評判定若特旨斷例即別為一書俟成書申送刑部看詳較正其不在新書者不得引用如引用失當許本部檢察斷罪上之朝廷乞頒降施行故有是旨詔撫州建昌軍依舊隸江西路南康軍依舊隸江東路先是置沿江三大帥因移易其屬郡至是建昌軍亂朝廷及江西帥司皆已遣兵討捕而江東帥司獨未知故兩帥之是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鄺頊以所部至襄陽府初岳飛之出師也上命光世遣兵五千為之援及是始至焉此據岳飛九月十一日所奏

甲戌皇叔涪州防禦使士從為涪州觀察使士從前知西外宗正事以例遷也

乙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試刑部尚書給事中孫近試尚書吏部侍郎卞直學士院起居舍人王居正試中書舍人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上曰官軍既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殺戮恐須劫掠耳上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其令有司懷恤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建建寧臣建康抗秀之守臣皆為其下所囚率歸罪於有司以為失於撫循臣聞建昌兵悍劉濬稍裁以法亦守臣之職乃并其家皆碎於賊此而不懲失刑甚矣願錄濬之死以白其冤乃



父子不更李王金

贈滂左朝請大夫通判軍事張域亦贈三官各官其家三人軍事

判官趙不倚亦贈三官官一子云 尚書都官員外郎魏良臣移

吏部祠部員外郎范同移考功 友文林郎平江軍節度推官趙

雋子政京官以同知太宗正事士儂其在建炎間有勤王之請也

事在建炎
三年三月

丙子左朝散郎印彪知秦州

丁丑左朝請大夫提舉虜南西路買馬李頔貶秩二等時預始市

戰馬五百至行在類皆低弱故責之 武功大夫神武後軍幹辦

官張旦為左武大夫唐鄧州襄陽府安撫使知襄陽府親衛大

夫安州觀察使神武後軍中節統領牛罕為安撫副武義大夫葉

州團練使李道充四川都統制承信郎神武後軍準備差遣周識

為右承奉郎知遂州承信郎神武後軍準備差遣孫革為右承務

郎簽書襄陽府判官廳公事皆用江西荆南羊州制置使岳飛奏

也 功偽齊劉豫聞岳飛復襄陽遣使乞師於金主晟以求入寇

金主以方遣韓肖胄章誼未聘未可起兵偽奉議郎羅誘上南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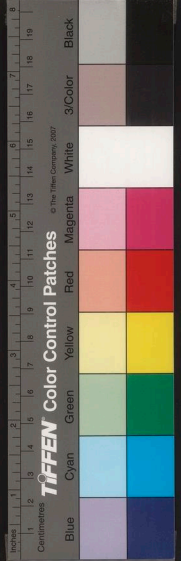
議於豫曰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陛下據全齊之地豪傑之士雲

屯霧集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躋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

下隱忍不發者毋乃惑于四議乎臣請為陛下決之其一曰方以

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敗迫不得已之意陰結猛援速求剪伐成

即為君敗即不失為忠臣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北面奉符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勢退而復辟猶且為蓋粉況又甚焉者哉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塞之略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今宋之所保不下百郡西有山川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摘山之美倍資海之利其路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若不乘其幣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向則我濟一敗塗地此可決者二也其三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得民心也若發而從軍定失民望夫趙氏奄有神龍僅二百年其于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而頌大金威惠固無異心使彼和聞稍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此可決者三也其四曰陛下

臨我國事孰委而元子亦不宜輕動臣謂陛下傳之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直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齊祚得永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脩陳之且兩淮膏腴千里表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金陵重地得人守之則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退保吳楚略無意乎此天所以遺陛下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淪泗遙蕩江浙乘隙進拔金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為內地矣此地利失其守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資賢相趙氏自播遷之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狂妄失大臣風兼有私門之僻常為利所移未勝非難老臣然守法具位怯於圖大事秦檜智小而謀大



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
至於范宗尹口尚乳臭言不顧行又無足道者是數子者皆闖茸
士非宰相才也况復互為朋黨此入彼出視相府如傳舍一旦倉
卒其君惛惛於上百官反送于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
可擊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將彼所用者皆庸瑣劉光世
維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北上之役不可以言勇世忠
於永安又蕭啟隨於沐陽至於張俊尸祿享食坐於卒伍爭利徒能費太倉米是
三子者曾無毫髮功而又挾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驕侈淫泆權
勢相尚結怨連隊未始少和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彼自敗
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眾收飢悴之犬驕縱不治間有

遇事親費而後行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太子天下之卒彼
既無宗室又失儲位設有軍事數與為謀此王孫而內危可擊者
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為先彼自擊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
間日之米兩浙之閭賦歛橫出官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佻求之
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不亡何待此民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
我無四議之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帥取天下如反掌臣
謹上議豫見之大悅賜錢帛百匹乘傳赴闕以誘為行軍謀主此
偽齊錄附見叙臣之策卒不立書書之以見誘
所為四可決者皆劉豫所忌朝廷所當知也

是月豫登調羹浙魯海五郡軍民之兵且二萬人屯幕之膠西縣
集民間之舟大小五百裝為戰艦以其偽閭門宣贊舍人知魯州



卷之二

劉某元都統領叔將徐文為前軍教言欲襲定海縣

此據日曆今年十月五日

軍賊崔寧等案致附入 偽皇子尚書右丞相梁國公麟與右丞相張昂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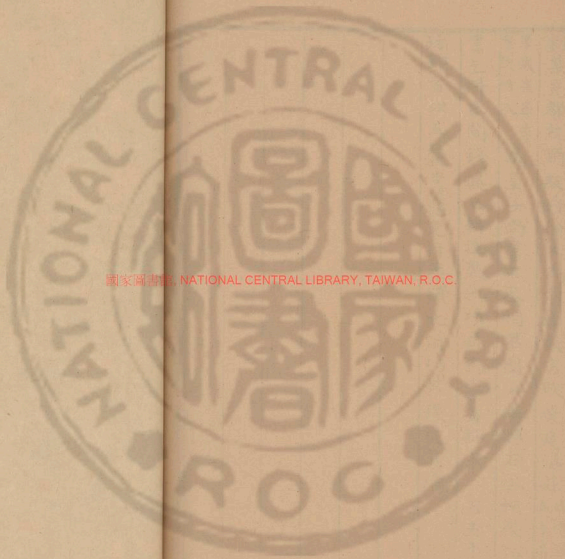
書之科民間錢糧已耕種熟地項畝高率每畝出二百五十文在

坊郭者以五釐營運免行等錢比附均敷豫從其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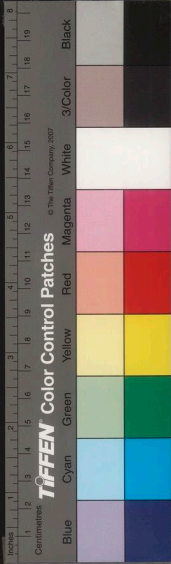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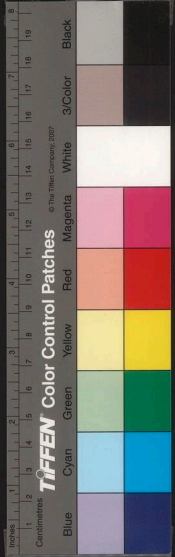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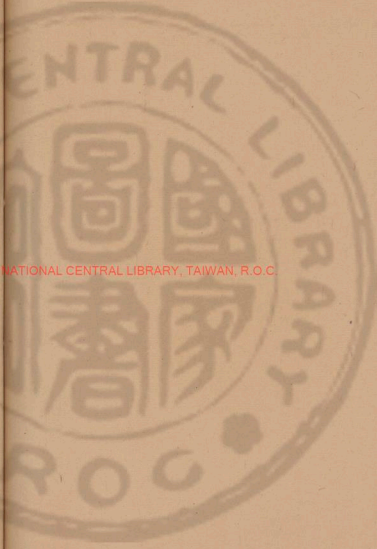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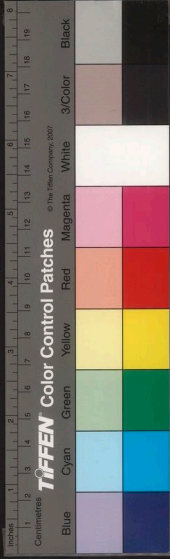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入見冲立未定上云以史事名卿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冲因論熙寧割制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地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詳論讀畢上頓冲云如何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時祖宗之法誠有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當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還謫其後夷簡知仲淹之賢卒擢用之及仲淹執政猶欲申前志久之自知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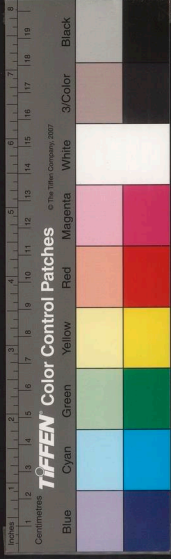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已見非毀前人盡變祖宗法度上謾神宗
皇帝天下之亂寔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極是朕最愛
元祐上又論文事冲對先臣修神宗履錄首尾在院用功頗多大
意此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安石壻蔡卞怒
先臣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紹述神宗其實乃蔡卞紹述王
安石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哲宗皇帝
建錄臣未嘗見但聞盡出奸臣私意上曰皆是私意冲對未論其
他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上曰正要辨此事上又曰本朝母后皆
賢前世莫及道君皇帝聖性高明乃為蔡京等所誤當時蔡京外
引小人內結閹宦作奇伎淫巧以惑上心所謂達君之惡冲對道

君皇帝止緣京等以紹述二字執持不得已而從之上白人君之
孝不在如此當以安社稷為孝冲對臣頃在政和間嘗聞道君皇
帝六鶴詩一聯云網羅今不齊回首不須驚宣示蔡京等云此兩
句專為元祐人設以此知道君皇帝非惡元祐臣蔡上曰題跋小
詩雖可以見意何如當時便下一詔用教舊臣則其事遂正惜乎
不為此冲對若如聖諭天下無事矣上又論王安石之姦曰至今
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
如此冲對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為害于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
頤曰不然新法之為害未為甚有一人能改者即已矣安石心術
不正為最大蓋已壞了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為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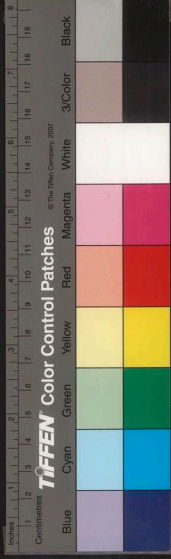


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夫身為無窮之恨至于安石為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是劉豫不是罪過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上曰安石至今猶封于豈可尚存王爵 詔泉州竊管人孫觀持於今遂使觀始坐贓獄死至是工書訖枉事下刑部刑部言觀所犯未嘗置對止據衆証定罪於法意人情要是未盡故釋之已卯右中奉大夫陳古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兼宣撫使隨軍轉運副使右朝請大夫賈若谷為利州路轉運副使用川陝宣撫司奏也古為張浚拔授至是列官諭再歲始申命之命未至而王似

已用便宜移古知瀘州元瀘南沿邊安撫使成都續記古以紹興二年五月九日列任

今年九月十三日改知瀘州

庚辰御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元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既名歸言者救上章謂若無大帥必失兩蜀上與朱勝非謀曰西帥難其人欲以趙鼎為之如張浚故事勝非曰聖謨如此臣謹奉詔自是言者益力踰月乃有是命鼎皆身辭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王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堇諫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便宜然涉專之可也特勝非以病疾在告鼎詣之曰今川陝兵柄皆屬吳玠大帥無它能制玠足矣若官與之同豈能制乎勝非曰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宣撫邪鼎曰頃得一使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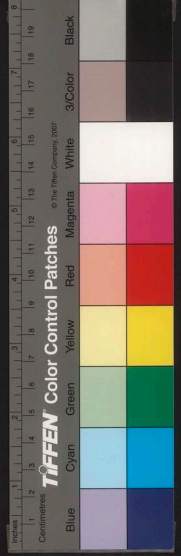


宣撫上者乃可勝非曰偶疾未能造朝公難自言即同官言也時
陽陰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之趙鼎行寔是時當國者不可否事
人者願集由是見忌極盛院宰相兼領言者論其失令參知政事
通知其事上以為然于是思者益切至是除川陝宣撫使皆忌者
也說

州鄭作肅各進官一寺以刑部言御史臺去歲平及臨安府等處
獄訟二十二事比諸路最多用手詔陞黜也 詔吏部編七司例
冊時有旨六曹細務令長貳治其事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
例決之無例條者酌情裁決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胡文修言
以例決事吏部最多若旋行檢例吏得為姦邀求貨賂乞將應干
勅劉批狀指揮可以為例者各編為冊今法司收掌以俟檢閱從

之 二十六年九月戊辰所書可參考

卒已執政進呈侍御史魏江論淮東西屯田利害上顧孟度等曰
招集流離使各安田計最為今日急務遂舉鴻雁美宣王詩謂中
興基業寔在乎此孟度曰誠如聖諭胡松年對曰古人圖必成之
功為必敗之計於是屯田若趙充國破先零羊祐守襄陽是也
朝廷行屯田累年陰荆南解潛略措置其餘皆成虛文無寔效上
曰卿論寔效拙是松年復對曰漢宣之治總統名寔信賞必罰而
已天下事固名以責寔無不治者如屯田一事尤不可欺一歲耕
墾田計若干收穫幾何便足以稽考上曰卿寺可商議條畫未工
當力行之後二日未勝非言今日之兵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



黜以糾其失職三日序進以謹其官守欲望陛下因任之外更取是三術而力行之則用人之道罔不周盡竒又言國家養兵多矣其屯行在者是三之一諸將聞有不鈴束其下一兩月來造言惑眾者有之槍人強刺者有之或以取贖為名劫其財物或因株黨之役殺傷人民訟牒紛紛朝廷雖遠臨安府大理寺根治而主名不獲非府寺所能辦也臣竊攻自古善用兵將者必也幸孰因其事裁而御之有道臺諫乘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能使兵綱紀既張人主可垂拱而治矣因舉唐韋處厚李德裕李勉溫造事為證上納其言乙酉輔臣進呈上曰朝廷當為官擇人不可為人擇官紅論隨直器使正得用人之道胡松年指疏中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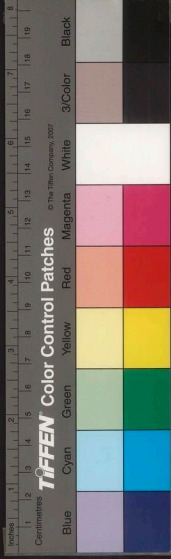
朝廷用人誠能毋分朋類毋徇愛憎則大公至正之通行矣天下

幸甚乃詔前章合三省遵守次章劉與諸將賜紅五品服

戊子趙鼎以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時鼎因辰事言臣今所行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邪上悟是日輔臣進呈朱勝非以疾不入孟康胡松年言鼎使名與王似盧法原吳玠相似請易一使名上頷曰此是朕不思不魯與大臣商議所以然者使卿知出自朕意別無嫌疑鼎奏荆襄乃川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為然故有是命

己丑趙鼎開都督府治事鼎奏以秘書省正字楊晨樞密院編修霍龜大府寺丞王良存并充幹辦公事從之錄端友子也

端友武進人故



吏部侍郎長除命在庚寅癸丑今併書之初上以親筆台都大王管川陝

茶馬公事趙開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景福殿使宣

州觀察使致仕黃冕赴行在命川陝宣撫使津發而宣撫使王似

等數言錡守邊不可遣又奏開規畫利源深知首尾若行津遣恐

權官未諳知經畫次第有誤邊防大計望權留閣在任俟事宜稍

息日津發從之是嘗為成都府兵馬鈐轄

庚寅神武中軍中郎將馮養罷王官隆德府路安撫司公事元本

軍右部同統領賽自閬州從張浚赴關因隸中軍統制楊沂中慶

下故用沂中請而遣之

辛卯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韶州居位莫壽典改正於今遂使初

傅妻淑人劉氏投匭訟靖康之末太上皇帝出郊係吳玠同內侍

李石金湫賈文字入城共日傅被拘在金寨內並無干涉且引兩

浙轉運使王侁為證保以為然先是朱勝非疽作於背徧召醫工

不能料理有以傅家給使為言者勝非用之一日而愈勝非方念

無以酬其勞而傅家予之金使為之請遂有是命以紹興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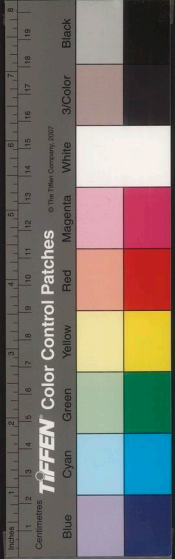
日李誦勅莫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廣東循惠韶連數州與郴

度接壤自鄰寇深入踐破無餘今則郴寇未殘韶連疲於守禦而

廣州之觀音惠州之河源循州之興寧千百為羣緋綠異服橫行

肆掠以眾為強吳錡既還湖南韓京耆稱怯弱海荒迫遠奏報稽

時臣聞朝廷近遣趙祥一軍招捕度寇因降德音聞其自新之路



廣東與度犬牙錯境今號魁首多是度人願推廣於天恩以撫綏於邊域令祥與章相為叢援諭度守與廣東師審取事得宜強梗而必誅實腸從而固治乘此軍力老務討平乃嚴養寇之刑雖云官不宥大革相蒙之獎每先事而圖非惟良民不陷於非辜庶幾陛下得行於仁政從之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知階州光熙河路經畧司中軍統領權王管五軍軍馬李永琪為右武大夫武功大夫兼閬門宣贊舍人知岷州光熙河經畧司前軍統領段傑令吉州刺史永琪等皆閬師古即曲先是宣撫司用梁洋牽制功全軍進秩至是申命此亦饒風前功賞也

壬辰命吏部員外郎汪世溫等考選人秋試刑部員外郎劉藻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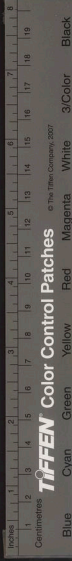
試刑法舉舊制也 徽猷閣待制知衢州宋伯友與降授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揚州宋孝先兩易仍命伯友兼程之鎮孝先乞解終喪許之 右迪功郎李托追所授官左朝散郎胡蒙貶秩二等侍御史魏玘教言杞本庸人蒙宣諭浙西黃叔教做大臣意風之論喜得官旋取私醞即色親望不敢復治駭問如章故紕之 癸巳太常少卿陳楠言今日之弊物貴而錢少祖宗以來有司鑄錢之數既多而泄於四裔其禁甚嚴川陝之間以錢易銅而行之至於私造銅器及私賣幣者悉皆有禁令鼓鑄僅有其名約工既大勞費既多而官鑄所入無幾議者往往以錢監為可併不思國之重寶與其他場務所入課利不侔但得博求銅本廣行鼓鑄不



當計數使議者併也今之強場犬牙密接僞境利之所在民以死
趨之江淮海道難於議祭其日夜泄吾寶貨者多矣又銅器布於
天下不可勝數皆毀錢而為之破銅本之盛鼓鑄不聞何可得也
望待詔有司講求其弊厚銅本之積廣加鑄之數重外泄之防嚴
銷毀之禁庶幾國得專其權而民用不乏當務之急孰先於此事
下工部勘當會朝廷多事未及行

甲午尚書省言大理寺左斷刑是議法所在天下奏獄皆經取決
其間刑名寔有疑慮者自丞評以上次第咨稟或聚廳會議如各
執所見本寺不能從不免巡白刑部本部即依公與決如不能
決方合上省舊來每歲之間不過三五件其所稟誠並是議論精
確適合情法可為規例近來法寺畏其疏駁全不任責丞評謾各
立說卿正以次隨而書之次第上之朝廷坐待處分方行擬斷遂
往後淹延刑禁詔刑寺自今獄案如刑名輕重委有疑惑即依例
巡白合刑部與決行下又不能決聽上都省若有妄作疑難立議
不當之當議黜責

乙未左宣敕郎中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為左朝散郎充大金
國軍前奉表通問使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王繪為武顯大夫副
之仍命良臣假工部侍郎繪假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各賜金帶
一裝錢千緡官其家三人僉從有官者連秩四等白身人補初品
官以行詔以餘杭踰南上下湖地置孳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



臣萬提舉每馬五百匹為一監壯一而北四之歲產駒三分斃二分以皆有賞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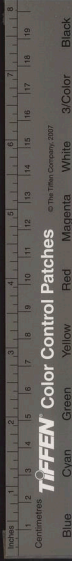
丙申詔追王安石舒王去毀抹時右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聰聞拜行上疏曰臣聞書曰除惡務本又曰政事惟醇今國家舉事未能大有為者豈非政事未醇豈非惡未除本安石之不利趙氏其寔迹可見乃陛下世讐天下所共知然其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足以深惑羣衆中人以下解有不為安石壞其心術陛下若以其嘗被任遇不欲痛加懲艾至如傳習安石之學閎者謂宜深加屏遠過於防寇蓋彼之邪說易以動人為之地者則必曰政事雖有不善學述過人若謂讀書為文過人則誠有三豎有

學術善而政事不善學術不善而政事善之理但乞陛下因對臣下訪安石之高人有意向稱佐之者便可見其用心之邪正仍願陛下赫然發憤從中下明詔其言神宗皇帝終棄安石不可以慰在天之所存謚議乃以又高言若并王爵稱之則為文王寔為儲趙蓋當時太常博士許彥一意論事幕下侈大安石輕蔑祖宗此來若不追廢謚議恐無以示天下曉群聽競群動立政事况方命重修二史甚感舉也若此論不定徒令天下後臣終得以議宣聖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若追奪安石之謚雖若不急其寔舉直錯枉之要道靖康初已詔追奪安石王爵至是始毀其告焉

哲宗新錄

安石附傳

詔江西和買綿折納錢每匹減作六千省人戶願輸正色



者聽鷹洪州和買其八分輸正色二分每匹折省錢三千至是帥臣
胡世將請以其三分折六千省又言願宜踴賣請每疋增為五千
足戶部疋為六千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臣嘗易穀剝之六四曰
剝床以膚君者民之所載也剝民不已必及於君今江西錢破之
餘軍旅轉餉殆無虛日鎮南軍和預買絹自起催至六月纔納及
一分民力不易自可想見奉州中之折納價錢朝廷從之是欲少
寬民力每疋令納錢五千者此之舊折二分價例已增一半若半
若比二浙見價每疋計多一千五百可以已矣戶部勘當便令折
錢每疋六貫文足其是八貫省耳是於三等之中獨取極價欲乘
民之急而倍其歛也物不常貴官有定額民得承織則絹有時而

易辨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世將出自禁從戶部天下取則
所宜推廣聖德慰藉遠民乃旁觀市直錐刀取贏幾同商賈剝床
損下恬不知怪和買舊給奉錢每端一千方時多難白取既非得
已戶部乃用極價雖坐致數十萬緡豈陛下本心耶臣抑聞之山
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賣漏卮一二年間費用漸虛比之會稽
已數倍矣使戶部下能均節則雖匹絹百千橫費無緣元足封倫
法津之語規徵仁義之效惟陛下慎擇而力行之疏奏故有是音
荆南鎮撫使統制官平太貸死除名令奉鎮自劾岳飛之沒棄
節也上命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助之潛令大將卿兵千二百人
赴襄陽飛命太駐清水河以掩賊太不聽自鄧城擅歸且都潛不



即遣反孟申太先沒襄陽飛恐之押太赴軍前與免罪責以自效

詔太罪當誅賊時奮死令潛分析言者論曲直未判刑罰無章之

令潛押太赴行在聽區處庶幾軍律稍損且免二人更有論辯漸

成仇隙潛坐降橫行一官潛降官在九月癸丑熊克小歷稱湖北

誤也飛北月王寅始除湖北制置使岳飛劾辛太又云太歸荆南皆

耳潛自建炎末寓治宜都至今太歸荆南蓋飛按章有云太擅往

荆南鎮撫使鮮詔諸軍不得陳之自往虜西買馬先是神武右

軍遣將官曹童持羅錦練銜至橫山寨市馬又增其直予之提舉

官李預以章所持皆蠻人所未見恐後無繼乃以本司所市馬五

百付之因奏共事且謂若諸軍更求收買則臣無復可措手足乞

候綱馬到日取昔截撥庶事歸一體故有是命 承節即李侑元

閣門祇使以江東淮西安撫使劉先世言侑係廊延邊人使喚得

力故也言者論先世陳請涉私不平者眾乞當此異恩以待戰士

乃罷之

戊戌吏部尚書沈典求兼推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常同兼史館修

撰 宗正少卿范冲為起居舍人始冲入對向奏臣與趙鼎姻家恐人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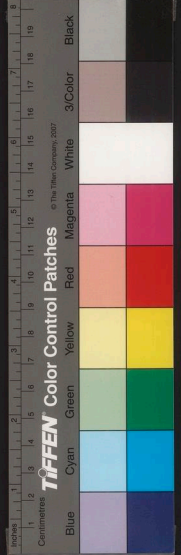
房公事虞虞為起居舍人始冲入對向奏臣與趙鼎姻家恐人謂

臣因鼎以進則無自明上曰鼎未嘗荐卿朕因典常同論修史

言及故家教人朕以為無如卿者故累召卿非由鼎荐也是日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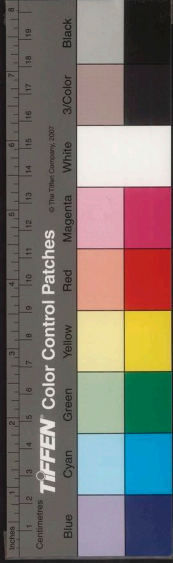
至漏舍中書吏以陰目示鼎鼎謂朱勝非曰冲初除宗卿已不獲

避免今又遷擢恐抑物議勝非曰前日當自得旨如此不敢不進



擬更自上前言之及進呈陽復申前論上不許會侍御史硃論
冲澧皆執政親當不當用後三日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奏臣叨
聯政府難於三省進擬人才不敢干預緣臣前妻係澧之親妹妾
於人情有嫌乞與澧閑慢差遣而昂亦奏臣與冲姻家雜職事了
無干涉法不當避而縉紳士大夫不知出自聖意必謂臣援引親
黨在臣不得不懼之罷冲新除乃詔冲復舊職澧除直龍圖閣江
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冲後高宗御在是月辛丑澧補外在九月癸丑今併書之侍御史魏
玘言今諸路兵官悉屬樞密院除授書梁皂隸之徒往往以請求
得之而累歷行陣頭立功勞者乃以孤寡寒賤多至墜沉故所在
盜賊竊發則驚攝四顧無可措手乞罷湖州兵馬鈐轄范寧寺三

人因薦湖秀州管界巡檢崔慎由沉毅勇敢久在邊陲項為江陰
兵官偶舍人蔣兵至要港慎由身先士卒掩殺迎敵闔境賴以安
全嚴州兵馬監押王宏出任騎射逼人屢獲群盜近討繆羅功效
尤著乞量材錄用仍詔睿院奏熙祖宗時差注兵官六等格法違
擇其人方行除授詔罷寧寺慎由宏令赴樞密院審察後四日朱
勝非進呈慎由宏差遣上曰莖臣耳目之官職在彈擊官邪若因
而暮論人材竊慮私有好惡可藉記姓名他日量才選用直史
館范冲條上宣仁聖烈皇后誣謗事冲奏臣親奉玉音開諭再四
至於議熙豐之法度則曰神宗之意初莫不然言紹聖之繼述則
曰帝王之孝豈在於是辨宣仁之誣謗謂功烈之盛何可不明思



道君之聖明謂姦臣所誤守得不悔臣願陛下特出睿斷明詔群臣以聖意所在示之好惡詔付史館 賜岳飛金束帶

已亥尚書左史郎中李大有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徐杞為左司員外郎司封員外郎孔端朝為右司員外郎已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端朝以幸學得官諂事梁師成不可用端朝遂罷 新除中書舍人趙思誠復為徽猷閣侍制知台州思誠既為常同所劾抗疏力辭而有是命 是日虔州興國縣南木寨周十隆等千六百人奉德音出降江西制置使統領官毛佐王贊趙恕往未之未成官軍擒其婦女十餘俱復與其從奔突水南而去

明年三月已亥 還掠汀循諸州
佐等並降官

庚子偽齊保義郎卞橫刺配海南牢城橫濟陰人從劉益在長安使求僦事橫投劉先世軍中為義兵先世理其手因不得去至是為其徒所告下大理法寺審徒三年依舊收管特竄

提括橫以去年十二月一日

離長安今年正月四日到舒州大雲倉渡江至池州投元義兵橫款稱偏大王劉奕下元知用即劉益也

辛丑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陳與義元徽猷閣直學士知湖

州以與義引疾有請也給事中唐煇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侍講壬寅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元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

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為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燦在湖北連年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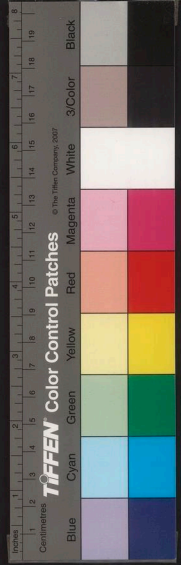
討賊會飛棄陽賞功樞密院因言楊太等作過日久先因張浚奏



乞招安特與改罪許令出首而遭延累月終無悅心理難容貸煥
出師踰歲不能成功與潭陽帥守每事忿爭不務協心致一方受
弊乃詔專委飛措置討捕仍令知禹州程昌萬自上流進兵湖南
制置大使司遠馬準步諱兩軍聽昌萬節制荆南鎮撫使鮮潛亦
遣兵船約期進討命璣將所部還江州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後
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朱勝非行述云岳飛復襄郢之地
朝廷欲行獻捷之禮勝非謂本吾
家堂與不足言俟中原盡復大駕
還汴乃可今附此更須詳之也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王
似復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以趙鼎出使故也宣撫副使盧法
原吳玠如舊張浚之出蜀也奏以瑞明錢學士張深守成都至是
以似代之日曆五月一日張深罷知夔州按此
時深在成都不知何以云爾當考戶部侍郎兼權

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領官以次推賞上曰朕愛
惜名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當轉官但可等第支賞耳 中書
舍人常同兼權起居郎王居正兼權起居舍人以二史全闕官故
有是命

癸卯詔侍從已上外移知州差遣者並令徑路之任有合陳請事
畫一申奏俟過防秋日仍舊時近臣外移者例得過行在而侍御
史魏玘以為沿江衝要所在權官難以責成故有是請焉 樞密
院奏以襄陽府隨鄆唐鄧州信陽軍為襄陽府路本府置帥司緣
收復之初事務不多未置監使止委制置使岳飛措置仍隸都督
府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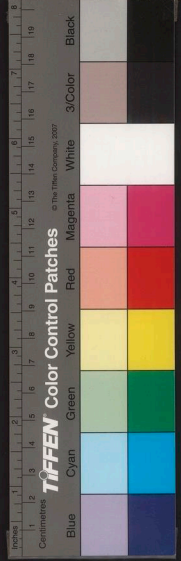
甲辰右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菴植迨二官乃追奪建炎
二年冬祀蔭補恩澤植下任孫也以濫賞改官至是乞書量磨勘
為言者所劾故絀右朝請大夫權判南制置司參議官盧京訓
知德安府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張應知鄧州修武郎高知唐州
承節郎舒維明為成忠郎閻門祇候知信陽軍左文林郎李高義
為左承事郎通判襄陽府右承直郎克尚友為右宣教郎通判鄧
州皆用制置使岳飛奏也維明羅山人身長七尺善騎射矢不虛
發故飛荐用之既而侍御史魏矰言飛新立功朝廷當成就其美
不宜使輕佻之徒為其屬郡昔郭子儀以奏請不行為人主所辱
願以臣章示諸軍因事幾以善其後宗訓之命遂寢尚義委碑在
月年交今併

書 右承侍郎知承州劉蒼霖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劾其貪繆
也

乙巳右金吾衛上將軍元中太一宮使錢忱復為檢校少保瀘川
軍節度使忱愕元也愕已見建炎
二年正月靖康中以威里故例納節至是

其母秦國大長公主乞還舊官仍給半俸前二日以忱弟右金吾
衛大將軍提舉萬壽觀公事恂為光山軍承宣使仍詔大長公主
係仁廟之女特與故正舊官應威里之家並不得援例知違重真

典憲事是各制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九月丁未朔直徽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謨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應副岳飛大軍錢糧先是轉運副使曾紆除司農少卿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論紆媚附中人自絕清議遂罷去乃改命謨紆以八月己亥除司農任黃別與差遣 秘閣修撰王倫主管江州太平觀放

辭謝限三日出門日歷是日侍御史魏玠嚴召是論倫嘗考 右奉議即呂應問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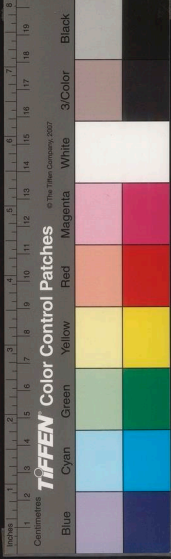
死除名化州編管先是朝議取宣諭官所劾誑吏擇最重者一人

用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亭縣與右承奉即池州貴池縣丞

黃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贓六十三匹大本犯枉法贓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九月丁未朔直徽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謨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應副岳飛大軍錢糧先是轉運副使曾紆除司農少卿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論紆媚附中人自絕清議遂罷去乃改命謨紆以八月己亥除司農任黃別與差遣 秘閣修撰王倫主管江州太平觀放

辭謝限三日出門日歷是日侍御史魏玠嚴召是論倫嘗考 右奉議即呂應問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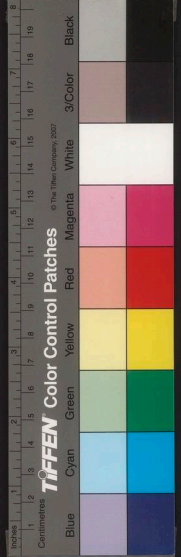
死除名化州編管先是朝議取宣諭官所劾誑吏擇最重者一人

用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亭縣與右承奉即池州貴池縣丞

黃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贓六十三匹大本犯枉法贓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一百四十五匹比之應問數多乃令應問先次依法擬斷 詔諸
路州軍各給承信卽至成卽告身一道俟有忠義告變人卽書填
給付時論者以爲方今州縣皆直曲爲之防如建昌軍小壘公私
所徇性命金寶不知幾何當結謀之時使有告者不過賞一保義
卽告身耳望給告付逐州緩急之間便行書填乃是賞不踰時之
意故有是命

戊申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兼侍講近言祖宗之法無私如
天地難犯如江河皎如日月之明著在令甲垂裕萬世雖元豐之
後建三省分六書更新庶事而銓選料舉刑罰廩祿之制亦多循
襲祖宗之舊比年以來風俗習僥倖有求者志於苟得有罪者期

於幸免而爲人變法者多矣伏望聖慈執祖宗之制堅如金石行
祖宗之令信如四時啟僥倖之門而輕議愛祖宗之法者一切裁
抑以示天下之公詔劉與六部 給事中張綱提舉江州太平觀
以侍御史魏社論傾邪媚憲論事誣謾也 左朝請卽致仕賜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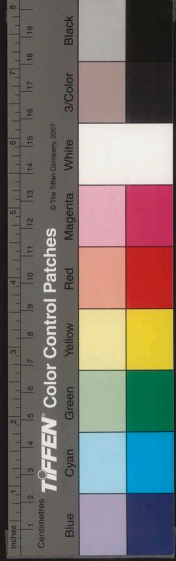
魚袋徐時彥追四官奪所賜進士及第勅并章服時彥爲蔡京館
客用臨幸恩特赴殿試至是請再仕都省批送吏部審量故黜之

詔減淮浙鈔益錢每袋三千今年正月 令諸場對支新舊鈔

各半以戶部言權入納進細故也自渡江至今益法五變而建炎

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併支焉建炎三年二月二

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改十一月十七日又改今年五月五日
又改通今改所改凡五色通書是云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



惟蓋每因闕用則改新鈔以幸人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
高商賈所恃去年冬賜請五對帶之法高賈聽命而蓋法遂為定
制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對立為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並行
出入有常源強不絕始不為巨額所制矣接對帶指揮乃在今年
九月此時朱勝非為相與知家院不
知何以云賜所請且附此更須詳考

已酉左中奉大夫知開州耿自求為川陝荆襄都督府隨軍轉運

副使自求河南人已趙陽所辟也

是辰荆南制置使統制官王傑以所部教于陽州之城外西奔桃
源縣庚戌駐寨統制官李舉遣小將龔亨率鄉兵擊敗之制置使
王瓌遣兵追至桃源而傑已死乃責舉取敗兵器甲舉復責亨亨
亦隨叛會瓌聞罪命而知陽州程昌萬念亨慮乞逃歸勇而敢戰
作手書招之亨即復歸於是知鄂州程千秋遣准儉使喚李寶入

周倫纂拾安得其報以婦詔以寶為進義副尉寶補官在昌萬又

乞遷辰沅靖州峒丁牌弩手三百人相兼使喚辛亥從之

壬子宰相朱勝非言湖寇通誅兵久未解今已更命荆帥濟師益

舟期於一舉必靜湖湘帥守郡縣轉運等官如敢玩寇尚蹈前失

但為身謀無徇國心罪大當誅次亦流竄軍須調度或煩民力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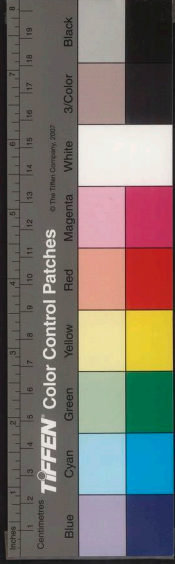
俟賊平合行寬恤有能奇計立戰功以助破賊者宜加高爵厚祿

以酬其勞詔直學士院孫近草詔戒諭如所請詔賜川陝荆襄

都督府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二千五百道趙陽之出使也乞

度牒等如張浚例朱勝非難之賜請不已然後許焉陽又乞隨軍

金帶二十條絹三萬疋末二萬石詔以米江西上供之數絹以權



文館技勘鄧名世進士出身 竊遠軍承宣使同知行在宗正司
事安定郡王令時堯輟視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湜
言其貧無以殮乃命戶部賜銀帛百匹

癸丑廢平州高峯寨觀州為王曰寨初用明寨奏也 是日吏

部員外郎魏良臣閤門宣贊舍人王繪以使事入對先是良臣等

至都堂面請使指朱勝非謂曰二君見上當自知之退見趙鼎辨

曰事之成否不在二君上所以達達者忌語言應對間疎脫耳繪

艱然而去及對上一一剖劾詳盡繪奏所知閔僞齊遣臣奏使

恐不測約日過界欲乞早辦理物上曰大禮後可行退到廟堂具

道上首勝非等唯唯繪曰前王倫歸言金人要遣使商量於人先遣王倫

歸具道息兵議和
之意頃使人往議故遣潘致堯等行洎還云金人欲大臣往使故

韓胡二樞密往尋金使李永壽王翊表聘所常三事故以章尚書

孫侍即往及還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今繪革之所行

使使指皆章孫已陳之逆金人每以追逼為言此行追逼之跡明

矣今三尺童子皆為敵情不可未知未知廟堂以為如何勝非作色

曰朝廷非不知但不過絕使路公意如何繪曰欲更增歲幣耳趙

鼎曰只此數將來已不易出須減百官俸多方收羨方可辦繪曰

今已增幣只是虛數諸分愕然曰何邪繪曰今敵之所欲吾淮南

川陝之土地耳且以淮南益論之歲一千萬緡與歲幣孰多今雖

增數敵未見受故曰虛數勝非曰待來日奏知更有何事繪曰今



所撰禮物六分粘罕以下皆有之獨不及金主萬一親至彼中柯
見何以藉手豈有與其臣下不及其君者更有蕭慶高慶喬先令
王倫作手書送信物去及章孫二公往二人亦來館中議事會私
觀已無無以贈之斯二人者乃用事人金人好賄萬一來館中須
薄賂之欲乞更增私觀而分不來即已勝非曰亦待奏知時金人
定議出兵而朝廷未知也

甲寅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
厲兵恢復上謂大臣曰世忠為國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
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 廷後直徽猷閣張宗元乞湖南制
置大使司參議官用席益奏也

乙卯殿中侍御史張政遠曰淮南營田四五年間一聞獲斗粟之
用是必有不可行者況士卒驕惰官吏苟簡日復一日歲復一歲
安得不解絃而更張乎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眾而淮南耕
夫往往多在南方樵芻供給豈無懷土之心若委逐處守令誘之
歸業應有照驗物產畫數給還仍檢括荒地許人請佃隨其力之
大小量給傾畝定經界立標表與為永業十年勿問蕙營田而行
之將見鄉里相望阡陌相屬鷄犬之聲相聞異時博羅其盈餘亦
足以行急閩而省轉運願更詔群臣商榷利便斷而行之詔戶工
部相度申尚書省

丁酉上謂輔臣曰諸大將固當奉法循理然細務末節可略而不



問若事大體重係國家利害者不可不治也 龍圖閣直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觀陳規復知德安府仍令規便道兼程之任如敢稽

違重責典憲

直秘閣閻旦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左朝散大夫

知蜀州師驥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郭大中高利州路轉運副

使左朝請大夫开南公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詔與後朝廷除川

陝待次盡使自此始驥彭山人建炎初為衛尉少卿大中成都人

也南公初除江西清寓居夔州故就用之時宣撫司已用使臣除

南公宮祠而行未知也

南公宮祠十一月七日奏列

戊午上宿齋于內殿百官齋于本司

己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大有卒詔賜其家銀帛百匹

丙

庚申命皇叔象州防禦使士街朝享太廟神主于温州辛酉合祀

天地于明堂廷復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為大禮使惟不入殿門他

職如故禮畢赦天下勸會川陝應劄軍須科使頻仍民力重困今

都督府講究利害革去舊弊應襄陽府等六郡稅租科役等事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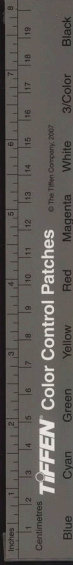
與赦免三年諸路人戶經金人殘破盜賊燒劫之後日前應干官

私欠負並與除放歸業後稅役和買科率等更免兩科未嘗離業

者免今年稅役十分之四州縣違戾令提刑司按奏當議科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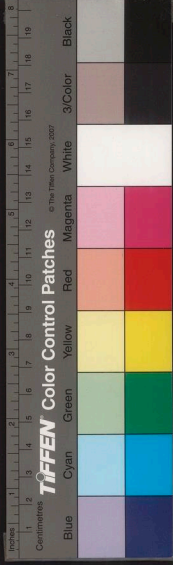
之罪應州縣日前以軍興預倍租稅及錢物並與當見今令納稅

租如依前違戾當職官衛替應命官因出戰或捕盜中傷不堪墮



務之人當議加優恤奉使金國或緣差使及指名取過未回之家
與西北土人流寓東南者令州縣多方存恤按月支行令得請給
應被虜遺棄小兒十五歲以下聽人收養即從其姓殘破州縣最
處遺骸募寺觀重行埋瘞每及二百人給度牒一道諸處盜賊除
專降指揮不許招安原貸外限一月出自新前罪一切不問內
元係頭首及能勸率徒黨出首者優與轉補官資諸路合納和買
紬絹與五分中特減一分以償本錢其減下一分令轉運司置場
收買不得虧損上供額數應捕獲姦盜及軍中有犯罪當誅戮者
並令依法勘鞫候獄成方得行遣如事干機中不可待者須對衆
研窮審取伏狀然後加刑仍即時報憲司驗寔保明以聞如違皆

科徒三年不以失論及以去官赦降原減其挾私者依本法坐罪
初紹興宗祀止設天地祖宗四位至是始設從祀神位四百四十
三用祭器七千五百七十一祭歌樂四十祭服六十三玉十二犢
四羊豕各二十有二分獻官五十八奉禮卽四樂舞工共二百八
十七而五帝神州地祇上不親獻用崇寧禮也始議設從祀諸神
七百十一位會議者請裁省而禮官言十二階三百六十位無神
名請每階各設三十五位每羊豕各二正脩一副登歌之樂通作
官架之曲皆許之四月未又以祭玉不脩請除簷黃琮外依天聖
故事用珉既而得玉甚美然尺寸不及禮經乃命隨宜製造五月
言者請如祖宗故事權建基門肆赦七月議裁省者以為宮門地



隘儀衛不能容乃止宣赦于常御殿前三衛班直宿衛忠佐忠銳
將兵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錢二百三十一萬
餘緡劉光世韓世忠岳飛王燬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
錢二十八萬餘緡合內外諸軍共二百五十九萬餘緡視元年明
堂增支九十四萬餘緡而宰執百官諸司給賜以軍興故權住於
是省卻禮寺官告院事務兩行文書吏三百餘人贈給或數月所
費僅萬緡言者以為冗費乃命例支一月餘悉追趕馬九月庚午行遣
南丹州防禦使莫公晟知丹州兼管內溪洞都巡檢使提舉盜賊
公事公晟既掠省地廣西程畧司遣人開諭令供給狀具要其子
武翼卽延穩為質公晟乞別除一職事主管彈壓一方遠從之

甲子尚書左司員外卽晏敦復兼權給事中 詔董翼特補武翼

卽閭門宣贊舍人吳商鞬鎮撫使董先部曲用先請也

乙丑詔三省樞密院錄黃畫黃並依祖宗條例施行先是侍御史
魏紅言國家法度森嚴講若畫一凡成命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
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葦諫得以論列已而傳卽報雖
違方僻已莫不如家至戶曉此萬世良法也臣竊聞近時三省樞
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
紀綱弛廢莫此為甚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舊典以示
至公遇兩院御史詣省院檢察日除是條機密邊事外悉令取索
點檢如有違戾卽具彈奏自古人臣弄權罔上固自有術防微杜



漸得不慎哉惟陛下留神省察故有是首 詔建昌軍賊首修遠

等五人凌違處斬同謀拒敵官軍江清等八人梟首受招安人劉
淨特補進義校尉四人等第授官發付本路帥司使喚用江西安
撫制置使胡世將請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艱難以來
外郡軍變殺辱守長者屢矣既以重兵討蕩各正典刑未聞命以
官者今建昌之變自如通以下數家幾至絕滅城中縱火殺人極
其慘毒官吏士民悉遭點剝前次未有而淨等皆素高頭首六七
年間累囚少驚輒唱軍衆突入官府邀索犒設色藏禍心久矣知
軍劉濤等不幸而值其變未聞朝廷窮治逆黨褒錄死事之家遽
報官此賊首五人深駭觀聽恐江西帥司解發此五人者謬為好

語或出不獲已意必有在耳即械擊廷尉責正其罪或以為可宥

則明然諭之使知有更生之幸仍分明送廷尉武諸軍令得自效

雖非所以示訓猶未深失事體今一旦釋其孥戮授以名秩揚揚

而歸故卿以歎羨其徒此豈州郡之利耶樞密院勘會淨等元據

江西帥司稱彼眾兵逼脇為首又曾勸諭賊眾首先受招委是忠

義乃命世將寔是申樞密院

致遠章在
十月戊寅

是日吏部員外郎魏良

臣閭門宣贊舍人王繪辭往金國軍前通問上曰卿等此行不須

與舍人許較言語卑詞厚禮朕且不憚如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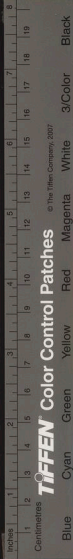
見黏罕可為言宇文虛中久在金國其父母老日望其歸今早放

還又言襄陽諸郡皆故地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收復良臣曰



臣等近聞有樞報朝廷秘不言乞聖慈宣諭上曰止是淮陽有舟
船未運麥此不足慮良臣等退至都堂朱勝非已不入趙鼎孟度
胡松年聚堂同坐良臣等起白上指鼎曰事涉機密少時閣子中
言之松年離席曰乞就此共議如何鼎不答繪退謂良臣曰趙樞
密當以不預始議不肯預此事矣及最見鼎違直省吏致意曰督
府事不暇請與參政胡樞密議之良臣等出過神武右軍都統制
張俊來白事俊為二人言有樞報金人大舉今返南京良臣等乞
再對不報已上並據王繪
甲辰通和錄初偽齊劉豫既納其臣羅誘南征議也
未乃遣知樞密院事盧倬卿見金主晟具言國家自大梁五遷皆
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逾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

貨財子女不求自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得者立為淮王王盱
眙使山東唇齒之勢成晏然無南顧之憂則兩河自足矣青冀之
地古稱上土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則宋之微賂又何足較其得失
金主晟命詣將議之左副元帥宗維左監軍希尹以為難右副元
帥宗輔以為可于是以宗輔權左副元帥右監軍昌權右副元帥
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宗維希尹繇是失兵柄又以右都
監宗弼嘗過江知地險易使將前軍宗輔下令燕雲諸路漢軍並
令親行毋得募人充役豫遂命其子為諸路大提管高書左丞相
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高書令合兵來寇始議自順昌趨合肥
犯歷陽由采石以濟簽軍都制置使李成為簽民兵盡除山東餉



通遠遠又慮岳飛之軍自襄陽出攻其背不如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扼盱眙據其津要公兵下滁和揚州大治舟楫西自來石以攻金陵南自瓜州以攻京口仍分兵東下掠海楚之糧廩大利先是偽尚書右丞相張孝純既告老豫復起之孝純知豫必不能久欲自託於朝廷麟嘗養侯士荆挺等二十餘人侍以殊禮孝純與挺厚得其陰謀又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為戎器者以厚直償所積甚眾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且暮乘風北濟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苟利于吾彼寧不為之禁豫大懼遽罷通貨場至是豫將舉兵乃下偽詔略曰朕受命數年治頗有叙永惟吳蜀江湖皆定議一統之地重念

生民久困不忍用兵故為請於大金欲割地封之使保趙氏之祀

大金以元議絕滅但欲終其伐功力請逾堅方見聽許豈期歲垂

大德乃敢偽遣使聘密期吞噬是用遣皇子麟會大金元帥大兵

直擣借壘務使六合混以上據偽齊錄及張孝純所上書并無克不虛於是騎兵自泗

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謀報至舉朝震恐或勸上它幸議散百司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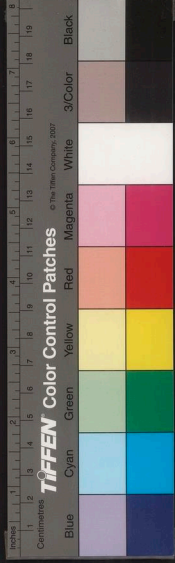
鼎獨曰戰而不提去未晚也上用陽計侍御史魏紅嘗言陛下宵

衣肝食時有大為而所任一相未聞有所施設惟知今日勘當明

日看詳今日進呈一二細事明日啟擬一二故人政務山積於上

賢能墜沉於下方且月一求去徒為紛擾宜亟從所請以慰公議

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乞行策免故事以消天變又以餘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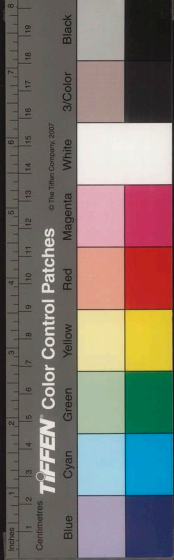


為請章十二上上許以俟統章禮畢如所請且有保全舊臣之論至是祀明堂已畢勝非復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紅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降之為奏預也當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賊退後為之計降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望向前之議足矣勝蓋陰有所慮故每日留身心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勝不遣入蜀勝奏用十月七日西行許之然上方向勝已有命相之意矣

丁卯知南康軍孫先度羅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貶秩一寺先是耘等言鄱陽湖有水寇詔李路帥司遣兵千人收捕而江東宣

撫使劉光世以為所言不實故黜之言者論李敦仁范汝為等皆以官司不速掩捕養成其衆今罪此二則則御幕有賊非州郡帥憲司審是体究必不敢聞奏緩急之際致失機會為害不細命遂十月辛巳詔耘先度候分析到取省明年二月乙亥未起降官指揮不行閏二月己酉先度知南康軍尚書兵部員外郎王純元以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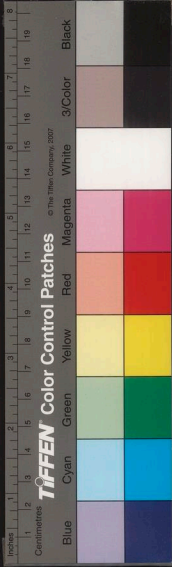
戊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靜江府折彥質元以陝荆襄都督府奏謀官不許辭避用趙鼎奏也左宣議郎通判卅州劉式罷仍毀改官告勅式衡陽人與朱勝非外姻自言宣和末權平陽孫嘗設方畧遣巡檢官捕獲強盜十有四人勝非不以付部遽用特旨改官至是侍御史魏紅論式素無清白之稱且朝廷爵命乃為大臣私家



之用乞行追奪故有是旨

已巳右司諫趙霽言臣嘗聞漢高祖初入閩中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叛者死夫以漢唐二主當草昧之初雖約法尚簡猶不廢先王之刑辟故殺人者斬在必行以是知好生惟聖人之大德而殺有罪亦刑辟之所不赦苟殺人而不死傷人而不刑雖免舜不能以政治也臣竊見比來在外刑獄倒常淹延考其秦案原其情犯有法當論死初無可疑者奈何吏緣為姦以獄為市意在縱釋以故久而不決使已死之魄冤抑而不得達被害之家怨憤而不申將何以台和氣乎臣未暇悉數知以建康府蘇州論之建康百姓王叔奇

六人始因失牛仍報私怨共殺死一十三人獄具得首處以凌遲處斬二等後因審問乃輒譴異今輸一年發州憂民厲景忻昨緣賊發差充隘首搜山因捉到孔真疑其高賊其人兩次聲冤景忻不問來歷親斬首級昨體究詣寔後來勘鞫而誣讞異今輸兩年赦等殺人命為至眾景忻殺人以希賞二獄久而不決皆欲遷延免死則死者何其不幸哉或乞下西路提刑司催督並限十日具案聞奏知稽留出限重行黜責庶幾免枉得申和氣可呂仰副陛下矜慎刑獄之意從之 永豐縣故射士蔣青與其徒三人殺人縱掠縣令左從政即黃延年捕斬之事聞詔放罪明年三月未降旨 庚午起復左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



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解官持餘版從所請也 尚書兵部

侍郎趙子畫乞補外嚴為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 左宣教郎主

管江州太平觀朱震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

議官震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

謂之神半若遂良時民所存服者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重

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

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舉而動席卷河南此

以逸待勞之意也詔送都督府震奏以此月壬申行下時震始入見上首問

以昌春秋之音震以所學對上大善之 是日通問使覲良臣等

發行在前二日直學士院後入對面稟國事指意次日良臣等

省中見近嘆而言曰非細最添良臣曰幾何近舉五指於胸前蓋

聞有大舉意遂增作銀帛共五十萬至是得圖書辭行會趙鼎寺

出錢朱勝非謝不見良臣等至秀州則聞金已渡淮遂兼程而去

此以日歷及王繪
甲寅詳和錄卷修

辛未右宣議郎熊彥詩守秘書丞彥詩坐王時雍累久廢至是趙

鼎引用之 左從事即喻樗王居修並為左宣教即樗桐廬人居

修中書舍人居正弟也二人並以趙鼎辟為江西制置大使司准

備差遣隨府羅至是上召對而命之樗之判曰自熙寧用事之臣

託儒為姦而斯又幾喪五十餘年其間不以一時之是非毀譽動

其心而能奮是其所學以不失其正者豈非豪傑之士歟爾少宗



異才輔之萬學謀道力久卒用有成既竊伊洛之淵源遂見古人
之大体藹然令問達於朕聞燕見使朝有嘉獻納改錫京秩將試
爾能夫大學之道由誠意正心以至於治天下國家此爾昔之所
聞於師而成已成物之要在是也勉行汝知毋負所學居正之詞
也哉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語人曰西洛淵源古人大体雖其高
第游昨楊時謝良佐諸人高難言之而况於樗乎居正又言草居
修詞有嫌乃命都司官權中書舍人命詞行下都司攝詞命以二
文首闕而檢正又
權給事中故也此是十月五日得旨按周
綱陸右司在此後二日改不出其名
通使人無善去者誰肯作相耶趙鼎等對曰陛下膺照如此臣

幸甚 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常同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秘書

少監劉大中為起居舍人 左迪功郎仲侂特改左承奉即仍舊

手江府府學教授并嘗從胡安國游至是以荐者得召對故以命

之制曰孔子稱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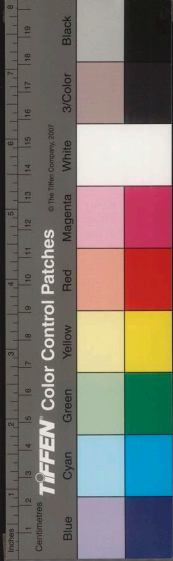
立未可與權夫知堯舜文王為正道而不惑於異端邪說者可與

共學也自是而後適道適道而後立立而後權然後而成德之士

然自昔者大學之道不明而求士之可與共學者殆不易得況成

德哉爾資稟淳明器質深厚項自妙齡潛心問學則知所謂是非
邪正拳拳服膺雖于異端競起邪說誣民之時能獨立不懼自信

甚確庶幾孔子所謂可與共學者朕聞而嘉之亦用錫對使朝政



楚多以牙齋名馬

臨京秩爾其勉哉期進於道用其所學以見之於行事焉 温州

舟人林貴特補進武技尉貴在膠西偽齊遣土軍崔寧等八人取

其舟以高戰艦貴道殺四人捕寧等四人赴行在并其徒九人皆

官之 是日舍人及偽齊之兵分道渡淮 諸書並無舍人渡淮之

十四日知建康府呂祖中去年九月二十六日也故繫于此日 知楚

分兵兩路侵州雖向壬申二十六日也故繫于此日 知楚

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

州退保鎮江府 趙璘之遺也先是岳飛軍中有技尉王大節者蜀

李成時國賊嘗以節度使待之璘即遠大節始成時國時是謀方

方招桂江南衣冠大節遂投劉麟上待之甚厚授承務郎即為皇子

供德重因恩得大節以重兵臨關則人皆響應既得而後發

江之舟數擢而下江南上成之兵魂散胆裂矣麟曰不然大金有

命會奉國之兵趙璘自渡長一直接吳會法以高何如大節曰其

謀非不善但恐南兵絕長江不可渡則我師挫銳矣不若攻四川

既取之地以圖萬全雖若燧而返然大功可以必成薛不聽大節

見其以奏聞且指淮南為防江之備趙大節承節即開門欲候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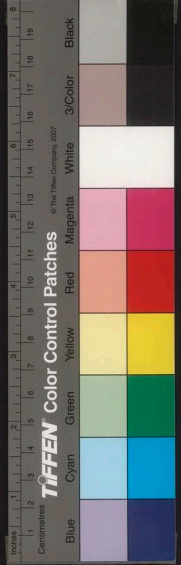
且附此更求他書兵犯淮南今 奏考之

癸丑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趙鼎為左通

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初鼎

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判下朝士勤

色相慶 趙鼎事是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士院時傳頌院莫知為
以解我憂近入院諸人聚於沈與求之家近密報取樞府細位諸
人喜勝明日拜鴻右相按此時近與沈與求並直此云獨直疑也
又夫鼎非既罷入望次輔皆應在鼎此云莫 鼎入謝命坐賜茶即
知為誰恐亦非其莫今和附此更須詳之



卷之八

察御史 監察御史周綱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姜師仲為司封員

外郎朱勝非開店錄稱趙鼎引用周綱事直秘閣通判陸安府

即相高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用帥臣梁汝嘉薦也

甲戌史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沈與求為參知政事 宗

正少卿直史官范冲言臣於趙鼎寔有親嫌伏乞賜對之初首蒙

訓諭謂臣之進匪有先容觀奉玉音不敢辭避今鼎進位冢司事

無不統在臣分義亦不違安竊慮招致煩言指為附麗親黨則臣

上負聖知何以自辭伏望除臣一在外宮觀則臣今日之退其業

於進多矣詔不允 初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與陸運糧開執不可玠迄自為之是

不咸玠謀為牽制之舉必欲及陸運糧開執不可玠迄自為之是

秋兩川調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而致一斛時玠

令騎官卸役先至者賞役夫飢病相仍死於道路蜀人痛之此以李燕

桓趙開墓誌及馮康國奏議亦修開懼不敢言更遣主管文字左奉議即張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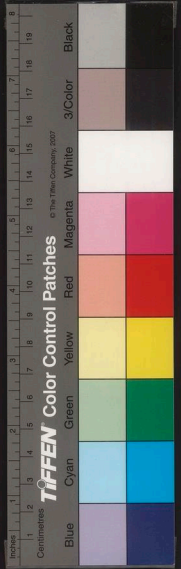
後期者洙撫其民流涕曰諸葛孔明再舉師以糧盡而返孔明豈

不智者懼吾民之至此也輒削所受令聽民以粟輸內郡官募舟

載粟輒以上民皆歡呼而去玠大怒以深文詆洙賴宣撫司置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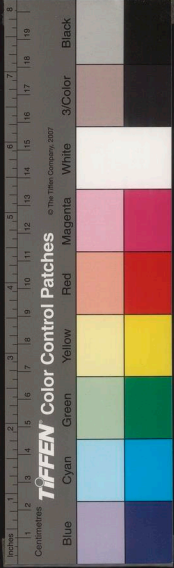
問難開亦以為難洙鄂歸人也張洙事以印簿所換墓誌增入此恐是印簿權宣撫副使時事且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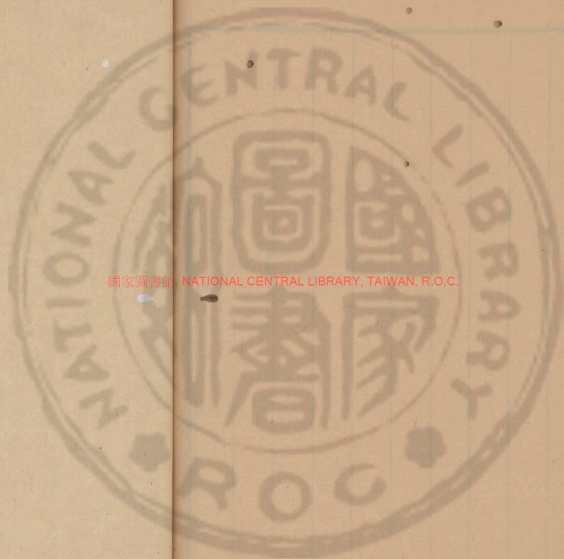
此更求其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文以才
才以學
學以道
道以德
德以業
業以名
名以信
信以義
義以禮
禮以智
智以仁
仁以愛
愛以和
和以平
平以安
安以樂
樂以康
康以壽
壽以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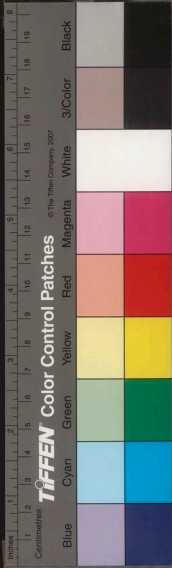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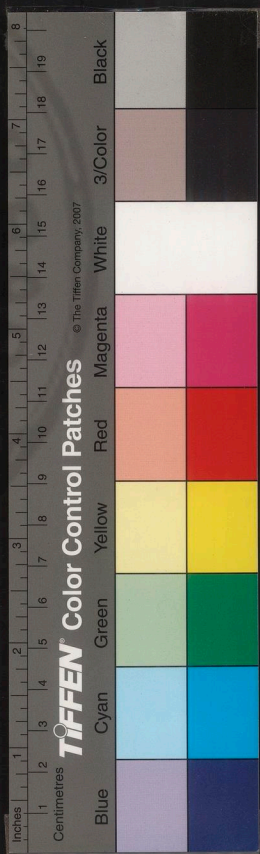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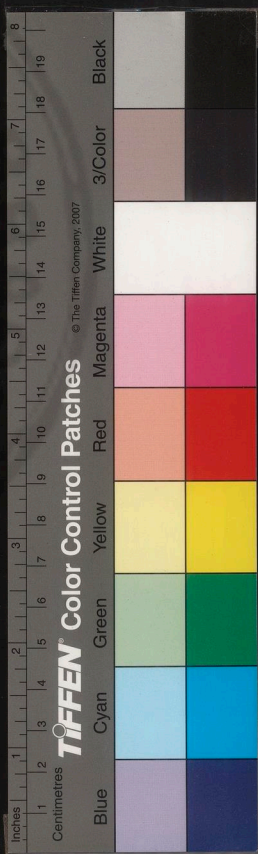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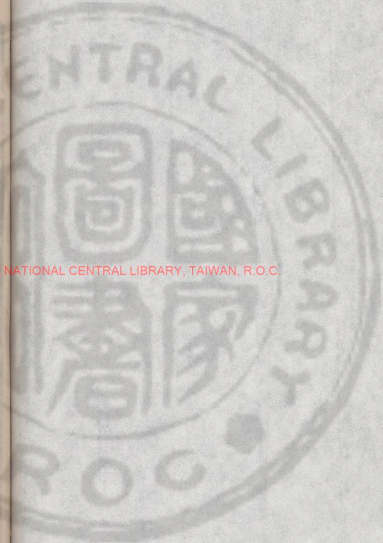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文以來事年要錄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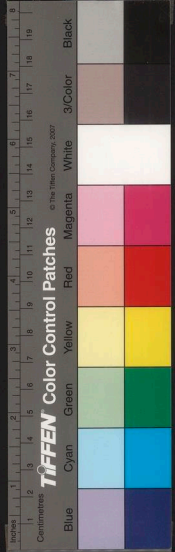
宋 李善長 撰

紹興四年冬十月丙子朔... 楚州上謂輔臣曰朕為二... 復肆侵陵朕當親統六軍... 敵情益驕今親征出矣... 可成功臣等願効區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78.32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蕃偽兵馬犯承
 楚州上謂輔臣曰朕為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和而金
 復肆侵陵朕當親統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趙鼎曰累年退避
 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可奮決可成功臣等願効區區
 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亦憲宗能斷也故韓愈謂凡此蔡功
 惟斷乃成沈與求曰今日親征亦由聖新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
 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
 定日起發熊克小雁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馬家渡淮西宣撫使張俊軍在水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移軍於建康與日厯所書不同按俊此月己卯始
除浙西江東宣撫使此時未為宣撫克蓋小誤 詔四孟朝獻候
過防秋取旨 權戶部侍郎梁汝嘉等奏在庫藏權貨務都茶場
見管金二萬一千餘兩銀九十六萬七千餘兩乞並隨駕應副支
用紬二十萬匹絹一百六萬四千餘匹羅一萬二千匹乞起發一
半從之 起居舍人劉大中兼權中書舍人 太府少卿馬永家
知衢州承嘉聞警奏即請外補時畫室登舟以行言者論其陰懷
苟免乃詔承嘉依舊供職 十月癸未依舊

丁丑叅知政事孟度為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務仍鑄印以
賜度請即尚書省置司行移如本省禮式今行事從權便宜施行
置降賜激賞公使庫如都督府例又請秘書省史館書籍三省樞
密院諸部案牘各差本司官一員於深僻處收寄大理寺官告報
審院左藏東西交引度牒庫南北倉都倉草料場官吏並留太常
司農太府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院雜買務並量行存留宗正
寺國子監勅令所大宗正司雜賣場並令從使度又請留臺官一
員以警違慢皆許之度乞輟留精兵三千人分摩使喚乃命留神
武中軍五百人及統制官王進一軍又令殿前馬步軍司及忠銳
第五將臨安府將兵皆聽度節制 勒傳人巨師古復供衛大夫
忠州防禦使充神武右軍統制軍馬用張俊請也

戊寅洪州觀察使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從乞徙神主神貌往穩
便州軍安奉從之於是親賢宅宗子紹興府大宗正司皆從便避



兵矣

已卯趙鼎等進呈乞將韓世忠等奏報蕃偽人馬犯承楚等事劄付奉使大金魏良臣往軍前商議早行約束上曰和議蓋非得已僅得淮南西路百姓安業卽內帑物帛自可了其歲幣不須更動戶部財賦朕宮中並無用度凡內帑所有專以養兵而已沈與求曰陛下為愛惜生靈之故至捐內帑以充歲幣此盛德事也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以事係机速更不降制止令尚書省出勅直撥獻閱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李謨添差兩浙路轉運副使時左朝奉郎王俟直秘閣吳革並為副使戶部侍郎梁汝嘉而秦乞用謨故有是命

初武岡軍強賊楊再興連年作亂湖南安撫使遣統制官拱衛大

夫泰州刺史吳錫以所部討之及是大破賊徒獲再興之二孫得

良民被剝者甚衆

明年三月癸巳准恩據湖南奏稱招出被虜良民八十餘人今第云甚衆俟考

是日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自鎮江復如揚州初上聞敵騎渡淮

再以札賜世忠畧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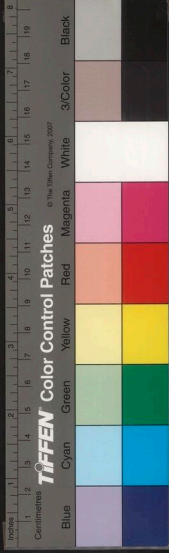
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為敵衝萬一透

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得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可

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

屯揚州初敵騎渡淮探者未得其實以為賊勢甚少趙鼎曰金前

犯我境乃入敵國即賊也故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豫境卽官



軍也故按隊除行不作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庚辰侍御史魏虹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需以急連事乞
同班入對許之時朝士中尚有懷疑者或見趙需曰茲事甚大公
宜審處無貽後悔禹不荅會侍從及臺諫官同日請對禹留身奏
曰今日侍從臺諫對必及親征事願勿為羣議所移上意益堅既
而石等典吏部侍郎鄭滋等以上親總六師皆乞扈從致遠又言
今此金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必伐敵謀
上曰正朕志也此以趙需行實增修然日厯臺諫以初五日乞對侍從以十一日上殿是不同日今且從行實兩云
更循左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范振添差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參考右朝散大夫逢汝霖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應辦移軍大軍事務

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沈晦乞從張俊統兵為韓世忠之後趙禹
等稽晦議論激昂上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為人語甚壯胆志頗
法更觀其臨事能副其所言與否禹因稱馬擴極有才可用上曰
宜令留守司使喚孟度曰臣亦欲以此為請胡松年曰擴嘗見臣
欲自將三千人捍賊禹曰擴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度
外人區區庸員遂致強霸與求曰今日正當拔卒為將之時臣聞
擴持軍嚴整願陛下留聖意濶拭而用之上曰齊小白能忘射鉤
之讐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擴然能用之止與三千人非是司令
引見上殿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能効死力以報朕與求曰陛
下駕馭諸將如此何事不濟禹對曰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



存用之

幸甚

此月丁亥除樞密承旨

先是擴奉祠居福州開督府引為詳議官故

辛巳右儒林郎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滋特改合入官以為對也

滋已

是日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次鎮江府而泗州言得宿州牒已差
司官孫少卿至境上乃命良臣等分析仍權將禮物私覲寄留鎮
江止持國書物錄取天長路星夜前去仍令韓世忠差迎上使臣
催促出界時良臣亦遣書狀官梁植持京目遺輔臣大畧言和議
本為淮甸今既進兵百端懇請終恐無益况臨難解紛世無此理
自古兩國議和皆以勢力相埒不能相下於是和議和修睦之請
息兵安民之議未聞以弱和強彼初無畏憚曲意定和者也澶淵

之後規摹宏遠昭然可見比年諸將蓄銳練兵志氣思奮百倍於
前日第以朝廷方篤信詐和之請斯然不疑歛兵不動以示誠意
遂遣使命淹延歲月墮欲奮之士氣乖違附之民心今和議未定
敵兵已集竊聞宣撫韓開府奮袂怒髮遂統全軍絕江伺使以進
其行踊躍如赴私讐言議者謂必能成功獨念建康控扼之地聞朝
廷已遣張太尉提兵迎敵敵已壓境此行似不可緩仍命劉開府
相與應援以破逆賊三不救之說將和兵奮敵氣自懾則銜命以
往宣國威天庶乎其有濟矣苟不知出此正為退懦之計劫尤前
轍示之以怯使吾軍士氣不揚乘輿再動社稷陷危萬一敵草前
日之弊河至按兵不擾遞以歲月人心苟安則大事將去矣而乃



以一介之使馳入不測之廷是猶以羊委虎至則靡爾何功之有

詔良臣等分折在此月壬午梁
植離鎮江在甲中今詳書之

壬午右司諫趙霈請令諸讀官權罷供進諫議侍從官權罷供進
故事揆過防秋無警報日如舊從之初經筵乞開誨會上將親征

詔別令擇日故霈因有是請焉 宗正少卿直史館范冲錄其父

祖禹紹聖間報國史院因日以進又具朱墨本去取體式請更悲

衆議修五詔送史館中央聖政臣留正等曰史所以傳信而朱墨
本各據所見自以為疑將何以取信哉以是

蓋知人臣不可以有黨有黨則不惟貽禍於一時其流弊也已
然而人有邪正事有信否辨其人之邪正審其事之信否思過半
笑人之邪正固可以類已事之信否求之以當時之寬泰之

老典夫賢士大夫之所傳其幾數范冲具列朱墨本去取體式乞
是宜太上皇帝之可聽從也。

癸未左通奉大夫福州居住張浚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不許辭免日下起發趙鼎言浚可當大事願今執政無如浚

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朱勝非開居錄紹興
四年冬劉齊金人合

兵犯淮泗朝廷震恐宰相趙鼎昔嘗失身於偽楚初無敢厲者而
浚獨厲為言事官鼎德之至是衆急變名浚復秉樞机其言失實

今不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奏淮南賊馬動息趙鼎等稱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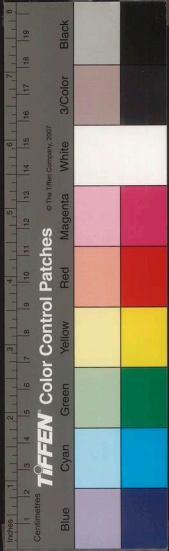
上探報唯社最為詳密慷慨敢為兼有措置如此等人材寔不易

得上曰呂祉真有方面之才上又曰朕留意人物回欲得賢士大

夫協力以濟國家之難且如鄂州劉洪道初緣呂頤浩厲對所言

多誕謾不實雖租有租材亦何所用之胡松年曰君父之前猶敢

誕謾爾何所不至沈與求曰洪道頃知明州脫身先遁一城生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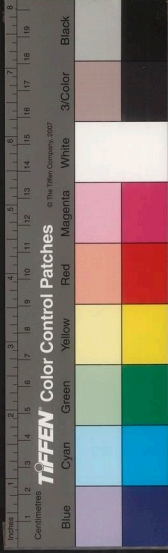


盡殫於賊至今一方之人怨入骨髓上曰今鄂州乃上流之地緩急安可倚仗更須別擇守臣詔沿海制置使郭仲荀兼總領海船朝廷聞總領官和州防禦使同管閩門公事張谷裕卒故就命之

甲申降授光州觀察使神武前軍統制江州駐劄兼節制舒蕪黃州玉環復建武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大理寺少卿張杓乞宮觀上曰杓為理官頗有平允之稱邇來有司率多觀望銀鍊或至刑獄失當甚非朕所以欽恤之意人命至重豈可忽擇其尤者當痛加懲艾大抵刑獄以明恕為先深戒慘酷趙鼎曰杓亦久任理官不畏強禦極有執守上曰當議陞擢以為理官之勸參知政事

沈與求奏頃臣曲謝已蒙衣帶之賜乞嚴正謝曰所賜衣帶鞍馬許之初淮東州縣聞敵入犯承楚之民相率控守水寨而帥司選宮除去運河埧閘以阻敵兵至是言者以為若使承楚水溢船不能動則民社失其地利敵騎衝突直至江岸占據渡口復驅江北之人以布土袋填塞埧閘頃刻可辦依舊引取陂塘之水舟船復可通運是乃所以助其勢大言有四無一利也一者貽敵之笑謂我畏復反生欺忽之心二者以顯官兵無北渡之意餘失江北人心三者水寨既失地利忠義之人無以措手反墮賊計四者盜高不行有悞朝廷進軍財計誠為痛害

乙酉詔通泰真揚州守臣更切体度地利從長措置務要限阻敵



船及不得有防湖泊水寨民社保聚自金人入境揚州官吏退保

陰沙承州官吏皆散淮東轉運判官鄭樞亦挈家先遁徽猷閣侍

制新知揚州宋伯友至鎮江奏言孤獨一身寂寞前去未得乞那

兵萬人與韓世忠同赴敵迎戰乃命伯友從便先次交割伯友從便交割

日并今書之伯友引疾乞奉祠許之伯友十二月丙子提舉江州太平觀

丙戌詔遣金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先往鎮江建康府與諸將會議

進兵因以覘敵情上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勇爭先

沈與求曰直宗澶淵之役亦先遣陳堯叟此故事也詔常程事並

權往俟過防秋取旨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車駕總師臨江乞

速降岳檜預行約束每事務在簡省稍有配率許人陳告仍委侍

從臺諫官覺察彈劾從之詔刑部尚書章誼吏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孫近戶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王居正右司諫趙霽殿中侍

御史張致遠右司員外郎王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昂吏部

郎官注思溫度支郎官李元淪金部郎官吳并令扈從吏部侍郎

鄭滋禮部侍郎唐焯刑部侍郎明交修起居舍人劉大中監察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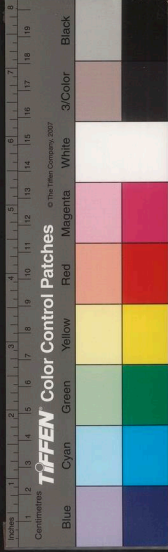
史張絢並留臨安府於是臺臣檢正都司郎官或往軍前或押業

隨往旁郡收寄在臨安府總十餘人而已滋交修乞從便許之

是日侍從官同班入對以上將親征也

丁亥降殺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復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

充樞密副都承旨擴入對遂有是命朔日趙鼎奏陛下用人如此



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擴知兵法有謀畧不止於聞將而已孟庚

因奏以擴兼留守司叅議官直秘閣新江西提照刑獄公事王圭

樞密院計議官方滋樞密院編修官王循友並充幹辦公事循友

嚴叟孫也主之辟在丁亥擢在戊子滋循友在十一月戊申今併書之已而圭以省員去殿中

侍御史張致遠言圭張大猷教說說逆劉乃罷其新除主罷憲在十二月壬午

戊子胡松年辭行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密遣屬官告趙鼎曰相

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典他員許大事韓世忠亦謂人曰趙承

相真敢為者胡不將官家福建穩處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輩或

不可則少避之俟春首敵退徐議何害鼎聞諸將之議如此恐上

意移動復來聞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兵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

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

乎且金齊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為不侔然漢敗王尋晉破苻堅

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賈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

是浮言不能入矣此據趙鼎事實附入但所云韓世忠言胡不將

可則少避之俟春首敵退徐議何害此與建炎三年閏八月世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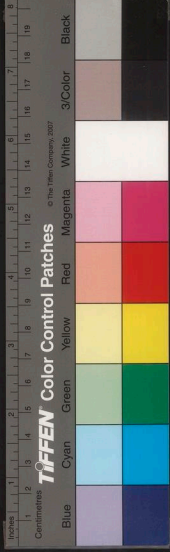
奏上語殊同恐傳聞未必實或可削去

叅知政事沈與求兼樞密院事太常寺請車駕所過十里內

神祠及名山大川並遣官致祭從之徽州桐廬縣進士方行之

獻家財七十緡助軍戶部乞許行獻納依例補官役之自渡江後

許民間獻納補官始此是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邀繫金人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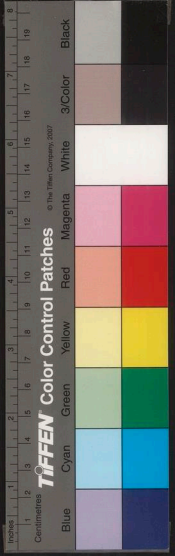
大儀鎮敗之初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繪願良臣曰幸免管押二字亦是光華時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僞界引判官暉付良臣等令齎執於阻鄴處照驗又令准東帥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選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謀門上嘔之流星庚牌峇至世忠出示良臣等乃得旨令移七守江世忠留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叅議官陳楨舉官董收遂過楨等共飯熊克小置與良臣別盃一再行流行庚牌峇至蓋墓碑之詞令從王繪甲寅錄世忠遣人傳刺字謝良臣繪且速楨等還楨收送二人出此門繪與楨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

為託泣數行下左右皆傷懼晚宿大儀鎮翌日行數里遇敵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有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去城六七里過金將聶兪字董同入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繪答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聞作相今罷去得非恐為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寔居相位踰年堅欲求去無他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州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為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難得



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選與未選使人不可得而知又云
 元帥已到高郵三太子已到泗州吳行皆劉齊閻傑所致劉總管
 謂韓家有幾萬岳家有幾萬俱在淮南自入境來何嘗見一人一
 騎初世忠度良臣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引軍
 次大儀鎮勒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
 敵轟兒字堇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鎮五里
 其將槿也擁鐵騎逼五陣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官呼延通救
 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敵旂雜出敵軍亂
 弓刀無所矢而我師迭進革寇軍各持長斧上砍人胸下搗馬足
 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籠還擒獲也通贊遠孫也趙在樸世忠

鎮江濟師會領廷選魏良臣使金至淮揚王置酒送別盃一再行
 流望庚牌格至良臣問改王曰有詔移七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
 臣曰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向
 敵聞嚴鼓之聲則次第起攻良臣至金營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
 見以對元術辨知兵圍大軍舍辛南還喜甚與擊帥厲兵秣馬直
 趨江口至大儀鎮五里所王縱敵騎過五陣之東直北傳小麾鼓
 一各伏者四發五軍旂與敵旂雜出敵軍亂弓刀無所矢而馬
 隊各持長斧砍馬足敵全裝陷泥淖弓刀無所矢而馬隊各持
 四而深之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十餘里元術棄千里馬以遁
 稍尸如邱壘擒其馳將披字那女勇十戶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
 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勇十餘里元術棄千里馬以遁
 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趙姓之遺元術世忠以待之三四
 天長以解元屯于承州觀與呼延通率十萬野營路去大儀鎮十
 餘里過金人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將立馬議所以待之疾通自
 後次金將世忠墜馬既被執通救以弓箭奮之世忠復得真馬四
 百餘騎許世忠據坡坂扼其路以弓箭奮之世忠復得真馬四
 如以此克小厘多據墓碑日雁驛世忠甲中十月十三日親令軍
 馬渡軍到揚州大儀鎮逐金人掩殺赴及二十餘里又有伏兵把



頭迎敵斬殺至酉時敵尾襲殘零兵馬走回天長縣以北四散
前去救元蕃人橫屍二十里不令砍級活捉到萬戶千戶百人長
以下閩字也等二百餘人奪得番馬一百餘匹衣甲弓箭器械等
物三千餘件以世忠捷奏考之所獲人馬亦不及整礮之數蓋世
忠行狀誇言之雄不深考之以諸書泰完此時見胡宗弼莫不在
大儀軍中又據所中虜到器甲弓箭果三千件亦安得便與平山
堂齊耶如道史所云則其投大小世忠又遣董收分兵往天長縣
今且泰取其書之史須詳究也

長今從 是日早朝轉臣追呈世忠奏已統兵渡江上曰世忠忠

勇朕知其必成功沈與求曰世忠平日慷慨自許恐其乘勝追襲
深入更宜戒其持重朕已戒其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令戶部支
銀帛萬匹高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與求曰自敵騎蹂踐中原
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比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

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

可道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其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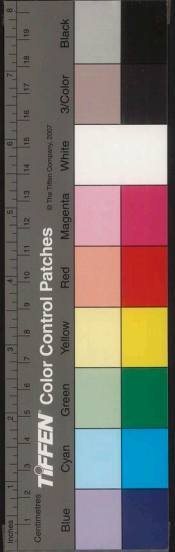
變不投書已至矣臨机制度指揮
在此月庚寅

已且尚書禮部侍郎唐燁兼權兵部侍郎 金人圍濠州 是日

淮東宣撫使前軍統制解元與金人戰于承州敗之初金人至近
郊元知之逆料金人朔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要之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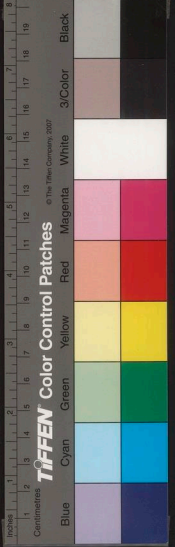
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于路之一隅令曰金
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

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
走矣果然則伏者出衆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



岸以隔其歸路食時金人果往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
乃以伏兵出麾旂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躊
躇無路遂向藏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
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為元所得世宗神道碑解元
至高郵敵敗去按
日旌說秦無成閔名
今從趙姓之讀史初聶兇字堇既敗歸名奉使魏良臣等至天
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敵騎擁之而前聶兇憤甚脫所服貂帽按
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諂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言找諸將
舉刃示之良臣等指天誓呼曰使人誨和止為國家韓世忠既以
而使人為餌安得令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
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楶錄少監

李聿典來過聿典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為江南欲守
見有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謂章瓊回
日所存之地聿典又云兵事先論曲直師真為壯淮南州縣已是
大國曾經畧交定興大齊後來江南拓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
韓世忠掩不脩良臣等云經畧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
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典云襄陽州縣皆大齊
已有之地何為乃令岳飛使奪良臣云襄漢之地王倫回曰係屬
江南後李成為劉齊所用遂來侵擾又結楊么欲裂地而王之江
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即非生事聿典云元
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呂中大事記建炎元
年遣傳芳使金二年



通字文虛中使金此汪黃為之也三年遣洪皓在徽張印社時亮
四人亦汪黃為之乎紹興八年再遣王倫而復和之議成十一年
遣親良臣何薜之遣亦檜為之子胡寅有言今納賄則孰富于京室
約首則孰重于二帝歸子如則孰多中原之往麗邊大臣則孰
加子異意之宰輔以使命之帶為養兵之費此乃吾人在紹立國
之策漢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不符已則如李綱所謂奉表兩宮
致思慕之意可也今再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原在此軍中
請仇譽而請之何義乎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原在此軍中
楚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聿與再云奈何更求復故地繪云以中
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肯過為恠愛使不成國是以
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從却是使不成國聿與云大齊雖號皇
帝然只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云此去杭州几日
可以往回繪等云星夜兼程往回不過半月聿與曰昨日書元帥
已令譯作番字一二日可得見矣揭祿契丹人聿與宣和三年進

士高第合用為樞密院令史至是復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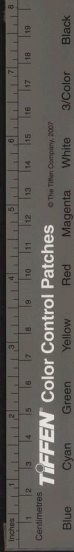
庚寅詔信安郡王孟忠厚迎奉泰寧寺昭慈聖獻皇后御容往德
使州軍安奉忠厚後故事乞補門容實雲登仕郎上曰昭慈聖烈
皇后頃在瑤華宮三十餘年當得恩澤近八十員未嘗陳請忠厚
受昭慈之訓亦不敢以私事干朝廷今此門容恩澤既有故事宜
與之朕見漢唐后家乱政累朝母后之賢非漢唐所可擬議沈興
求曰昭慈再安社稷其功至大上曰前日合得恩澤俟軍旅事間
給田以賜忠厚庶幾少慰昭慈在天之靈

壬辰轉臣奏事上因言朕出使河朔見汪伯彥為郡守頗有可觀
及作宰輔一無所取所謂為趙魏老則優而不可為膝薛大夫也



沈與求曰黃霸為宰相聲名減于治郡時蓋其才有短長不可強也若伯彥得為黃霸之流乎與求曰伯彥安足以望此左廸功郎秘書省正字楊晨特改京官晨為都督府幹辦公事持詔書往四川撫諭上名對而命之後二日以晨守尚書工部員外郎賜銀二百兩詔書畧曰朕命趙鼎以宰相居中仍兼領西南軍務既總司于朝廷益增重于使權遲俟未春改圖近弼綏爾眾士庸副朕懷肆命屬僚往宣德意先是降充集英殿修撰知揚州程昌寓聞鼎以都督入蜀遣大臣書言四川初無盜賊之復止錄宣撫使入蜀之授之豈為宣撫者固欲重固州縣乎蓋張官置吏屯師聚兵所過所留征來調發苟有不得不然者耳况今四川危動民困財

竭乃欲以大臣出使將帶官吏抽摘諸軍又入蜀地征來調發強曰圖秦宿思秦未可圖而肘腋腹心之變先起矣今四川人馬不逞吳玠部曲且如有近復襄鄧等州都督之行就嘗措置撥軍屯守兵勢愈分孰若命大臣或大將益重兵聚資糧守荊州以扼長江之險根本既固然後可以圖秦保蜀料理襄漢經畧中原隨宜度勢以次設施荆南前日以二萬人守之亦可今春金人取和尚原關師古既叛皆成州一帶無人控扼上流勢湏益兵非有五萬之眾錢糧非有三年之儲且將不假歲月責之近效亦豈能勝其任也會鼎入相乃命晨諭指西帥馬定國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知秦州兼鄯州制階文州統制軍馬吳玠為興河蘭



廊路經畧安撫使知熙州統制閩外軍馬明州觀察使環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知慶陽府楊政為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陽府同統制閩外軍馬兼節制成鳳興州用宣撫使奏也閩師古之叛也其所部階成二州猶在故命彞政分領之自當平後五路之地悉屬偏齊經畧使虛名而已

癸巳韓世忠遣武功郎趙何來獻捷詔遷何一官 太尉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碍條法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是為例 是日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引軍屯建康府

甲午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工部侍郎中書舍人王居正兼禮部

兵部侍郎

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用戶部侍郎梁汝嘉請也

是日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且撥發軍馬財無所從出故令民輸緡全折輸帛者半折見錢每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錢自此益重汝嘉等又請江浙絲並折見錢綿半折錢諸路各委漕臣一員計綱起發赴行在 遣侍御史魏玘往劉光世軍監察御史田如鼈往張俊軍前計事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采石磯上命起二人往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玘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減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玘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



書奏于上

魏克小雁附此事于十月朔怒太早日匪十八日甲午魏弘特引進朔而中田如鼇狀奉旨差出計議軍事日

下出門從此則弘等之行當在世忠秦授之後今并附甲午更俟參考

於是先世移軍太平州光世

聞金齊合兵謂人曰劉麟選子可垂手取若雜以金兵當日月以冀秦議官直徽閣馬觀國曰金人長于騎射兼以獷悍其鋒誠不

易當龍圖閣直學士陳規秦祠居城中奮謂曰相公蒙國厚恩義

當伏忠赤激士氣以振叅議夷人也是亦人而已

此據曹筠撰規行狀增入行狀

又云光世引兵而西金人遂歸河南地按金還河南在九年春去此已遠若係于六年入犯之後則光世已先在合肥不在太平州

關命筠誤也今移殺附見庶不抵牾

丙申以車駕將發不視朝內殿進呈劉光世報劉豫散出榜文有

欲歸江表之言

榜文已見九月乙丑

上曰豫父子逆亂如此皆朕不德所致

然以朝廷事力遣一偏帥豫可擒也徒以二聖在遠故屈已通和

觀還金輅今乃扶強敵之兵復入為寇此安可容忍沈與求曰和

議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

左承議郎新知袁州劉一止為

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除名勒得人范仲熊叙右承事郎仲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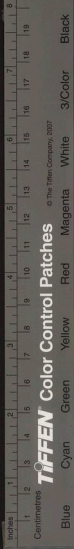
始生明受為郎遠請至是刑部引赦乞叙右通直郎典差遣趙鼎

以仲熊連姻特降五官

是日金人陷濠州守臣閻門宣贊舍人

寇宏棄城走右宣教郎通判州事國奉鄉為所殺先是宏率軍民

守城中兵少大率以三人當一女頭軍民與僧道相叅每十人為一甲不得內預每一慢道以二長刀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晝夜巡行城上北軍以衝車雲梯攻城宏作鉄鏈上施狼牙釘有



沿雲梯而上者以搥擊之頭登典腦俱碎屍積于城下而北軍來者不止凡八晝夜不休宏知不可為乃開北門棄妻子携老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士卒從之者七十餘人宏之將出也聲言登舟欲以計破敵奉卿信之既而乃知欲為遁計已登舟不可入城矣奉卿尤宏曰何不明言於我携一妾兩子而棄之死地耶宏以奉卿為怨已遂殺之後以死事聞贈右朝奉郎直秘閣官其家二人

卿奉

五年二月宏既去叔兵馬鈐轄丁成自南門拔拜兵馬都監魏進

自東門拔拜金人門宏之家屬何在成曰借去矣已而聞為成所

匿遂斬成于市取宏奉卿家屬寘于軍中以其將趙榮知州事初

敵圍城急將官楊照躍上角樓以槍刺敵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

而死照俄中流矢死統領官丁元典敵過于十八里洲敵圍之元

大呼告其徒以毋庸負國於是一舟二百人皆被害無得免者事

聞並贈承信郎錄其子云

明年七月丁酉贈官

丁酉執政進呈車駕進發頓宿次序上曰朕奉已至薄况此行本

以安民豈可過為煩擾又恐州縣以調夫修治道路為名並緣為

與趙鼎曰朝廷累行約束丁寧備至沈與求曰諸將之兵分屯江

岸而敵騎逡巡淮甸之間恐久或生變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

乘虛擊之騎敵必有反顧之患上曰當如此措置兵貴拙速不宜

巧遲机事一失恐成後悔宜速諭之

右宣義郎裴祖德除名祖德以濫賞政官居夏中冒鞞轉及章服又妄稱職名為言者所論



大理祖德具伏又嘗泛統制官王進岳飛王民得空名告身給
膏富民入已刑寺當徒三年特責之

戊戌上登舟發臨安府

趙姓之遺史云金人在淮甸張俊軍鎮江

悉趙鼎見上屢請車駕早幸江上首肯之既退即為中官沮之
至其勇請上親征且曰軍民百姓皆望陛下親征內中官未肯若
陛下幸江上則諸軍盡力禦敵矣中官未見陛下親征之利
也臣欲乞陛下發遣近上中官赴都堂巨具酒禮待之諭以禍福
然後親征可決之遂發左右親公見上贊成其事俟退敵回
以宗廟社稷安危之計諭之且曰諸公見上贊成其事俟退敵回
慶則共享安逸之福衆諾之議遂定即命軍詔奉天章閣祖師神
御以行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皆以其軍
從上不以玩好自隨御舟三十餘艘所載書籍而已上既發乃命
六宮自溫州泛海往泉州
此月丙
中降旨
晚泊臨平鎮進呈劉光世乞與

韓世忠軍一般支錢糧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容
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與趙鼎曰朝廷舉措既當諸將自服今
不公如此必致紛紛乞下光世會合得錢未之款然後行沈與求
豈唯錢糧至于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故賞則知勸罰則
知畏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
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上曰朕親總六師正當公示賞罰 詔
沿江州縣如排办太過令監司其名以聞當重行黜責時右司諫
趙霽言浙右諸郡頃罹兵火瘡痍未息民力未蘇今戎輅進發又
慮州縣官吏不能上休德意帝幕之飾務極于鮮華膳羞之進偏
搜於珍異或調發人夫或差料舟船誠不可不為之禁故有是旨



湖北制置使岳飛遣屬官孔茂來奏事詔特改京官

己亥上次崇德縣韓世忠遣翼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本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改右朝奉郎直祕閣本司奉議官陳捕以所俘女貞一百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陣歿人乞厚加贈恤上感然曰使人死於鋒鏑之下誠為可憫可令收拾遺骸于鎮江府擇地埋殯仍歲度童行一名照管今胡松年尚在鎮江可令就設水陸齋致祭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曷曰陛下既親總六師則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上曰第復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有成功乃詔改真隆宣州觀察使補遷右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中奉大夫相州觀察使解元

落階官為同州觀察使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呼延通為吉州刺史改守實功在此月辛丑今聯書之趙姓之遺史韓世忠奏通之功乞優異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志繼其忠命再奏乞重賞通以功將士遂改階官按日歷今年五月十四日發亥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呼延通差浙東路兵馬副都監依舊送軍非因賞功始除送刺也恐杜之所計有誤

庚子上次秀州北門外

辛丑上次吳江縣時知縣事楊同衮供張以待來與之至民有一家當費三百緡者其人伏又械繫之御史張致遠三上章論其擾民同竟罷去

同三月庚辰放罷

壬寅御舟次姑蘇館上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宮守臣孫佑進御膳具車子極奩且有僧寺題識上不以為嫌他日謂趙鼎曰朕念往



必以牙耶

日艰难雖居處隘隘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边境以清都邑既定

近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趙鼎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

天下幸甚上語在十一月天子今併書之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

奉郎秘閣修撰更典恩澤二貲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

人于極典上曰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

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

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居正草制曰嗚呼古之人應為良

臣急為忠不臣以謂良臣自荷美名君都顯非忠臣以嬰禍誅君

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激其始將有意于忠臣乎緣朕不德使爾

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幸不失為忠臣願天下後世獨

為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

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勸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君飾非拒諫

之王殆不如是視而有知享朕茲意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提

舉江州太平觀辛彥宗充浙西江東宣撫使幹辦公事用張俊奏

也

癸卯武功郎王叔為武畧大夫貴州刺史武德郎許世安為武義

大夫閩門宣贊舍人錄承楚之功也二人皆准東宣撫使正將初

命進秩二等世忠再乞推恩乃有是命詔攝設隨駕諸軍一次

時堂吏以下亦援泛海舊例各支攝設錢有至數十千者及侍御



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三

史魏

史魏矸自江上還奏言自臨安至平江四日耳乘舟順流有何勞

苦難曰敦實庫支其寔戶部係省錢也乃命除三省机速房三省

戶房外皆剋還馬一奏請在十一月壬子准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准金部員

外郎張成憲公文支給本軍大禮賞本司未敢幫請乞依張俊下

官兵体例支給許之舊例俊與楊沂中內二軍賞給三十千世忠

此劉先世王燮岳飛外軍人給二十有奇而已至是俊出為宣撫

使故世忠援以為言初朝廷命成憲應副世忠軍錢糧成憲言職

事別無相干乞用公牒往來奏可自是總領錢糧官率用此例歷

此月二十九日甲辰復置寶正丞符指揮非在年事蓋重查差誤

甲辰金石副元帥完顏昌名通問使魏良臣王繪相見旁有四人

皆衣紗袍頭中鉢靴與良臣等同席地而坐昌問旁久之諭云俟

三二日左元帥來議事畢畫定事都遣汝等歸良臣退接伴官李

辛興問沈元用在否蓋辛興晦同年進士故也辛興又言今年本

朝試進士張炳文侍郎出天下不可以馬上治賦丞相問何意張

云事見前漢陸賈傳丞相命以番書譯賈傳而讀之大喜遂進張

西官繪以久未得歸乃為書獻昌大畧言頃蒙丞相都元帥惠書

許以立國爾江南三遣使未獲成命辛興不肯受辛興又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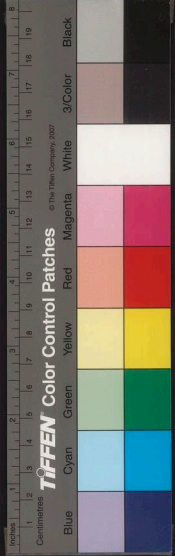
國制度並依唐室因及蔡靖宇文虛中事久之王繪紹興甲寅奉

古事國之或無如唐室本朝日今制度並依唐制衣服宮室之類

皆自宇文相公共蔡大學并本朝數十人相與評議繪問蔡大學

見任答云見任堯文閣待制他兒子蔡松年見在三太子處作令

史近來本朝又為于燕山府用一萬貫錢買一兩宅子蔡大學云



猶勝如他汴京宅子又曰丞相得宇文相公真是歡喜嘗說道得
汴京時歡喜猶不知得相公時歡喜如今直是通家往來時復支
賜宅庫裡都滿也於是右副元帥昌在泗州右都監宗弼在天長左副元
帥宗輔尚未至也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愈遣兵擊金人于壽春府敗之初親征詔未
至廬州衆譁言棄淮保江愈得旨急錄以示人人皆思奮且遣其
子津問道告急上命為右迪功郎會敵進據壽春安豐愈遣兵出
奇直抵城下與守將孫暉合兵擊之敵戰敗却去渡淮官軍入城
昱日遂復安豐縣仇津補官在十一月七日壬子計其離廬州則在未復壽春已前故附於此

卷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十一月丙午朔中書門下省言近令江浙常平司預借買撲坊場
淨利錢一界亦恐奉行違戾乞令鈐東州縣不得接便搔擾從之
先是戶部侍郎劉岑言費用不貲而豪右兼并之家累年生收厚
利止令預借一界亦不傷於人情至是又條約為存此已見借坊
場錢事未見降旨本日當考劉岑河云此以十一月庚申奏明劉子附入武德郎閻門宣贊舍人淮南東
路鈐轄權通判泗州劉綱就差知泗州時泗州已為金所據詔
淮南州軍進奉大禮絹等並免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無所從出
乞蠲免戶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上之所取於百姓之

猶勝如他汴京宅子又曰丞相得宇文相公真是歡喜嘗說道得
汴京時歡喜猶不知得相公時歡喜如今直是通家往來時復支
賜宅庫裡都滿也於是右副元帥昌在泗州右都監宗弼在天長左副元
帥宗輔尚未至也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愈遣兵擊金人于壽春府敗之初親征詔未
至廬州衆譁言棄淮保江愈得旨急錄以示人人皆思奮且遣其
子津問道告急上命為右迪功郎會敵進據壽春安豐愈遣兵出
奇直抵城下與守將孫暉合兵擊之敵戰敗却去渡淮官軍入城
昱日遂復安豐縣仇津補官在十一月七日壬子計其離廬州則在未復壽春已前故附於此

卷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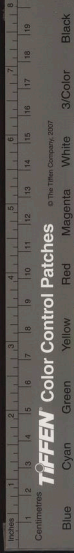
十一月丙午朔中書門下省言近令江浙常平司預借買撲坊場
淨利錢一界亦恐奉行違戾乞令鈐東州縣不得接便搔擾從之
先是戶部侍郎劉岑言費用不貲而豪右兼并之家累年生收厚
利止令預借一界亦不傷於人情至是又條約為存此已見借坊
場錢事未見降旨本日當考劉岑河云此以十一月庚申奏明劉子附入武德郎閻門宣贊舍人淮南東
路鈐轄權通判泗州劉綱就差知泗州時泗州已為金所據詔
淮南州軍進奉大禮絹等並免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無所從出
乞蠲免戶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上之所取於百姓之

物其名色雖不同然要之皆因其土地之所出民力之有餘以助
縣官之費一也故朝廷當察民力之有無不當問所立之名色就
其名色論之生辰及大禮進奉乃是臣子用致區區傾祝饗上之
誠初非朝廷取于百姓之物若朝廷察見民力無所從出固合豫
降指揮曲加慰諭以將來生辰或大禮不須依例進奉如此則君
臣恩禮上下兩盡朝廷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蠲免蓋已非是
矧又以係是進奉之物不許蠲免臣竊以為過矣兼和州申述本
州殘破無所從出事理顯然伏望聖慈特與蠲免仍乞指揮戶部
今後淮南州軍應有似此起發之物更切審度如見得合行除放
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出自朝廷人知感悅疏奏之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黃子潛俞侯並朕秩一等初命二人應副
劉光世軍錢糧光世抵建康而二人皆不至帥臣呂祉奏國家艱
難乃臣子晝瘁之時若人自為計專務全身保家朝廷何賴遂貶
其秩命提刑司劾罪仍趣令之建康應副

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上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
康脩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吞啞敵人必能屏護
王室建立奇勳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寔効侍從
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乱濟艰难非朕夙夜留
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敵騎侵軼何以禦之趙鼎曰臣等躬聞聖
訓敢不自竭駑鈍少副陛下青寔之意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太
上皇帝可謂知脩禦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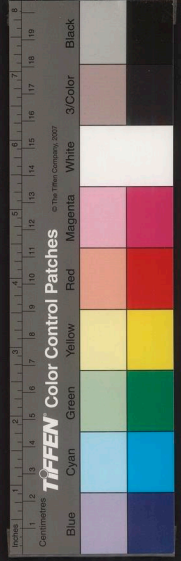
矣倫傑在疆場而所以為倫傑者在朝廷朝廷不治疆場何時聖
訓有曰致身以奉朝廷既習虛文而不明實効侍從墨謀揆別細
務而不知大体誠非治朝廷之道也然太上皇帝知虛文細務之
不足恃而以實効大体自圖夙夜留心治軍歌詠器楫誠得倫傑
之道宜乎敵騎侵軼而有以待之也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
莫能及故自親事於法宮之中太上皇帝當之聖輔固非羣臣可
望其清光親法宮不免上勤宵旰然使當之時備相墨謀之有人
少者以上裨聖畫倫傑之功又豈止于是也宣王內修外練所以
名得賢能至之

任使為是故也

左朝奉大夫知廣德軍李健為江東淮西宣撫

司叅謀官用劉先世奏也
已酉侍御史魏紅自劉光世軍前還監察御史田如鑿自張俊軍
前還並入見 詔故青校江州團練副使黃潛善更不追復現文
殿學士拱舉 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職依舊官現上既追贈陳
東歐陽澈官職而中書舍人三居正言輔宰非才誤國亂政求之

自昔豈可勝誅然至于操鄙夫忠失之心違臣無作威之戒使人
主蒙拒諫之朝廷有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為政潛然伯彥不
學無術耻逼遂非准思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典獄
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寔為初政之累然自潛善伯彥得罪去
位于今六年階下喜聞謇諤之聲包容狂妄之士崇獎臺諫詢擇
芻蕘導人使言不吝於爵賞于是天下曉然雖愚夫孺子咸知羸
者東守之死非出陛下之心而忠臣義士抗抗共怒甘心于潛善
等之日久矣今陛下尚軫淵衷痛自追咎使替善魂魄有知猶思
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故在不知何施面目仰視君親伏望特賜
屠新將潛善伯彥無問死生重加貶削慰四海愛君慕義之心彰



文苑英華卷之...

二字投身成仁之志故有是命按宋史繫

廣成詔承楚秦州水寨民兵並與于十年租稅科役仍撥錢米贍

之時承州水寨首領徐廉潘通等遣兵邀擊金兵俘女真數十既

命以官舟又賜米萬石是月甲寅撥江陰軍米三千石赴水寨乙卯又撥三十石十二月丁亥又撥四千石

今併書之中典聖政趙萬甲性下德澤如此人心蓋以同國祥益以長矣臣留玉等曰兩淮水寨之民正猶陝西之丐箭子河朔之

休中福建之槍枝手也無事則力田以自贖有事則同壘以相保縣官拘之得其術役之困則棄亦可以助官軍犄角之毋蒙者金

人入犯水寨之民頭能邀擊其游騎而自衛其聚落及敵既退太上皇帝務其忠而賑恤之德正隆也或聞當時淮上有司不能奉

行太上之旨至招其小過而責備官軍之可失以是若之故甲申也韓愈有言賊接界連村落百姓患有兵器小停却皆能自防

不遵太上皇帝之旨而勞米安集之哉左迪功郎權華為左承

奉郎以為薦對故也 監察御史田如釐言機事不密則言成此來

未行一事中外已傳皆由省吏不密所致上曰由呂頤浩不知大

休雖鬻食物人亦縱之入故事每漏泄趙鼎曰舊置中書樞密于

皇城內如在天上人自渡江屋淺而人雜自然不密乃詔應漏泄

邊機事務並行軍法賞錢千緡許人告令尚書省榜諭 詔神武

中軍水軍並令往許浦鎮屯駐

壬子手詔書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親迎奎輅之遠期遂庭開

之秦故暴虎馮河之怒敵雖逞於完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

於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已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祧至于霄涕俯

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說而叛臣

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說而叛臣



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諜和好簽我亦子脇使征行涉地稱
兵操戈犯順大逆不道一至于斯警奏既聞神人共憤皆願挺身
而効死不忠典賊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募承之後每
舉舉錯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吳共刷國家累歲之耻殄彼逆黨
成此偉功載惟夙宵跋履之勤仍蹈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
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
咨爾六師感朕意無元小臣哉此詔在十月
已卯金既日歷繫于此日自豫僭立朝廷
以金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始下詔聲其逆罪此提罪
克小臣殿中
侍御史張致遠乞車駕當議進發省罷營葺以繫軍民之心上曰
朕置臺諫本所以正闕失事有規戒未嘗不樂聞昨日致遠奏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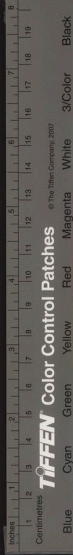
吳江至中塗見稱御前船不計其數此恐是諸司掉一旂幟便為
御前船可速行下几察禁止乃詔除軍兵營寨外其餘修葺去廢
並令孫佑不得應副如違官吏取旨重行戮責 吉州廂軍曾方

等謀為變牢城卒項勝告獲之後以勝為保義郎 是日州陝宣

撫統制官楊從儀收敵于臘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
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徧地過敵勝之明年二月
癸卯奏到

玠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劉子羽放令逐使初子羽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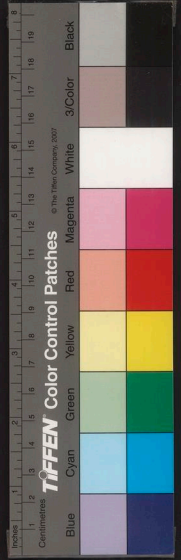
取會吳玠除川陝宣撫副使乃奏辭新命且言臣自紹興元年收
集散亡踏逐和尚原七駐軍馬控扼敵路蒙宣撫使張俊差參議
劉子羽冒鋒鏑出散閣典臣高議邊事子羽知臣愚魯為可以驅



策知和尚原地利為可以必守言之于浚遂差臣充秦鳳路經畧使專要臣措置戰守捍禦金人如錢糧器用之類子羽志力應辦殊無闕少因此原下之戰屢破金人至紹興二年冬臣又與子羽議和尚原距川蜀地遠終恐糧道不繼難以持久又于川口仙人關側近殺金人選踏戰地修置山寨以備奔衝兼臣和尚原軍馬數目不多又得劉子羽所管成州及梁洋軍馬臣因而簡練之于川口併力控扼至今年春金四太子等再領步騎十餘萬眾攻犯殺金平血戰累日敵兵敗走僅保無虞此豈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荐拔之功也今蒙驟加異數望追還成命于浚與子羽少寬曲刑上曰進退大臣蔽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况朕于浚既罰其

過詎忘其功可聽子羽自便上因言甚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寔如排擊人材豈無好惡若果務大体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于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中典聖故臣留正等曰聖訓助賞罰也倘徇己好惡以誤人主之聽伴賞罰不當無以服天下之心豈不辜人主委寄哉此太上皇帝欲勵耳目之官至言陰德以篤之此忠厚之至雖堯舜無以加任耳目者可不知戒乎

甲寅左宣教郎太平州州學教授王言恭上書臣有愚計可以大助國用不唯不斂於民兼亦不拂人情不傷國體不失民信數月之間定有寔効但臣管見事屬至密疎遠小臣不敢求對清光願許臣暫至行在見宰執委曲陳之詔本州守臣取索所陳寔封繳進



丁巳手詔曰朕以逆臣劉豫稱兵南向警奏既聞神人共憤朕不
敢復蹈前轍為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
乃下罪己之詔親總六師臨幸江甯督勵將士然而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動衆心懼而不免每一念此惻然疚懷尚願諸路監司
帥守與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以体朕意凡借貸催科有須
于衆者毋得縱吏並緣為姦凡盜賊奸宄輒生窺伺者務絕其萌
毋令竊發其或乘時擾攘恣無名之飲容奸玩寇夫机察之方致
使吾民橫罹困苦有一于此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定當遣走臣循
行邪國 執政奏遣神武中軍統領官范溫蕭保率海舟至淮口
以來邀擊敵馬上曰瀕令揚濟中遣統領官朱師閔統率以行今

溫等權受師閔節制蓋欲大牙相制決無他虞也保燕人溫本山
東義士故上訓及之趙鼎曰此非臣等愚虞所及 武德威德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言過大禮恩乞
長女封弼吏部言世忠非見任宰相難以施行詔特依所乞
戊午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
故也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上見士
氣大振投音自間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退既不可渡江非策也金
兵遠來利于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既衰矣姑
守江使不得渡徐現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
可煩至尊與逆雖決勝負哉于是遣與求按行江上與諸將議可



文獻通考卷之...

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眾與求回言松江居民校造屋為肆敵

雖對岸畏不畏之熊克小歷載與求按行江上事于十一月庚戌

久之張浚來自閩中則知此事在浚未至之前也按日歷十一月

戊午有旨明松年兼權泰知政事俟沈與求回日依舊是時孟度

在臨安與求為泰知政事不容十餘日始差權是日金人陷

滁州於是淮西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府淮東宣撫使韓

世忠移軍鎮江府浙西江東宣撫使張浚移軍常州

已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現覓侍請張浚知樞密院事浚之未

至也左宣教郎喻樗說趙鼎除浚閩浙江淮宣撫使以為後圖鼎

大以為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亦乎喻樗語錄曰樗先受趙鼎

罷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此舉未知果有萬全之計或贖來一

擲也鼎曰亦安休萬全事成甚幸不成遺臭萬代矣樗曰張樞密

在福今只召之恐邊陲未至若真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詳免

則命到之日使有府庫中振錢穀樞密來路即我之後門也鼎大

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

上曰且杜經是亦可矣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

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詔平江府城內舟船輒留

燈火者如開封府本法斬罪以右司諫趙鼎需援臨安已得旨有請

也臨安指揮未見本年月



也臨安指揮未見本年月

庚申詔防諸軍賜燕準備將已上並預坐遣刑部尚書章誼押伴

熊克小歷今年十月書是月樞密都承旨章誼為戶部尚書此蓋

承戶部題名之誤證今年七月自都承旨除刑書十二月駕杖戶

除今各附本日辛酉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偽齊悉兵南下

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擣頰昌以臨几甸電發震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遠醜類以自營救王帥進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蹇與駐驛江上勢須稱台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旂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率其全師進北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邊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軍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難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王帛時方暑則勢必遂師今偏齊使

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挾將何以為善後之計哉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敵非送死于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何如耳望降出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初張浚之誦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障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之執政進呈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既而綱聞上幸乎江又條陳宜防倫者有四曰生兵曰海道曰上流曰四川至于保挾淮南調和諸將增置禁衛廣備糧食措置戰艦水軍及經畫楊公凡十事以告輔臣直秘閣知平江府孫佑為廣南東路提照刑獄公事佑言仇怨交攻身既



文少... 卷之三

危殆乞一待次差違故以命之翌日復令如舊佑言仇怨交

士戍詔諸司見占客船並令日下放還違者抵罪張浚之出師也

多奪取士民舟船如被寇盜此趙銜而諸司所占又以准備還

移為名拘留不已言者慮其失業故條約之

癸亥龍圖閣直學士新除都督府叅謀官折彥質為樞密都承旨

星夜兼程前來供職降充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復徽猷閣

待制充都督府叅謀官 權禮部侍郎唐輝自崑山入見請令沿

江守颺恤淮南士民之渡江者仍許借官屋以居從之 武經郎

前知濟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楊珪為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兼閩

門宣贊舍人珪初以子弟而授官後任劉豫至是來歸自言失武

經郎已上誥勅朝廷因其所稱而命之遂以珪知郟州珪徐郡在

是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知蘭州王德

興敵過於滁州之桑根賊生擒十餘人赴行在後錄其功進德官

五等將士受賞有差明年二月

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于誠心頃屬多艰首唱大義固有

功于王室仍雅志于中原謂閩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

起者棄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充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

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

道路忌諱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此復召浚真之宥

密而現浚恐懼怙如不自安意者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歟夫



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
出榜朝堂先是浚上疏辭免除命且言臣以淺薄之姿偶緣遭遇
宸獲使令仰惟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于臣者竊毀之
倫至有求于臣者青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之獨明範圍之自新保
全微跡不為廢人夫以失地喪師累年無成臣之惡罪臣豈不知
至于加臣以大惡之名陷臣于不義之地墮臣于百世之節貽孀
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啞痛憤無已訓詞所戒傳之天下付在史官
臣復何顏敢玷班列趙鼎言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臺諫未
悉甚至文攻非陛下新自宸衷無以息眾訟故有是詔 詔左承
直郎兩省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吳泉令引對真廷康人以荐者

得召見而閣門言著令初上殿臣僚具名銜隨事申三省樞密院
審察乃命先審而後對臬言萬駢所逆雖膳羞亦無所取而培克
貪墨之支輒以應副軍期為名裒斂錢物動以萬計官收六七吏
取三四顧下明詔非朝廷指揮自以軍期科率者借無侵盜並坐
贓罪雖有朝旨因而搔擾者重寘曲憲詔諸漕漕臣覺察遂以臬
為左通直郎將作監丞臬奏疏降旨及改在是月
戊辰除監丞在正月丙辰 建州禁卒江
勝與其徒謀劫庫兵叛為軍士葉榮所告守臣江少虞捕斬之後
以榮為保義郎

乙丑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言襄陽守六州歸業人戶全闕
牛種乞量借官殘後起稅日分四科隨稅送納又乞支降錢米養

